

目 录

稼句的两本书 / 老谷	1
好书当枕 / 刘钦贤	4
小道乎,大道乎 / 刘钦贤	6
《补读集》与王稼句 / 祝兆平	8
旧梦的意义 / 祝兆平	10
感受“药香” / 孙永庆	12
为书渴者送上情智交融的灵泉 / 王染野	15
稼句书话 / 简雄	19
稼句序跋 / 简雄	21
笔谈《苏州旧梦》/ 黄裳 舒芜 冯英子 姜德明 锺叔河 倪墨炎	23
感悟《苏州旧梦》/ 王英志	27
读《吴门四家》/ 林家治	29
冷眼看烟花,热心释春秋 / 柯继承	31
浅谈《吴门烟花》/ 葛筱强	34
栎树底下好读书 / 徐鲁	37
追忆与复现:苏州的华丽转身 / 徐鲁	41
一位文人与苏州的前世今生 / 徐鲁	46
可赏可读的《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 龚明德	50
名家纵谈《苏州旧闻》/ 谷林 锺叔河 周翼南 龚明德	52

苏州旧闻 / 舒芜	57
历史的地址 / 祝勇	62
读书人的境界 / 陈学勇	64
姑苏学者散情怀 / 徐明祥	68
品读《王稼句序跋》/ 徐小丽	74
得书杂记 / 谷林	78
王稼句的书话 / 孙青云	82
秋水文章好消夏 / 孙青云	84
吹万籁于一窍 / 俞小红	86
秋水文章不染尘 / 叶嘉新	88
自在有趣,舒徐悠然 / 林伟光	92
书生本色,书人心声 / 林伟光	94
消暑读闲书 / 吴谷平	96
拂去岁月的尘封 / 苏利	99
江南水乡的奇珍 / 滋滋	102
读《苏州山水》/ 杨栋	104
读《忆江南丛书》/ 杨栋	106
读王稼句的书 / 黄福群	108
关于书话 / 黄福群	112

开卷书香浓 / 居韩	115
梦里苏州枕上书 / 黄岳年	118
采得百花始酿蜜 / 陈舒	125
看书得书 / 陈益	128
民俗的图像回放 / 陈益	130
看图说晚清 / 施晓燕	132
王稼句诠释天津风俗图 / 罗文华	134
品读稼句书话 / 冯传友	137
听橹小筑书谈 / 袁滨	148
古吴才子王稼句 / 来新夏	183
“苏州王稼句” / 范小青	185
我和稼句 / 吴恩培	187
一袭书香 / 吴眉眉	192
王稼句四人谈 / 止庵 薛冰 周翼南 倪墨炎	195
王稼句：简静、博雅与深致 / 徐鲁	198
三更有梦书当枕 / 杨栋	204
雅友稼句 / 林伟光	206
中年读书 / 马旷源	208

江南才子王稼句 / 阿滢 210

先生本色是书生 / 汪应泽 215

姑苏城里弄书人 / 赵晓林 219

文化的魅力 / 林家治 222

稼句的两本小书

老 谷

一

稼句赠我以他的《补读集》，翻阅二三便觉得可以作自己的枕边读物，所以就在它的扉页上写了两句胡乱的话：“难捱老病无央夜，凭君赐我枕边书。”有朋友认为这说法似乎总夹带着一点贬意，其实未必。

所谓“枕边读物”，当然因人而宜。像我这种有着半把年纪学无专攻阅读杂乱的人，方今书店，可以用来“混瞌睡”的书实在不多。因为（在我看来）：这种书首先得有老到晓畅的文字，无意功名的心态，然后才能落笔不见章法，取材不拘大小，谈笑自如，别开生面，说出高人一等却又似若平淡的一番话儿来；另外，所谓“枕边读物”，就必须具有“混瞌睡”的功能，这样，就还须得讲究书小、字大、篇幅短。至于内容，既然不是什么一定要令人受教益、供人修身治学的东西，就不一定要作者代圣立言正而巴经，内外宇宙、几何代数、文学文化、社会人生，都可以仅作趣味谈，只要格调不低，就能无害读者。比如稼句的《补读集》，虽为小品，但并没板着脸儿，所以在作者忙里偷闲的行文中就往往能生出在此类文章中常常被别人剔除了的趣味，它文章多而短，内容轻而杂，又加上确实不错的文字，所以，一本好端端的书竟被我搁置枕边用来“混瞌睡”了。

稼句有很多的书，也读了不少的书，所以才有了这种腹中手上的功夫来作这样的文章。但是，也恐怕是爱书而受困于书的缘故吧。《补读集》

这家伙年纪轻轻，竟然有这样的笔墨，难得难得

(又在我看来)还多见拘泥于书的篇章与段落，引证频繁，读来就不像如书的序跋那么自在而似乎有点求甚的味道了。稼句以为然否？

二

巧得很，才写完上面的小文，我又收到了稼句的又一本小书《枕书集》。我知道作者行文的味道，于是也往枕边一扔，以伴我的不眠。殊不知，今夜它竟让我一翻再翻，连续数则非但并不昏昏欲睡，反而把精神提将了起来。反正已经睡不着，那就干脆爬起来写它几句——也不枉自白得了朋友的书。

读《枕书集》，要而言之我有三个想法。

想法之一是个老念头：这家伙年纪轻轻，竟然有这样的笔墨，难得难得。有人说，“文章之道无它，多读多写而已”。其实未必。我以为作文的诀窍在于“舍得”——恰恰是要提防一个“多”字——要舍得满肚子的“学问”不用，二要舍得满面孔的“文采”不亮，敢于直码码地写，傻呼呼地说。非如此则大约算不得大家。我们当然都不是大家，但是《枕书集》里材料点到即罢，用语平直不华，所以我说难得。

于是联想到“资料”，即所谓想法之二：

一般小文章里的“资料”有两种，一是现翻现引，作博学状，可惜一待

不仅遣词造句如此，旨意上也不肯落入“白相资料”的末流。

文章作成，作者大约已经忘记，若要问他，恐怕还得再翻。因此，博学的只是资料本身而不是作者的肚子了！另一种（小文章里的）资料是作者不知何时何处早已吃进了肚子，不提起还想不起来。一提起，他就会自然道来。不过，写的已经多半是自己的肚子，而非资料的本来。于是，读来才更为适意——尽管无博学状。

想法三：书评这种文体，搞不好就会落入“白相资料”的末流。然而，看来稼句不谙此道，否则提及一百二三十种书的《枕书集》咋才这么薄薄一本？个中原因，我想与书中所提的多数作家有关——他们是“五四”以来的大手笔。“五四”新文学，论成就当推散文第一，小说次之，诗歌又次之。而所谓散文，当然包括随笔、小品、杂文，也有书评。《枕书集》之所以可读，大概就在于作者很得“五四”文风的缘故。不仅遣词造句如此，旨意上也不肯落入“白相资料”的末流。又不知稼句以为然否？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日

好书当枕

刘钦贤

世界上有两种书，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原著，另一种便是关于书的书。《红楼梦》只有一部，可从它派生的研究、评解的书籍，完全可以建立一座图书馆而不致于显得空空落落。因此，有人把一部好书称之为一座宝库，宝库是取用不尽的，这大概就是关于书的书往往大大超过原作的缘故。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枕书集》，又是这样一部关于书的书。书中一百多篇短文都是作者读书的随记，作者在书中谈到姜德明时引用他的话：“偶然读到一本书也会有梦一般的幻想，我就写一点随笔，让已经沉睡多时的书与人重新活起来，并同我们的现实交相呼应。”这其实也是作者写这些短文的情景与心愿。

读书笔记大致有以下几种作用，第一是解读原作。任何一部作品，见仁见智，总是不尽相同，这些读书笔记便为我们的阅读拓开了思路。第二是介绍书人、书事、书装，因为人爱屋及乌的心理，这些书人书事又往往极富趣味，譬如品尝一道名菜佳肴，如果不知道这道菜的制作技艺，总让人感觉少了些兴致。第三是为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忙碌的人们省时省事，使他们在片刻之中，不但知道一本书的梗概，而且得到关于这本书的许多意见，可谓一举两得。因此，虽然书应该多读原著，但实际上人们常常读得更多的是关于书的书。

王稼句同志自己酷好读书的书，《枕书集》中几篇谈书话的文章写得“语精而墨妙”，不是浸润已久，何得其中三昧？由素爱而手之舞之、笔之耕

十年来，作者写了几百篇文章，差不多全是这一脉路，捭合纵横，挥写自如，已是驾轻就熟，自成一家。

之，也就顺理成章。十年来，作者写了几百篇文章，差不多全是这一脉路，捭合纵横，挥写自如，已是驾轻就熟，自成一家。

台湾林衡哲曾叹息道：“读书的人口虽然增加了不少，但是能体验读书的乐趣的人却愈来愈少。”《枕书集》中洋溢着作者对于读书的乐趣，“有人曾侃侃谈起冯亦代的《书人书事》，竟使我做了多少回梦……友人慨然借与，我即欣然持归，是夜读了，正是少有的愉快”。人间乐趣本来不多，而读书是最高的乐趣，假如一生与这乐趣失之交臂，岂不扼腕？将作者自己读书的乐趣，催化起读者诸君的乐趣，这是《枕书集》最大惠人之处。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八日

小道乎，大道乎

刘钦贤

历史上有考古一门，知识上则有考据之学。所谓考据者，广征博引，根据大量可信的材料，对某个人物、某件事实、某种物器、某种习俗等等作出合乎情理的结论。这考证的工作大概是一件吃力而不讨好的事，故而年轻的读书人不大耐烦去做，甚至等而闲之，轻而视之为学问的末流，以为不需要雄才大略，不需要才情飞扬，只是在故纸堆里不停地翻检，有一点耐心便行。因此，近日读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补读集》，甚感惊讶：王稼句同志刚过而立之年，如何也如此热衷于考据一门？

然而，披沙简金，乃是人类的一种天性，非特中国特有。欧洲人对荷马其人的考证，对特洛亚城的挖掘，其热情绝不亚于中国人对曹雪芹和大观园的考证。稼句同志从大学时代便对文史辨疑感兴趣，定然也引发于这一天性。读书和做其他事情一样，都需要门径。认真而刻苦地考证便为读书开辟了这样一条门径，使自己由一点而入，经过多方搜根求源，而穷尽古今；从“考信于六艺”，进而到“考信于理性”，从书本进而看到书本之外许多的东西，最终展现出一个全新的天地。这不但有益于自己的阅读，更培养出自己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通过读《补读集》诸文，上述感想豁然于胸。如《鱼鲁亥豕》对《中国石拱桥》中“初月出云，长虹饮涧”的疑问，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小注》一文，更从笺注的价值引发出必须注意对文化现象进行微观研究的有益提示。

考据，并不是简单的材料搜辑与罗列，而必须“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

采用胡适曾戏称为“剥皮主义”的方法，不但剥得深，而且仔细推敲那一层层皮是如何缠裹、演化过来的。

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胡适语）。稼句同志对貂蝉，对潘金莲、潘巧云，对阎婆惜，对卖茶的王婆，对苏小小、莫愁女、扈三娘……等等，采用胡适曾戏称为“剥皮主义”的方法，不但剥得深，而且仔细推敲那一层层皮是如何缠裹、演化过来的。《补读集》中《侠女吕四娘》一文，将吕四娘的来龙去脉一一陈述，极有见地地将吕四娘刺杀雍正故事的形成原因，归纳成五点，有理有据，鞭辟入里。

考据的目的是向真实还原。这种还原必然地须借助“合理的推断”。作者在《半本〈调鼎集〉》中，对《调鼎集》编撰者的猜测饶有趣味。文章有一化境，为“始于平淡，归于平淡”，从这篇“谈了便乏味”却偏要谈的读菜谱文中，足信作者已深得作文三昧。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一日

《补读集》与王稼句

祝兆平

“补读”过去应该读而没有读的书，补读札记，集腋成裘，故曰《补读集》。

补读的前提是书。苏州有读书的传统，藏书也很辉煌，“明清藏书家，苏州为最多”，可惜这早已是过眼烟云。如今的苏州人，特别是这一辈年纪的人中，如王稼句家藏“约有半万之数”，便可算得上佼佼者了。

因是“补读”，所读之书当然也是过去的，言白一点，是读旧书。如今的年轻人，发了财的尽管可以去买“直角平面”、“卡拉OK”、“先锋”、“健伍”、“爱华”，想读书的却囊中羞涩，移步书店，望着直线飞涨的书价，眼见精品佳作，只得作望“¥”兴叹。以稼句家资，藏书至如此之数，在补读之乐之后，难免还有一部难念的经，再去他的“补读旧书楼”瞻仰一番，竟发觉他所藏之书，十之六七乃特价、削价、清仓之旧书。于是在赞叹之余不免生出点苦涩的同情。

然而这旧书如海的天地是稼句的快乐所在。他在文与史的书海中像一条潜入深水的鲨鱼，吞噬着营养和知识。他读书不是一本一本读的，而是将几本、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同时堆在面前读的，读而随札，日积月累，于是就有了《貂蝉识略》、《吴钩考》、《丘处机其人》、《顾禄及其著述》、《〈清嘉录〉版本闻见记》、《曼殊的诗及三种新刊本》、《清代北京竹枝词》、《有感于〈明清时期的苏州诗坛〉》、《关于史弱翁》、《〈西湖楹联选〉馀话》，就有了《补读集》。其中，《虎丘曲会兴衰小记》考证了虎丘曲会在苏州昆

《补读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以厚实的资料、流畅的文笔，将观点见解寓于娓娓生动的记述或论述中，广征博引又不乏机智灵慧，读来趣味盎然。

曲史上的重要地位，补了苏州昆剧历史陈列馆的一段空白。

《补读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以厚实的资料、流畅的文笔，将观点见解寓于娓娓生动的记述或论述中，广征博引又不乏机智灵慧，读来趣味盎然。貂蝉，乃是“四大美人”之一，曾与西施、王昭君、杨贵妃在舞台、文学作品与民间艺术中相提并论，争奇斗妍。但稼句却在历史和文史的广征博引中得出了此美人纯属虚构的结论，令人不由得不信之。他笔下还有阎婆惜、一丈青扈三娘、苏小妹、吕四娘等人物的考证和评述，亦都可见其深厚的学习功底和真知灼见。

稼句小我两岁，但酒量比我大。每每傍晚时分打电话至其家不值，隔日见面前言及，他便抿嘴一笑，说道：“皇帝万万岁，百姓日日醉。”说是“日日醉”，其实我从未见他醉过。他说，他从来不肯吃饱喝足，是因为酒饭太饱就动不出脑筋，因此常笔耕至午夜，早晨起来，去十梓街卫生局隔壁的个体户馄饨摊上只吃一两混沌，便去文联办公室应酬那永远忙不完的人来事往。这倒是令人值得玩味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五日于吴中青白斋

旧梦的意义

祝兆平

旧梦并不是人人做得的，有些人很怕做旧梦，但旧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即使不做也还是存在过的现实。况且有些旧梦不是仅仅关于自己、关于个别人的与大众无关的“内分泌”，而是事关大众、事关历史、事关文化、事关子孙，也事关自己精神寄托和追求的重要之事。比如最近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稼句编著的《苏州旧梦——一九四九年前的印象和记忆》，就是这样一本很有意义的书。

从浩如烟海的一九四九年前印行的各种出版物中，遴选出那么多能够从各个方面记录和反映当时苏州政治、经济、文化、建筑、民风民俗状况的照片，并配以文史资料为依据的简练精美的文字，其中所花费的功夫和心血之多足令我肃然起敬。

该书取名“苏州旧梦”，其实是苏州的风尘旧迹和昔年烟景。全书分《古城残阙》、《街市水巷》、《绿水青山》、《钟声塔影》、《林圃亭榭》、《泮水弦歌》、《红阑画桥》、《虎阜晴岚》、《虞山烟雨》、《乡风市声》十辑，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苏州的市政建筑、山水园林、名胜古迹、市民生活等旧影作钩沉和诠释，故其可看之处，并不仅仅在于那些已经旧得泛黄的照片，而更在于附图的文字。那些文字很精简，可说无字可删，但文史信息量很大，知识性很强，且文采斐然，读之，每一则皆美文也。如在一幅摄于一九二零年前的山塘河旧影，王稼句写道：“旧时山塘河上，红阑碧树与绿波画舫相映发。蒋泰阶《山塘竹枝词》咏道：‘一路长堤系桂桡，疏帘斜卷隔河’



遥。诗情画景登时集，烟雨垂杨绿水桥。”普济桥建于康熙间，桥联曰：“东望鸿城，水绕山塘连七里；西瞻虎阜，云藏塔影立孤峰。”此即由普济桥西望。”引经据典，摘章觅句，全在不经意中。读者不仅能从旧影中看到山塘河的昔日风韵，还可在品赏享受美文的同时获得相关的文史知识。

苏州的旧梦，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苏州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人文渊薮异常浩瀚的古城，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不过百多年的事，走入民间的历史就更短，但就在这百年间，苏州与祖国一样历经沧桑，饱受苦难，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之事，比如关于南社，关于七君子事件，关于国学大师章太炎、民国元老李根源，再比如枪毙大汉奸陈公博等等，这些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重大事件或人物，也是应该有案可稽和值得记录的，增加一些这方面的历史照片和文字，一定会使“旧梦”的意义更丰厚、更深远一些。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感受“药香”

——读《煎药小品》散记

孙永庆

从所存的几本书话集中，多次读到介绍吴门才子王稼句先生的文字，知他是藏书家和作家，他的栎下居中藏有两万多册图书，已出版《笔桨集》、《枕书集》、《补读集》、《砚尘集》、《谈书小笺》、《煎药小品》、《栎下居书话》等集子，乃中国作协会员，供职于某出版社。特别是读了徐鲁先生发表在《大众日报·读书》上的《栎树底下好读书》一文，更激起了想读王先生书话的欲望。于是到处寻觅王先生的书，拿书目问书店店员，进货时能否进这样的书，他们说这类书不好卖，就这书名《笔桨集》，谁买？真是无知，怎么能以书名论书之好坏，像孙犁先生的著作《老荒集》、《陋巷集》等书名，也朴素得很，但卖得相当好。现在有些书名实在让人不敢消受，什么《浪女》、《荡妇》等等，以此来刺激读者，以达到促销之目的，书名如此，内容可想而知。放眼望去，书架上摆满了言情、武侠、影视明星传记等等，而一些学术、文化品位很高的书却难以上架，真是咄咄怪事。这使我想起一位美国作家的话：“你要想瞭解一个人，最好是看他读什么书；你要想瞭解一个国家人民的心灵水准，最好的方法是走进他们的书店……。”书店不能把眼睛只盯在钱上，书店还要起到读书的导向作用，不然怎么对得起店内写着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况且，如王稼句等先生写的有品位的书，还是有它们的市场，社会上如我之流也还是不少的。有例为证，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了十本一辑的《书趣文丛》，已出版到第五辑，印数都在万册以上。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书梦重温丛书》，也都重印多次。

他的信，写在自制的“栎下草堂”信笺上，且是一手繁体字，一股浓厚的文化底蕴溢出纸面。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友人打听王稼句先生的地址，正巧拙著《品文浅录》出版，便寄上一册请王先生指教，并联系买他的《栎下居书话》。很快收到了王先生的回信，信中说：“大札及尊著《品文浅录》拜收，甚感。拙著《栎下居书话》，舍间一册不存，无以应嘱，另封奉上旧作《煎药小品》一册，请指正。”他的信，写在自制的“栎下草堂”信笺上，且是一手繁体字，一股浓厚的文化底蕴溢出纸面。读王先生书话的心情更加急切了，放下信，客厅电视里传来了毛阿敏的“你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煎药小品》这只美丽的蝴蝶何时飞进我的窗口？

吴门清淡的“药香”终于飘进了我的书房。

收到《煎药小品》后，我便迫不及待地读起来。他在书中谈苏州的茶食，谈酒，谈童年的趣事，谈的最多的还是书，线装书，精装书，毛边书，梁实秋的书，叶德辉的书，最使我感同身受的还是作者写访书，等待邮购书，读书乐趣的篇章。如《访书》中作者写在南京的一家书店见到《袁枚全集》和一册《六朝史》，非常喜欢，但离住宿的地方较远，为减轻行路的负担，想到近处的书店买，没买到，留下遗憾，好在有朋友帮忙，先后得到两书。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读来倍感亲切。在《等待邮购书》中写出了等待的心情，“柳暗花明”，“杳无音讯”，“望穿秋水”，很能引起读书人的共鸣。读《读书消夏录》，使人联想到漫画家康笑宇的漫画，真是有趣。《梦中的书房》，我也经常做这样的梦。

读王稼句的书话和小品文，觉得作者确实得到了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真传。

读王稼句的书话和小品文，觉得作者确实得到了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真传。正如作者在《梁实秋的书》中所说：“如《雅舍小品》中的篇什，都是信手拈来的题目，然而写得妙趣盎然，所含的意味也就并不浅了。”《煎药小品》不正是如此吗？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

为书渴者送上情智交融的灵泉

王染野

我与稼句君相识已十六年，他是一位专写书话的作家。到目前为止，他已发表了累屡数百篇书话，又从其中选出两百六十多篇，编成四个集子，付梓印行以来，受到文学界与读书界的瞩目与赞赏。

稼句的第一本书，名曰《笔桨集》，一九九零年由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共收文五十篇，他在《题记》中写道：“笔桨者，别无深意，从字面直解，即是以笔代桨，聊作文字的游弋而已。”这自然是谦词，当我们读了这本书之后，便知并非文字游弋的产物，每一篇大抵都经过深思熟虑、仔细评估后才动笔写下的。此书收罗颇杂，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是文坛轶事，如谈旧派文人如李涵秋、徐凌霄、周瘦鹃、张恨水、郑逸梅等；如谈新文学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瞿秋白等，都是在占有资料的前提下，以轻松灵动的文笔出之。其中事关苏州的几篇，尤为人称道，如《吴游录》，谈了张恨水、田汉、郁达夫、沈从文与这座古老名城的关系；如《爱莲堂遗事》，谈了周瘦鹃为人少知的琐闻；《关于〈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则详细考订了这部被周氏兄弟赞赏的翻译小说集。此外，稼句发现了胡适的一篇佚文，是这位新文学先驱者在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在苏州女子中学的一篇演讲，《胡适的佚文及其他》详叙始末，并引钱穆的回忆予以旁证。第二类是书评书话，这是稼句的擅长。他以清丽恬淡的笔墨谈了周作人、郭沫若、李金发、陆文夫等人的著作。关于版话方面，他谈了新文学作家的线装诗集，另辑成一篇《版话拾零》，集中谈了新文学出版物同名异书、同书异名问题，可见稼

读这种文章，真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述建安七子名流所擅那样，使人感到无比适切而又衷心贴服，文字有美文的风调，是书话之逸品，好极了。

句于这方面下的功夫。第三类是关于人物，记了几位他熟悉的朋友，《范小青印象记》是第一篇关于这位青年女作家的文章。此外，《银屏夜话》是应某报《我与电视》专栏所写，也是引首的文章。第四类是序跋，最能体现他书评家眼光的。《〈姑苏散文十二家〉后序》堪称美文，他以抒情言事、叙中夹议几种手法交织起来行文，对每一家的文思、文采、文风、文章气韵乃至品局一一加以评述，但仅三言两语，便道尽各自所具的特色。可谓用笔精到，见地不凡，一语破的，直如言诠。读这种文章，真如曹丕《典论·论文》论述建安七子各有所擅那样，使人感到无比适切而又衷心贴服，文字有美文的风调，是书话之逸品，好极了。

一九九一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补读集》，收文四十篇，其中关于明末遗民史弱翁的《史弱翁的〈旧京遗事〉》与《玉食批》诸篇，都显示了稼句读书心细，写作功夫较深，均是颇不易写之作，却被他写得极佳。而《明代无锡的活字印书》一文，又详考了无锡印书的演变与发展，以及手民的劳作种种，也显示了他读书兴趣的广泛与知识的渊博。这书中还探讨了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乃至卖茶王婆等小说戏曲里市井细民的种种灵魂，也能三言两语便道出真谛，落墨不多，鞭策奇重，具有警人醒世之力。至于《吴钩考》，认为吴钩关非兵器，而是吴地所产的带钩，其运用史料之简要精当，考据论证之逻辑严密，我以为是无懈可击的，至少是难以推翻的，此文曾被《报刊文摘》等转载，特别是字时行间洋溢着的浓郁的历史趣

稼句在读书与评书上，不仅有求新意识、真知灼见，而且还具备一种公正的态度，这是值得我们赞许的。

味，引人入胜，又多少勾起人们怀古之幽情与寻根之意识。

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枕书集》，该书分四大栏目，共一百十八篇。首栏《小说印象》，十分简明扼要地谈论了陆文夫先生的《小巷人物志》，他说陆文夫“发现了小巷与历史变迁、社会动荡的有机联系”，并赋以“艺术的生命，给之以社会意义”。又说，这“各式人等，性格迥异，境遇千差万别，不由不令人感叹小巷之大了”。这是精采的发现。他认为陆文夫是“糖醋的现实主义”，“既有对丑的憎恶，又有对美的渴求，具有一种既酸溜溜又甜丝丝的感觉”。这也诚然是对文夫艺术个性作了准确、集中而又高度的概括。在第二栏目《雨天杂读》中，谈唐弢，谈姜德明，谈黄裳，谈郁达夫、俞平伯、丰子恺，是为作者悉心文字，也最见其书话风采。其馀两个栏目是《旧书新谈》与《灯窗书语》，前者谈了许多绝版多年的名作，如李健吾先生的《咀华集》两种、王了一先生的《龙虫并雕斋琐语》，确乎谈出了新意；后者则又注意到域外的近古名作，评述了被恩格斯所推崇的小说《城市姑娘》和日本德富芦花的美妙散文，以及“黑色幽默”的代表作《二十二条军规》等，同时又十分热情地关注到国内八十年代的名家名作，如对姜德明的《清泉集》等三种散文，给予肯定性的评价，而这些论述也都较为精确，也显示了稼句在读书与评书上，不仅有求新意识、真知灼见，而且还具备一种公正的态度，这是值得我们赞许的。

稼句的第四本书，题名《砚尘集》，一九九三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

我就认为这四部书，也就是他笔底的清波所斟酌酿制成的一盏盏情智交融的灵泉，足可慰读者之书渴。

版，该书分三辑，共收文二十九篇，从字数上看，较前三本要少，但仔细审度其内容，质量甚高，第一辑《暮春读书杂记》，第二辑《杂缀》，第三辑《品文》，都谈古人之事或古人之书，自汉魏至明清，林林总总，从一连串的评述中，显示了稼句对中国古典文学及古代文化的通晓与理解，说明他是今古兼通，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他是个年轻的新文艺工作者，这就更使人感到十分难能可贵。这本书的文笔似乎更老到，更简净，也更富于文学的趣味，有些篇章甚至是上乘的散文创作。

稼句素爱以笔当桨随兴漫游式的轻松自如地写作，那么，我就认为这四部书，也就是他笔底的清波所斟酌酿制成的一盏盏情智交融的灵泉，足可慰读者之书渴。故我特于此推荐之，想来读者诸君是乐于接受的吧。

稼句书话

简 雄

近十年里，王稼句陆续赠我他的书话结集，计有《笔桨集》、《枕书集》《补读集》、《砚尘集》、《谈书小笺》、《煎药小品》、《栎下居书话》、《秋水夜读》等多种。

“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周氏兄弟作为“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郑振铎《惜周作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并成为“闲适”和“战斗”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代表人物。

书话是小品文的一脉，可以归入“闲适”一类。按唐弢先生的说法，“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书话无须正襟危坐，它常在不经意间，引发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极适合人们茶余饭后休闲生活之需。

写书话需要博览群书。倘若好书读不到，便读书序、书跋、书话、书目，这是稼句的读书经。他长我几岁，远称不上“老人”，也就是个“补读楼主”或“栎下居人”，但在同辈人中像他这样买书读书者，苏州恐惟此一人。

现代书话虽借鉴了古人的题跋，却仍是一种新的文体。谈到书话就必然谈到周作人，他的“附逆”行为，永远不能得到国人的谅解。然而，作为一个在新文学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他却有着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稼句对知堂老人书话的推崇渗透在他的字里行间。在《谈书小笺》这

倘要给稼句书说话评一点读后感，其实只要借用他的一篇文章题目——“他读得书多”。

本集子里，有好几篇谈到周作人的人与文、悠闲的人生和读书的见解。稼句将自己的读感谈得很透彻：“我不是在鼓励去读周作人，或者去学周作人，周作人的文章是学不来的。作为一个试着想去博览群书的人，似应瞭解一点，所谓浅尝辄止，如果有兴趣，不妨再继续读下去。我读周作人，往往是经常反复地读，枕边放着他的几种小品，随手拿起，翻到哪里就从哪里读起，似乎越读越有滋味。此人读书之博杂、见解之别样、文风之淡泊、思想之深刻，晚近以来是很难找出第二个来的。”（《笺一》）在其他几本集子里也有谈关于周作人的篇什，如周作人的评传和研究资料，知堂晚年的文章，锺叔河先生和岳麓书社编辑或重印的周氏书话等等。

稼句推崇的另一位书话大家是唐弢先生。他认为唐弢“开辟了书话的新途径与新领域，以白话散文的笔调，谈新文学的书，有事实，有掌故，有观点，也有抒情意味，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文采，所写都短札小品，在有限的方寸之间，谈书论人讲故事说道理”（《〈栎下居书话〉后记》）。

“取法其上”，就是稼句书话的意蕴所在。

晚明文人张潮云：“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能用不难，能记为难。”是为书话要义。倘要给稼句书话说一点读后感，其实只要借用他的一篇文章题目——“他读得书多”。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八日

稼句序跋

简 雄

稼句将近年来自己的几十种书的序跋编成一集，取名《王稼句序跋》，列入东南大学出版社《书人文丛·序跋小系》。这套书因有施蛰存、黄裳、舒芜、姜德明、锺叔河、董桥、陈平原等加盟而书卷气十足。

序跋当是书话中的一种。关于此，锺叔河先生在编存《知堂序跋》时已说得很明白：“这部《知堂序跋》，其实是《知堂书话》的续编。”

序与跋，原是书前书后的“花边文学”，自己写的，多为说明写书宗旨，别人做的，则多为读书随感。但文学丛林中惟有散文一脉最为壮观，所谓“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序跋这类小品文的意蕴也就一时难作概略，譬如，稼句自己也说：“序和跋，向为作者悉心文字，其中透露的，有时也不仅仅在书的本身。”（《〈王稼句序跋〉小跋》）或许正因为是作者的“悉心文字”，先读序跋，往往成为读书的首要。陈原先生在《黄昏人语》的《前记》中就說到了为什么要“先读序跋”的事：“末了殿之以我过去八本集子的序跋——这是应一些读者的建议放上去的，读者说那几本书无从买到，让我们看看序跋罢；可怜我也别无善法，只好照办：一则满足了读者的愿望，二则读者还可以看出这些年来我的心路历程。”

稼句的序跋多为自己所写，他说了两个原因，一是怕自己文章不好，让别人溢美而名实不副；二是怕麻烦别人。这当然是自谦的说法。西哲帕斯卡尔有言：“人不过是一根芦草，是自然界最软弱的东西，但却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草。”自己来作序跋，似乎更可以做一根“有思想的芦草”了。不过，这

序跋一种，似乎适合两类人来读：一类是那些在桥上看风景的人，另一类是那些围着火炉笑谈人生的人。

种“思想”却深受着环境的影响。苏州于稼句，影响自然而然。近两年，稼句陆续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古城旧踪丛书》编了《姑苏斜阳》、《昆明梦忆》、《桂林风烟》等多种，另为其他出版社编有《无锡纪行》、《武汉印象近记》等，但写得最好的是《〈姑苏斜阳〉前记》，那种心底的感受，不生于斯长于斯是无法写出来的。还有最长的一篇《〈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编后记》，已是对沈三白时代苏州如数家珍般的观照了。这就是苏州的情调，如同知堂老人描述的心境：“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

当然，别人所作序跋，前辈泰斗居多，尽管“更多感情的分子”（锺叔河语），却“不但能指点迷津，甚至给予必要的提醒，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王稼句序跋〉小跋》）。而且，上好的序跋本身就是一篇上好的文章，譬如瞿秋白一九三三年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长篇序言，已经成为一种文体的宣言：“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

序跋一种，似乎适合两类人来读：一类是那些在桥上看风景的人，另一类是那些围着火炉笑谈人生的人。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三日

笔谈《苏州旧梦》

黄裳 舒芜 冯英子 姜德明 锺叔河 倪墨炎

黄裳：

过去游苏州，只凭一部《百城烟水》作参考。遗憾的是有文无图，且叙述简略，感到不满足。这本《苏州旧梦》来得正是时候，所有图片都摄于五十年代以前，与现状已有甚大差异，可供怀古作凭吊之资，也可为现今建设新苏州作极好的参考。收集不易，而考证颇详，多录前人诗词，是极好的一册苏州一郡过去的图录。它的问世，是读者深深感谢的。

舒芜：

姑苏旧影，是许多人心目中所有，而又没有人能画出来说清楚的。稼句先生费了大工夫，将它们的具体形象一一照在纸上，写在纸上，这是不朽之业。我只到过苏州一次，匆匆数日，快马看花地走过几个最著名的园林，此外一无所获。现在读得《苏州旧梦》，苏州的方方面面，古往今来，全在一卷之中，弥补了我的遗憾，真是“不亦快哉”之事。我尤感兴趣的是最末《乡风市声》一辑，这些比较城阙园林更易消逝，更急需留下旧影。其中如“寒山寺打碑”、“代写家信”、“井边洗衣”诸幅，都是神妙之品；“小家碧玉”、“青布旗袍”、“自行车”各幅，也都有不可代替的历史意义。苏州自然景观，人文风物，俱极丰富，而又有稼句先生这样热心乡邦文献、才学识兼备之士，孜孜不倦地研究保存之，很是不易，可谓苏州之幸。吾乡桐城，固不足与苏州比，然而也还有些值得研究保存的东西，可惜就缺稼句先生这

读了稼句同志编著的《苏州旧梦》，深佩他为每幅老照片写的简练而富有特点的说明。他是带着对苏州的无限深情执笔的。

样的人才。

冯英子：

看着《苏州旧梦》这本画册，我好像又回到儿时的苏州去了。

我生于苏州，长于同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在苏州办过剧团，办过歌咏团，也办过报纸，说自己是苏州人，是一点不假的，柳亚子先生当年送我的诗就说：“万里从亡吴县冯，一朝来访吴江柳。”不是明明说我是苏州人么？

一九三七年苏州沦陷的前二三天，我仍在苏州，那天晚上，我站在察院场上，看到景德路和观前街在熊熊的大火之中，敌机在上空投放照明弹，此情此景，毕生难忘。一九四五年九月，我随着李则芬师长前来接收苏州，当我们的汽车越过东西中市，看到两面夹道欢迎的人民群众时，我热泪满眶，此情此景，也是毕生难忘的。

吴江的垂虹桥，昆山的半茧园，都是我旧游之地，多谢作者把这两个旧梦也收进去了，可想很多苏州朋友，可以从这些旧梦中，得到儿时乐趣的。

姜德明：

读了稼句同志编著的《苏州旧梦》，深佩他为每幅老照片写的简练而富有特点的说明。他是带着对苏州的无限深情执笔的。根据不同的照片，恰

《苏州旧梦》正好帮我弥补了从江村渔火到现代繁华中间的一段缺失的感觉，圆了我的梦。

到好处地摘引了那么多有关的古代诗文，以及近人如叶圣陶、郑振铎、郑逸梅等名家的笔墨，好像当初就是为这些照片而作。难得的是，稼句同志还没有忘记采入竹枝词中的苏州民俗，使得这些照片更鲜活了起来。我敢说，稼句同志事先一定想好，要把这些说明写成一篇篇短散文，否则怎么会有如此深厚的人文背景史料和诱人的文采。我想，这本《苏州旧梦》可读可传，稼句同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钟叔河：

小时居大山中，幻想能“家住吴门”，也尝一尝“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的味道。但那个梦完全是诗词意境的扩延，很虚无缥缈。

真接近苏州，已在改革开放之后。哀乐中年早已过完，无复少时的情怀了。总觉得寒山寺内，玄妙观前，人气太旺，也太喧嚣了。难道苏州从来就是这样的么？

《苏州旧梦》正好帮我弥补了从江村渔火到现代繁华中间的一段缺失的感觉，圆了我的梦。

希望稼句先生把这本书继续编著下去。苏州城外的五人墓，葬着五位为反对魏忠贤一党被砍头的小市民。还有一座坟，葬的也是一位捐躯反豪霸的姓顾的义士，碑铭云“义无反顾”。我觉得这些古迹也大可表彰，使人们得以看到苏州另一面的社会文化史和人民生活史。

他引用各种历史记载、各种有关的诗文，将照片说明写成一篇小考证，一篇史事掌故，一篇读书随笔，散发着浓浓的文 化气息。

倪墨炎：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随着人们各种交流的频繁，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有关城市（特别是文化名城）的历史照片的汇集，坊间已出版了不少，倍受读者的欢迎。在琳琅满目的照片集中，刚走上书店柜台的《苏州旧梦》却独放异彩，使人有眼目一新之感。异彩之一：历史跨度长，显示苏州历史发展的源远流长——本集收照片三百五十多幅，最早的摄于一八六五年，最晚的摄于一九四九年。异彩之二：内容广阔，多角度反映苏州的历史面貌——本集有下列各辑：《古城残阙》（城墙、城门、城楼等古城外景），《街市水巷》（繁盛大街，僻静小巷），《绿水青山》（山水风景），《钟声塔影》（寺、观、钟、塔），《林圃亭榭》（著名庭园），《泮水弦歌》（府学、书院、学校），《红阑画桥》（各种桥梁），《虎阜晴岚》（虎丘美景），《虞山烟雨》（虞山名胜），《乡风市声》（多种民俗镜头）。异彩之三：每张照片都标明大致年份，有重现历史真面目之感。考证一张照片的年份，比考证一文一书的年份还难，难怪近年出版的不少照片集常常不注明照片的年份的。异彩之四：也是本书最放异彩之处，那就是每张照片的说明，用著者自己的话说是“笺证”。他引用各种历史记载，各种有关的诗文，将照片说明写成一篇小考证，一篇史事掌故，一篇读书随笔，散发着浓浓的文化气息。这些异彩，使这本照片集具有耐读的魅力。

二零零二年五月

感悟“苏州旧梦”

王英志

两千馀年的苏州旧梦，大部分已被雨打风吹去，幸运的是苏州旧梦近百年的尾巴，却由于照相机的发明而被凝固在老照片上。我手头这本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州旧梦——九四九年前的印象和记忆》（王稼句编著），就沉睡着这段朦胧的苏州旧梦。今日重温苏州旧梦，在惊异于苏州发生了沧海桑田之巨变的同时，我竟十分神往那披着一层历史尘埃的老苏州。因为其中有苏州近代存留的古城残阙、街市水巷、绿水青山、林圃亭榭、钟声塔影，以及发生的社会事件；有不可重现的苏州历史文化。

我客居苏州二十馀年，先住在相门护城河畔，后则住于葑门城外。但我只是住在虚无的“地名”之中，盖原是“陆门八”、“水门八”的苏州，现仅有盘门尚完整留存矣。但未料在旧梦里，我却看到了昔日的相门城墙与葑门城楼：隔河的相门城墙恰似长龙，南北横卧，蜿蜒数里；葑门城楼巍峨高耸，甚是壮观，而且是水、陆两个城门，与硕果仅存的盘门一样。近百年前的两张老照片，不仅使我触摸到了相、葑两门历史的质感，而且领悟到苏州古城历史根须的深长。

苏州是著名水城，所谓“东方威尼斯”、“人家尽枕河”也。唐代白居易曾开筑自阊门至虎丘的七里山塘河，岸上红桃绿柳，河中花船丽人，明清时期更是花柳繁华之地，近代虽已衰落，但旧梦中的山塘河依然是红阑碧树，绿波画舫，充满诗情画意。

苏州的观前街，其地位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近年经过



改造,已变成通衢大道,高楼大厦也鳞次栉比,充满现代商业气息。而“旧梦”里的几张观前街的老照片,向人们昭示了观前街的成长史。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如郑振铎所记,观前街只是“半里多长的一条石板街道”,各种“市招,密簇簇的排列在你的头上,一举手便可触到几块”。看来与今日周庄古镇的石板街并无二致。至三十年代的观前街已经大大拓宽,铺上了花岗石,两旁店肆改建成楼房,黄包车、自行车来来往往,相当热闹。解放后五十年来其格局依旧。二十一世纪的观前街那真是“天堂中的天堂”了,但喜悦之馀,又不能不追思观前街那古老的韵味。

苏州园林甲天下。一百年前苏州尚存大小园林二百五十馀处,许许多多园林今日已无处觅其踪迹,但有若干园林存于“旧梦”之中,使我于惋惜之馀可聊以自慰。现存的苏州园林有数处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据说有几处消亡的园林也正在考虑恢复,这都是喜讯。为子孙后代计,现存的园林决不能变为来日的“旧梦”了。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读《吴门四家》

林家治

王稼句先生撰著，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吴门四家》，是一本难得读到的通俗易懂的文史类好书。

所谓“吴门四家”，也称“明四家”，即指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如果从沈周的生年算起，至文徵明的卒年为止，绵延两百余年，是明代也是我国历朝各代最大最壮观的画派。他们的画风影响了明清两代，直至今天依然毫不衰败。

在《吴门四家》中，作者为这几位人物分别以“家世”、“师友”、“事迹”、“书画”、“成就”等篇章列出。高明之处在于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通过许多志传、诗文、方志、笔记的记载，从各个侧面去论述，这就增加了文史读物的可信度与准确性。作者不轻易跳出来说话，写得比较谨慎和严肃。每位人物仅用两万馀字完成了史传记载，精练又明快，读起来毫不费力。

对于传主尽人皆知、津津乐道的重大事件，作者进行了认真考证，以无比的勇气拨乱反正。例如唐寅的科场泄题一案，许多人包括一些专门研究者都以为这是一例冤假错案，唐寅因而受到了无辜牵连。而作者尊重历史事实，旁征博引了当时的许多史料，认定科场确实泄了题，唐寅受牵连也是事出有因。

在《吴门四家》中，作者对于一些鲜为人知，又不能不提的事实作了大胆披露。如唐寅和仇英都画过仕女画，这是尽人皆知的，但这两人又画了不少春宫图却罕有人知，提及的也是点到为止，而作者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和点评。作者说：“唐寅和仇英不但以卖画为生，更以春宫画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和丰厚的经济收入。明代中期，春宫画随着苏州出版业的兴旺而进入繁盛时期，这不仅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反映，在风俗上更有辟邪、避火、祈子等意义，并实际具有性教育和催情唤欲的作用。”唐寅、仇英一生以卖画为生，受许多订货人之邀画春宫图也在情理之中，而春宫图作为唐寅、仇英的艺术组成部分，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冷眼看烟花，热心释春秋

——《吴门烟花》初读

柯继承

口若悬河、下笔千言的王稼句，平时谈起女子，总是小心翼翼地点到为止。因此，在他的笔下，很少出现红颜风流与名人绯闻。于是，当我拿到他的新著《吴门烟花》时，不禁暗暗吃了一惊：曾日月之几何，稼句兄也赶时髦谈起烟花来了，岂不怕厚诬古人、轻薄今人？

然而，打开书来，粗览一遍，就领悟了作者的苦心。

表面上看，这是一部专谈风月的书，收集的十八篇文章大都以古代女子为主线，实际上用笔颇具匠心，内容也各有侧重。《痴梦》谈的是朱买臣和妻子的故事，却在叙述中把传奇《烂柯山》等戏文的来龙去脉梳理个一清二楚。《真娘和泰娘》，从感慨真娘的“幸”与泰娘的“不幸”中，凸现了旧时苏州官场以醇酒美女为富贵风流的标记。《韩世忠的妻妾》的主要内容，我们从早先的《苏州山水》的《钟声塔影送斜曛》一篇中已经看到，但作者对韩世忠晚年心境“苍凉萧疏”的点睛之笔，再次让人感受到当代学人冷静而善良的人生思索。《青衣小红》是最令我动情的一篇随笔式的人物小记，作者似乎也欣赏“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境界，爱屋及乌，于姜夔这位南宋大词人也多有好感，但字里行间，对“回首烟波第四桥”充满的惆怅，让人感到了作者对弱者同情之心的炽热与无奈。《杨皇后和杨妹子》，是从发黄的残缺文牍中剔出的一颗珍珠。杨妹子是谁，大多数人不知晓也没有必要知晓，但对于从事南宋书画史和古代知识女性的研究者来说，杨妹子这个多才多艺的神秘女子，恐怕是不可绕过的人物。《拙政园丽人》讲

作者王稼句为尘封的历史冲刷污秽时，既是为古代吴地的女性留下倩影，不管她是名门闺秀，还是风尘女子，都投诸人文关怀的目光。

的是苏州拙政园的一段兴衰史，丽人之谓，是指先后住过拙政园的才女徐灿和柳如是。柳如是大名鼎鼎，不必说了。对于徐灿，作者用简洁但又形象的笔墨，把这位堪称一代闺阁才人的女性，立体地推到读者面前。《卞云装》介绍了明末清初名妓卞玉京，作为“秦淮八艳”之一，卞玉京的爱情故事，表面上没有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那样轰轰烈烈，但明亡的痛楚和个人困顿的凄惶，以及她与吴伟业失之交臂的婚姻，使人感到格外凄清。《乱世红颜》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探索陈圆圆人生经历最精彩的一篇文章，作者的抒情散文笔法在文章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王稼句为尘封的历史冲刷污秽时，既是为古代吴地的女性留下倩影，不管她是名门闺秀，还是风尘女子，都投诸人文关怀的目光；又是借此展现历史的真实，感叹世事的浇漓，而不是一味地怜香惜玉。《吴门烟花》中还有几篇文章的主人翁并非女子，如《花石》、《郑虎臣》、《泥孩儿》、《话说沈万三》、《绣谷饯春》、《花船》等，但江南的富贵乡中，氤氲着山温水软的气息。举凡人和事，均如雾中之花，又如迷离春景，更如夜空焰火，诚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说的，“在这样的地方，又记述这样的故事，以‘烟花’两字入题，想来还是比较妥贴的”。

就体裁而言，收入《吴门烟花》的所有文章，都不是小说，但几乎每一篇都有活生生的人物，也不乏故事和情节；它们也不是散文，但每一篇都充满了情感，或悲天悯人，或缠绵悱恻；它们更不是论文，但烛幽探微，尽得真



谛。文笔有时显得很轻松,有时显得很风趣,有时显得很沉重,有时它们有着“天地呼啸,匹马西风”般的豪爽,有时却又有“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惆怅。说是读书笔记也好,说是随笔小品也好,在峰回路转的笔触中,带有深沉的历史回顾和深刻的历史思辨,也洋溢着作者自己的人生况味。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浅谈《吴门烟花》

葛筱强

我和“正品江南才子”（张阿泉语）王稼句先生的交往，缘于淄博袁滨先生的引荐。自二零零三年春，我与稼句先生开始互通信息，鱼雁往来。蒙他厚爱，先后赠我三本大著，即《谈书小笺》、《王稼句序跋》和《苏州旧闻》。甲申初秋，我又收到他惠赠的《吴门烟花》（系《江南风月丛书》之一），工馀之暇翻阅，深为这本才情四溢、图文并茂、携着款款温婉水香的小书所吸引。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仿佛随着书中富丽典雅的文字走进了吴门之内，望见了布满苏州夜空的灿烂烟花，那是千百年风月人事的一次再现。

本书共收集文章十八篇，文章都有故事，在铺陈每篇故事的过程中，稼句先生以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和扎实中不失灵动的话语风格，察幽探微，由此及彼，资料之丰富使人眼花缭乱，思绪之纷繁令人叹为观止。那十八篇故事，在他的演绎下，可以说是杂树繁花，异彩纷呈。

书中恣肆的历史沧桑感，我以为是本书最引人处。开篇的《痴梦》，不仅让我们跟随着“声腔圆转”的曲调“思绪纷纷”，追怀朱买臣之妻这个汉代女子的命运，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吹落在朱买臣读书台上的风雨落叶。诸如韩世忠的四个妻妾，让大词人姜夔魂牵梦绕的青衣小红，运筹帷幄之间的杨皇后，替皇姐夫给画师题字、才艺双绝的杨妹子，侠胆雄心、为父复仇的郑虎臣，流布民间那洒满春色的泥人儿，早年在秦淮河畔高张艳帜后彻悟人道的卞云装，在拙政园内伴夫度过寂寞岁月的柳如是和历尽丧夫失

这一番苍凉至极的话语,让我忽地想起辛稼轩的那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真如冷水浇背,可激醒多少为浮名浊利逐日奔波的灵魂!

子之痛、息影于佛灯之下的徐灿,先后因所谓“节烈”而背弃人性自毁生命的两个柳依依,印证“乱世红颜多薄命”的陈圆圆,徜徉于苏州水上的花船,船上冶游的骚人墨客,船娘及其她们玉指间弄出的美味佳肴,都在作者笔下一一复活,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显影。而在叙事之馀,稼句先生的浮想与感叹更令人击节扼腕。如他认为,江南巨富沈万三由兴而衰的家族史,即是一部明初朱元璋治国之策的一个缩影。又如,在谈了有关梅花墅珠串般的掌故之后,他写道:“梅花墅终于成为一个逝去的梦,人们绘之以图,咏之以诗,想追忆它的胜观和雅韵。”其实,拍遍历史的阑干,我们会发现,千般故事中,哪一桩、哪一件、哪一人、哪一事不皆是梅花墅的命运?在《花石》的文末,他又感叹道:“往事如烟,休说是朱勔的同乐园,陈氏兄弟的绿水园,就是张家姐妹住过的那个院落,也已经在历史的风尘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静夜里,隆隆机声不绝,一轮明月映照的,只有几棵老树罢了。”这一番苍凉至极的话语,让我忽地想起辛稼轩的那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真如冷水浇背,可激醒多少为浮名浊利逐日奔波的灵魂!在《真娘与泰娘》一文中,作者既细画了款约芊绵的真娘和风华绝代却人生多舛的泰娘,也言尽了“风流太守”白居易的逸闻艳事,还提及一代名臣范仲淹出知饶州时的恋妓之雅。吴处淳曾说:“文章绝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不害其为正。世或见人文章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邪人,亦不尽然也。”鉴于此,作者并未因白太守和范知州的“好色”而否定他们其

稼句先生用一支情感充沛的彩笔，以史家的笔法和小说家的布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花开花落亦有时，烟水苍茫写旧迹”的历史画卷和迷人风景。

横溢的才华和历史上的地位，而是觉得“即使是历史人物本身，正与邪的分别，大概也不能以醉酒妇人作界限吧”，而正因为充满了人情味，这些历史人物才鲜活灵动起来。这样的灼见，并不是时下一些所谓以谈性、女人、权力等为自我标榜武器的“前卫”、“先锋”们能真正体悟的。按他们的标准，我们的先辈早已在几千年前已“前卫”、“先锋”过了，他们只能算拙劣的效仿者，只能谈“性”而不能写出传世的文章和精神。

关于写这本小书的初衷，稼句先生在《后记》中写道：“历史、风俗和妇女，是我近年比较关心的题目，这本书里记述的，也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些文章是以苏州为背景、以人事为对象、以文献为依据的，既不想杜撰戏说一番，也不想趋附‘文化大散文’的时尚，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有限的篇幅里，记述一点往事，让读者知道一点历史的沧桑、风俗的转移和人物的命运。”当我合上这本小书，心中想，稼句先生用一支情感充沛的彩笔，以史家的笔法和小说家的布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花开花落亦有时，烟水苍茫写旧迹”的历史画卷和迷人风景，就仿佛一缕摄人心魄的灵光，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袭走了读书人一生的绮梦。《圣经·新约》中写道：“那在前的将要在后，那在后的又要在前了。”或许，那写书和读书的，就是多年以后的书中人吧。

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

栎树底下好读书

徐 鲁

一九九八年秋天，曾有一次难忘的西北之旅。夜幕下过风陵渡，秋雨中登大雁塔，近看黄河壶口飞瀑，远听陕北女子的信天游之歌，乃至朝发延水之滨，暮宿吕梁山下……多少美好记忆的星光，至今仍在心头不停地闪烁。犹记得某一个晴朗的下午，得识仰慕已久的苏州文人、著名藏书家王稼句先生于长安郊外。稼句兄广览群书，知识渊博，却又意态简静，趣味无限。那闲适而散淡的“吴门名士”风格，实在是一种深潜在骨子里的东西。听他娓娓一席言谈，不禁有相见恨晚之感。我的西北之行余下的时间里，便与稼句的一本新书《栎下居书话》朝夕相伴，且读且行，一路兴致盎然，回味无穷。

稼句出版的读书散文集有《笔桨集》、《枕书集》、《补读集》、《砚尘集》和《谈书小笺》、《煎药小品》等。《栎下居书话》系从这些集子中编选而成，列入蔡玉洗、徐雁主编的《华夏书香丛书》，可视为稼句目前为止最具代表性的书话著作。关于现代书话，稼句十分推崇知堂、晦庵两家。对知堂书话，他分析其特色是“读书博杂，学养深厚”，“于书里书外随处摭谈，挥洒自如，通过谈书来表达他的政治思想、生活趣味与文学观念，自成一家之言”。而晦庵书话“以白话散文的笔调，谈新文学的书，有事实，有掌故，有观点，也有抒情意味，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文采”的风格，亦为稼句所心仪。他认为，正宗的书话作品就应该是意态简静、平实朴质的，仿佛与人谈天一般，在不经意之间，引发读者爱书、读书、访书、藏书的兴趣。由此而及书话作者的心态也应是率性而作，无拘无束。只有如此，在谈书的同时才

举凡风土摭谈、方志杂记、野史笔记、日记别集，乃至花木名录、草药典、楹联录、酒令、食谱等等，他似乎都有兴趣购回读读。

能表现性情，性情之所在，也正可以看出来话品格的高下来。

栎下居主人有此“书话观”作前导，则栎下读书，便不能不博杂而随意，正如他在《暮春读书杂记·小引》里所言：“这种读，实在是一种‘漫读’，随手翻翻，翻到哪里，就从哪里读起，会心处，便反复再三。”从《栎下居书话》所涉猎的书目看，稼句读书显然也以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新文学为主，由此上溯至民国时期和明清两代。另有一部分外国文学，当代中国文学则很少。从“选择即批评”的观点看，这样的书目大致是可以使我们产生某些联想的。稼句读书范围，也不纯然在文学。举凡风土摭谈、方志杂记、野史笔记、日记别集，乃至花木名录、草药典、楹联录、酒令、食谱等等，他似乎都有兴趣购回读读。据说栎下居主人藏书如今早已超过了两万册。一九九四年他就以个人藏书达一万五千册而居“姑苏十佳藏书家庭”排行榜之首。仅以有关北京的著述为例，他就藏有元代的《析津志辑佚》，明代的《宛署杂记》、《旧京遗事》、《故宫遗录》、《帝京景物略》、《长安客话》、《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平考》及《明宫词》等、清代的《帝京岁时纪胜》、《日下旧闻考》、《京城古迹考》、《日下尊闻录》、《石渠余记》、《燕京琐记》、《金鳌退食笔记》、《天咫偶闻》、《宸垣识略》、《养吉斋丛录》、《藤阴杂记》、《京师巷坊志稿》、《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国朝宫史》及《清宫词》等，近人著录则有《旧都文物略》、《琉璃厂小志》、《北京风俗杂咏》、《北京风俗杂咏续编》等。栎下居藏书之富之博，由此可见一斑。而如此丰

稼句不仅书读得多，而且读书心细，炼句功深。

富、讲究的藏书，其原也与主人广博的读书兴趣和宽泛的文化牵系。他曾有多篇文章谈论知堂的读书与作文，在《“他读得书多”》中称“周作人的书话文字，是绝代的”，（虽然）“追随者蜂起，至今不绝于道，但终没有能超过他的，原因何在？无非是‘他书读得多’”。在这一点上，栎下居主人可谓是苦雨斋主最自觉的效法者。

稼句不仅书读得多，而且读书心细，炼句功深。他在《鲁鱼亥豕》一文里曾写到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读茅以昇所撰《中国石拱桥》，该文收入中学课本，文中引了唐代《朝野金载》里的话，形容赵州石拱桥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一般人读书，大概不会对这个比喻有什么疑义的，但稼句却不然。他说：“我想来想去想不通，石桥如何用‘初月出云’来作比。初月即新月，如虞羲《咏秋月诗》所谓‘初生似玉钩，裁满如团扇’，如鲍泉《江上望月》所谓‘夜行钩如悬，此夜月将弦’，初月无论如何不成拱形，便去翻读原书，《朝野金载》卷五有曰：‘赵州石桥甚工，磨礲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日出云，长虹饮涧。’至此，恍然大悟，‘初月’与‘初日’，一字之差，竟造成了理解上的障碍。初日出云，如《淮南子》曰：‘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用这时的太阳来比喻石拱桥之美，实在是最恰当不过了。可惜‘初月’至今留在教科书里，不知教者如何去教？读者如何去读？”从这件小事足见稼句读书如抽丝般的心细。因为书读得多，读得细，且能“化”之“通”之，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故下笔作文，左右逢源，风

读他的文章，常觉摇曳多姿，时有大快朵颐之感。

华自见，仿佛天成文章妙手，出手即如锦绣。读他的文章，常觉摇曳多姿，时有大快朵颐之感。尤其是他那二十六篇“读书小笺”，堪称书话小品的一束奇葩，仔细品味，其中既有知堂的博识与朴质，也有晦庵的灵动与清雅，同时还可感觉到一点钱锺书式的“巴洛克风格”和梁遇春式的“伊利亚情调”。

读过了《栎下居书话》之后，我的两点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一、若想把自己的文章写好，写得漂亮一些，写得确实像那么回事，看来还是得多读书才是。正如稼句所说的知堂文章，之所以写得那么好，岂有他哉，无非是“他书读得多”。二、无论是写小说的，写诗歌的，写剧本的，乃至写其他什么文体的作家，都应该首先把自己的散文随笔写好。你连一篇散文或者是一篇短短的书话、读书随笔都写不好，哪里还能写好其他呢？

一九九八年冬

追忆与复现：苏州的华丽转身

徐 鲁

这是一本充满了寻觅与追忆，如同本雅明所谓的“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的书。凡是寻觅和追忆所触及的地方，作家的那种隐秘的、渴望“复现”的激情，也必定同时在场。这时候，他的文字一定是华丽、细腻和绵密的，而无限活跃的想象也妖娆萦转，深探到了任何一个细部，使人不能不感到，与其说作家是在对已有的历史材料进行学术梳理和散文化转换，不如说，他是在打着把这些材料写成小说的主意。

“除夕那天，雪还在下着，姜夔揖别范成大，带着小红回湖州去。他在苏州，或许就住在城中范成大府上，回湖州，却是从石湖启程的。舟过吴江垂虹桥的时候，天已夜了，雪也停了，在白皑皑的雪光里，一切都清旷而宁静，小红唱起了姜夔新作的词曲，而姜夔呢，也吹起了洞箫。这些都使得诗人逸兴遄飞，于是有《过垂虹》一首，咏道：‘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第四桥。’……就这样，小红随姜夔而去了。寒水迢迢，橹声欸乃，夜色渐浓，一叶小舟远了远了，终于消失在浅黑与暗黑的水天之际。”

这是我从王稼句的这本《吴门烟花》里信手摘出的一个片段。这样的片段几乎充满了全书。吴门苏州，从来就是烟花千云、春风胜游之地。正如作者所言，“珠云填咽，笙歌杂闻，舞影婆娑，杯盏交觥，留下许多风流艳事，也留下许多哀怨恨事”。《红楼梦》的作者也曾有言，说苏州乃“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稼句的这本书，正是以苏州为背景，以人事为对

沿着宇文的文心路线而进入王稼句笔下的往事现场和人事纠纷之中，领略那些已经远去的繁盛与衰落、华丽与颓靡，或许不失为一种既准确又简便的阅读方式。

象，以文献为依据，用通常意义上的散文形式及有限的篇幅，钩沉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发现一些人物的命运遭际，探求一些文化风俗的转移秘密，当然，也不免生发出有关历史沧桑和文化兴衰的慨叹与挽歌。间或做一些文献和掌故的甄别与小考证，也多半并不仅仅是为了繁琐的学术，而是出自温润的追忆情怀。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欧文）在他那本《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里说到过的一些观点，和王稼句写作《吴门烟花》一书的灵感与情致，是不谋而合的。沿着宇文的文心路线而进入王稼句笔下的往事现场和人事纠纷之中，领略那些已经远去的繁盛与衰落、华丽与颓靡，或许不失为一种既准确又简便的阅读方式。宇文说，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些往事的“来龙去脉”，也是一种事件秩序中的某些阶段，它们首先产生的是往事给人带来的心旌摇摇的“向往之情”；而要真正领悟过去，就不能不对文明的延续性有所反思，思考一下什么能够传递给后人，什么不能传递给后人，以及在传递过程中，什么是能够为人所知的；每一个时代都念念不忘在它以前的、已经成为过去的时代，纵然是后起的时代，也渴望它的后代能记住它，给它以公正的评价。“正在对来自过去的典籍和遗物进行反思的、后起时代的回忆者，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都会向过去探求，在其中寻觅和发现它自己。“回忆的这种衔接构成了一部贯穿古今的文明史”。

这些追忆总是和具体的人物、事件、环境、细节连在一起，复现着一个个真实的往事现场，使我们恍若也置身其时其地，亲历那些繁华的宴饮或悲伤的离别。

稼句的每一篇文字正是这样一些追忆的链条。这些追忆总是和具体的人物、事件、环境、细节连在一起，复现着一个个真实的往事现场，使我们恍若也置身其时其地，亲历那些繁华的宴饮或悲伤的离别。而且，也如宇文所言，有一些追忆会很自然地把我们引向一些无名无姓的人物，以及某些失落的东西留下的空白处。也许，正是在那里，往事似乎失语，而作家却开始发言。他试图用自己的凝视和沉思，填补围绕在少许残存碎片四周的模糊与空白。

《真娘和泰娘》一篇，钩沉了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一段“锦绣般的岁月”里，先后担任过苏州刺史的三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吴门履痕。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当时两个著名的苏州歌妓真娘和泰娘的命运故事。“岁月如流，除诗人偶尔记下的以外，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名字，正如她们的青春容颜一样，永远地流失了，再也找不到了”。然而，正是因为有了王稼句的深入寻绎和用心梳理，使得这两个风尘女子的倩影艳迹跃然纸上。还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词人姜夔与歌女小红的故事。小红只是诗人范成大家的一个青衣，史不传，志不载，正是宇文所谓的失落的、朦胧的与“不可靠的”的人事。但《青衣小红》一篇，却从姜夔的那首《过垂虹》入手，“遥想当年，雪夜船上，歌声隐隐，箫声悠悠……”并且从大量的诗词典籍里细梳深耙，最终使这个美丽的小女子浮出故纸堆中，袅娜如在读者眼前。

《吴门烟花》里写到的风尘艳迹真是不少，如吕小小、柳如是、卞云裳、

不用说，《吴门烟花》也是一本“哀妇人”的书。

杨绛子、柳依依、陈圆圆等，都曾现身在这本书中的一些场景里。什么是苏州的华丽转身，何为苏州的风花雪月，只有从她们这里，我们才能看到和感知。然而，诚如作者所言，几百年来，人们只钦羡着“小红低唱我吹箫”这样的境界，却鲜有记得姜夔的惆怅与无奈、记得小红的坎坷的命运者。“……清兵入滇的那天傍晚，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一位妇人奔到这里。她曾经沧海，也不再年轻，对人世间的一切，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她望了望山外的残阳，正如血一样染红了近处的林麓和清潭，便毅然投身，听得水声，只见一缕白绸在水上漂浮”。这是写陈圆圆的那篇《乱世红颜》里煞尾的一段；“且不说两个柳依依的死，就是那位写《柳贞女事略》的迂腐文人赵某，捏着润笔的银子，笑眯眯地走了；至于那些修筑柳贞烈祠的官绅们，拈香行礼之后，从祠里出来，便跳上山塘河上的画舫，又作花天酒地的冶游去了”。此为《柳依依》一篇的结束语。不用说，《吴门烟花》也是一本“哀妇人”的书。历史、风俗和妇女，正是作为散文作家和苏州文化学者的王稼句近年来所关心、并且用力甚勤的题目。

老苏州远去的华丽也不单单是这些人物，还有那些容易唤起作家的某些内心诉求与追忆的胜迹、物件和风俗。它们同样是过去的历史和生活中言犹未尽而遗留下的“瘢痕”。通过它们，作家同样可以捕捉一些往事与梦想，并且同样可以“复现自己”。《梅花墅主人》、《拙政园丽影》以及《绣谷饯春》、《花船》诸篇所写到的那些场景、物体和习俗，是吴门烟花不可

在我看来，此事此物，此情此景，加上此人此文，几乎都可为苏州“代言”。

分割的一部分，或者说，它们也是旧时苏州华丽的标志。我们看到，作家在复述和寻绎那些消逝的故事和灵光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被拖入那遥远的过去的轨道，如宇文所安所说的那样，“在更遥远的过去中找到了知音”。而且在这些篇章中，作者继续发挥他对苏州历史、民俗和文化熟稔在胸，并且善于寻绎、考证和整合文献史料的强项，使得这些文字不仅准确可靠，具有学理风神，而且情致幽微，摇曳多姿。王稼句近年来在整理苏州文献、考查询苏州旧时风习乃至发掘苏州地域文化秘密等方面，不仅下了深厚的功夫，而且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实绩。《吴门烟花》仅为实绩之一。然而在我看来，此事此物，此情此景，加上此人此文，几乎都可为苏州“代言”。

最后还值得一说的是，这本书虽然是以文字追忆和复现为主，却也在文中穿插了大量鲜见的图像和影迹。本雅明关于影像与复制，有一个观点不无道理，他说：“事实上，将事物在空间里更人性地‘拉近’自己，这对今天的大众而言是个令人兴致高昂的偏好，而另一个同样令人振奋的倾向，是借由迎接事物的复制品来掌握事物的唯一性。将事物以影像且尤其是复制品的形式，在尽可能接近的距离内拥有之，已成为日益迫切的需求。”用本雅明的观点来解读王稼句书中的图像，当然有点似是而非，况且本雅明自己也声明过，画报或时事周刊上所提供的复制版有别于影像，但是，他的话对我们也不无一些启示意义。或许，这样来理解《吴门烟花》里的大量的图像，也还是比较接近作者在文字之外所付出的另一番苦心和劳动的吧。

他从大处着眼，一点一点地打捞起一些往事沉屑，“自将磨洗认前朝”，发现和讲述苏州前世今生大约二千五百多年的沧桑史。

对苏州也是“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因此他才能成为苏州最好的代言人和诠释者。他从大处着眼，一点一点地打捞起一些往事沉屑，“自将磨洗认前朝”，发现和讲述苏州前世今生大约二千五百多年的沧桑史；他驻足和徘徊在那些历经数代而旧颜未改的亭台楼阁和静庵圣寺之间，钩沉一些事件、一些人物的来龙去脉，寻找一些文化风尚和人物命运的转移秘密；他也从一些小处入手，谈论四时蔬果和节令风习，以及茶艺、酒事、核雕、泥捏、盆景等民间趣味和手艺，再现了苏州方方面面的博雅、精致和隽味。而无论是名园风流还是街市烟景，都是这座“人间天堂”的华丽转身，情致萦绕而引人入胜。书中最后一篇，又从一些近代作家的文献中，梳理和描画出了他们滋味各异却一样缱绻难断的苏州梦痕，如苏曼殊、周作人、钱基博、张恨水、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田汉等。

作为一个读者，我知道自己此生是永远做不成一个苏州人了，但有这样一本书在手，却也似“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尽可以做一次春风倚棹、吴侬软语的江南之游。那氤氲在纸上的六街烟水，也就不知不觉地漫过了眼前，浸润到了心胸之间。然则这还并非作家写作这样一本书的真正目的。在我看来，王稼句写此书的目的，也如他此前创作出版的《苏州旧梦》、《苏州山水》、《吴门烟花》、《姑苏食话》等一样，大约都在使那些正在对来自过去的典籍和遗物进行反思的、后起时代的回忆者，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或者说，能够使今天的每一个爱苏州者、爱故乡者，都能够

只有这种回忆上的追寻与衔接，才能构成如同宇文所安所说的那样一部“贯穿古今的文明史”。

记起传统，偶尔转向过去，去打捞、淘洗、追寻和发现一些美的和好的东西，并加以珍爱和尊重。因为只有这样，只有这种回忆上的追寻与衔接，才能构成如同宇文所安所说的那样一部“贯穿古今的文明史”。

《三生花草梦苏州》是《城市文化丛书》已出的四种之一。另外三种分别是《二十四桥明月夜》（韦明铧写扬州）、《家住六朝烟水间》（薛冰写南京）和《迪昔辰光格上海》（陈子善写上海）。四本书的作者都堪称江南文化专家，而对各自的城市文史又都浸淫日深、用力尤勤，既熟稔在胸，又如数家珍，可谓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怀荆山之玉。放下书的内容不说，仅凭这四个书名，我就“不由分说”地喜欢上了这套书。此外，这套书开本舒阔，版式疏朗，纸质轻软，大量图版不仅细腻讲究，而且印制清晰，读来真是赏心悦目。尤值得一说的是这套书别出心裁的、带有怀旧和“复古”意味的书装设计。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对此有如是赞语：“《三生花草梦苏州》版面设计雅致，尤能衬托出文章之美。此种穿线装订的方法，近三十年已经绝迹，却是我最欣赏的，因为只有这样，书的页面才能摊平，才能真正得到‘展’卷之乐也。”

可赏可藏的《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

龚明德

“五四”以后的三十年间，中国涌现了一批学养丰富、功底扎实的文化名人，他们中不少人对于琴棋书画都相当熟悉且有所研究，并将心得用生动的文字写了出来公开发表。《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就是精选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用散文随笔抒写的他们欣赏中外绘画作品体会的一部专题文集，其中收有鲁迅、周作人、刘半农、叶圣陶、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茅盾、朱自清、郑振铎、阿英、王统照、俞平伯、曹聚仁、沈从文、台静农、叶灵凤、傅雷、施蛰存、萧乾、凌叔华、梅娘、柯灵、傅抱石、郑逸梅、唐弢、黄裳、黄苗子等四五十人的“读画美文”。

之所以称为“读画美文”，是为了区别“学院气”十足，呈干枯艰涩状而导致“不好读”的所谓“美术评论”。拼凑这种“学院气”十足的“美术评论”文字的作者，不少其实并没有从事此类研究所需相应的知识准备和审美训练，至少是知识准备欠丰和审美训练不足。然而，他们胆子大，敢于现炒现卖莫名其妙地弄来一大堆云里雾里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明白的别别扭扭的词句组成长篇大论。这，就坏了“美术评论”的名节，弄得大量读者基本就不去读评画说画的文章了。《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便是为了挽救“美术评论”的名节而编辑出版的。

细细品评这部《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你会欣赏到“五四”以来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大师在创作、翻译、教学等等本业之外的“读画”风姿，诸如鲁迅对版画和汉画像石的鉴赏、周作人对日本叙事画和浮世绘的评述、

编者王稼句先生，是读书界声名颇佳、口碑颇好的作家和编辑家。

郑振铎对明清版画的论说、阿英对晚清画报和漫画的议论和傅雷对西方美术的介绍等等，都让读者在赏心悦目的同时大长见识。这些文化大师们有的撰写专著，有的编纂画集，有的则作了许多画人和作品的记录，甚至有的是做专门的研究，如沈从文对《韩熙载夜宴图》作者的考证，就并非骑墙之见或依违之言。况且，他们的文章，与一般美术史论家所作不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思想性，具有独特的鉴赏和评判眼光，具有笔致不同而都引人入胜的风调。因此，这些文章不但是对中外美术的介绍、推荐、描述、研究，也反映了他们的见识、性情、趣味、经历，实在是他们整个文化贡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相信，《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将是很受美术界、文学界乃至读书界广泛欢迎的一部好书。该书不惜工本，使用阔面的十六大开本，好纸精印，锁线装订，读者可以打开平放在桌上细品细赏，厚达四百多页的巨卷不会反弹合拢。著名的国画家任兆祥先生设计了集中国古典美、西方现代美为一体的封面和扉页；根据美文内容精心选配相关中西名画四百多幅，年轻且富有创新意识和追求的史小燕把内文版面设计得简洁大方的同时还错落有致，给人以赏心悦目的阅读快感。编者王稼句先生，是读书界声名颇佳、口碑颇好的作家和编辑家。他编辑的书、他著作的书、他担任责编的书，都是爱书人乐于藏存的读物。《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当然也不例外。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名家纵谈《苏州旧闻》

谷 林 锤叔河 周翼南 龚明德

现在的人们爱看“老照片”，是为了回头去“看”过去岁月里的“新闻”，此即是一种历史的趣味。因为有了“老照片”，左图右史，更加形象化，趣味也就增加了。

在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晚清社会新闻图录》丛书中，反映苏州城市生活的《苏州旧闻》（王稼句编著），就是以图为主，配以文字说明。图都取材于光绪十年（一八八四）至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的《点石斋画报》，虽然不是照片，却全是“画新闻”，亦即是写实的。

我们读书也许只是为了趣味，而作家或者出版家们对书的要求就比我们要高得多了，那么对于《苏州旧闻》，那些挑剔者又是怎么说的呢？

谷 林：

《点石斋画报》，久闻大名，只是缘悭一面，迄未识荆。王稼句先生点拨我，说苏州人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略有记载，其原文写道：“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上海出有一种石印的《点石斋画报》，我最喜欢看了。本来儿童最喜欢看画，而这个画报，即是成人也喜欢看的。每逢出版，寄到苏州来时，我宁可省下了点心钱，必须去购买一册，这是每十天出一册，积十册便可以线装成一本。”

以上纯属闲话，只因喜获稼句先生邮赠《苏州旧闻》，是他点校评说《点石斋画报》的结晶，是他所策划的《晚清社会新闻图录》中的一种。他

将苏州百馀年前这类“旧闻”辑为一书，左图右史地陈列出来，也就成了一本既有城市社会文化史价值，又有广泛阅读趣味的新书。

细究了《点石斋画报》全书，从中“选出有关苏州的社会新闻二百八十五则”成此《苏州旧闻》，并在《前言》中指出此书“既反映了当时苏州社会的众生相，也透露出时代的精神和观念；另外，它还具有史料上的意义，苏州文献于这一时期的记载较少，故可拾遗补缺”。他的编选、点校和评说，正是贤者之能见长。

此书之令见者惊异的是，那每幅从石印老画报上复印下来的图像竟如此清晰。图上长篇题字，尽管细若蚊足，而持镜细看，字字可辨，制作精工，堪推翘楚，展卷大开眼界，欣感无已！

锺叔河：

《苏州旧闻》的近三百幅画，画的是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八年十五年间苏州的“新闻”。“东洋车”、“火轮船”……都是百年前新事物在苏州最初的留影。

兵勇扭打店伙，耶稣堂西教士出面干涉，“拿得”兵勇两名，交“县尊”收禁，抚台即饬查明，以军法论处，这看得出当时西方传教士在苏州的势力；一列掮“洋枪”出“洋操”的队伍前，却坐着个“头戴红纬大幅，足穿广袜快靴，满面（鸦片）烟容”的“老将”，亦可视为晚清腐败政权搞“国防现代化”的象征。

将苏州百馀年前这类“旧闻”辑为一书，左图右史地陈列出来，也就成

结识王稼句君是件幸事、快事、乐事。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好编辑，重要的是他是个心善气豪的读书人。

了一本既有城市社会文化史价值，又有广泛阅读趣味的新书。

大部分图画所画的，则还是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那时候的“吴中年景”似乎处处仍在“点缀昇平”，近代史著作中强调的晚清社会危机少有反映。奸、骗、命案从来是社会新闻的重要内容，从中亦难找到可供“阶级分析”的材料。这些也很值得注意。

“宝镜新奇”，有说明云“博习医院西医生柏乐文，闻美国新出一种宝镜，可以照人脏腑，因不惜千金，购运至苏”。这岂不就是 X 光机么。Renner 氏一八九五年才发现 X 射线，两三年后 X 光机便到了苏州，苏州真可说是引进新技术的先锋了。

周翼南：

结识王稼句君是件幸事、快事、乐事。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好编辑，重要的是他是个心善气豪的读书人。除了编书，他也写书，可曰是作家兼出版家。写了编了，他以为得意的，便寄赠友人。

近时，他又寄赠一本他点校评说的新书《苏州旧闻》，使我格外欣喜。这本书是《晚清社会新闻图录》丛书中之一种，另五种为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扬州的“旧闻”。出这套书，是稼句的点子，他是“策划”。

《苏州旧闻》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一本有趣的书、一本有文化底蕴的书、一本可读可藏的书。稼句从晚清的《点石斋画报》中认真选出有关苏州

《苏州旧闻》给旧籍新印闯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

的图文二百八十五则，加以点评诠释。让今天的读者瞭解过去的苏州，“鉴古知今”，功莫大焉。尤其是他言简意赅的“点评”，寥寥数语，除了让读者更瞭解“旧闻”的内涵，也注入了他的许多人生感慨。

本想谈谈《苏州旧闻》，不知怎么说起稼句来。不过，只有好人才能编出这样的好书来吧。

龚明德：

由王稼句点校、评说的《苏州旧闻》是套书《晚清社会新闻图录》的其中一本。我已经见到这本《苏州旧闻》的社会意义、史料意义和文化意义等，不仅在王稼句写的《前言》中有相当清晰的说明，媒体上也可以读到专题评论文字了。我曾做过出版工作，认为《苏州旧闻》给旧籍新印闯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

《苏州旧闻》每一面上面的大半部分为《点石斋画报》原件文画影印，下面为影印中文字部分的重排，并断句补入方便今人阅读的标点符号，还为文言阅读有障碍的人写下一段评说。这种劳作，给当今浮躁的出版界提供了一个优秀范式。对于有研究价值的旧籍，现今重印的部分，几乎大多首先是为了赚钱，且重新排印时又被不通业务的审稿人员随意“处理”，更不用说由有关联的人的故意篡改。如果像《苏州旧闻》一样，忠实影印原貌旧籍，又对照着印出适宜今人阅读的整理文本，再尽量客观地评点，那么，昨

在对苏州乡邦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王稼句已是读书界公认的卓有成就者。

天的史实就会一点一点地恢复，功莫大焉。

王稼句是一位创作力相当旺盛的学者型作家，他脑子灵，手也快。在对苏州乡邦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王稼句已是读书界公认的卓有成就者，这本《苏州旧闻》又是苏州乡邦文献整理研究的可喜成果。

二零零四年四月

苏州旧闻

舒 芜

我喜欢看社会新闻。我觉得，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社会新闻里面爱报道什么，读者爱听什么，往往是中低层民众的思想的折射。而中低层民众的思想如何，是很重要的事，思想史研究应该以此为重，至少应该与少数高级精英的思想并重。

所以，昨天得到王稼句先生邮赠他选编、点校、评说的《苏州旧闻》，非常高兴。这是一百二十年前有关苏州的社会新闻，选自清末上海出版全国著名的《点石斋画报》，共二百八十五则，全部影印原图。原新闻文字即在图中，手写体，无标点，现在王稼句先生加上他点校的排印释文，和他的评说。王先生在《前言》里面指出此书的意义道：“既反映了当时苏州社会的众生相，也透露出时代的精神和观念；另外，它还具有史料上的意义，苏州文献于这一时期记载较少，故可拾遗补缺。”的确这样。我可以补充一点，当时的苏州，领导着全国的新潮流，所以这里的“时代精神和观念”，乃是全国性的，不止是苏州一地而已。

我在细看之前，先翻阅目录，有这样一些题目特别触目——“鬼迷人井”、“遭诬索命”、“鬼责负心”、“游客遇仙”、“扮差吓鬼”、“鬼妻犹妒”、“雷殛逆子”、“吴门桥鬼”、“文昌示兆”、“天谴可畏”、“财神示梦”、“毒谋天谴”、“雷公得贿”、“人鬼不同”、“逆妇变龟”、“石佛为祟”、“木隶催粮”、“画符去针”、“天警淫姬”、“雷警小窃”、“溺鬼抢物”、“僧魂显灵”、“缢鬼现形”、“海参化人”、“夜叉报怨”、“石神有



“鬼”、“鬼父择婿”，全是鬼神妖异之事，居然有二十七则之多，占了全书约十分之一。我不禁奇怪，这是社会新闻么？岂不是志怪小说么？再一细想，此中就有很可说的道理。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里，说到六朝文人所作的鬼神志怪之书，并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这同样可以解释清末画报上的社会新闻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鬼神妖异之事。原来在当时记者和读者心目中，同样是以为人鬼乃皆实有，当然都可入社会新闻之列，不成问题。

今天我们任何传媒上的社会新闻，再不会有那些鬼神妖异之事了。写到这里，是二零零四年年二月十八日上午，随手打开新浪网的社会新闻，其目录如下——

“窃听手机”网上叫卖这种行为已经触犯法律。

被包养女大学生索赔四十万续：被告不排除反诉讼。

废井内清出三枚手榴弹，手榴弹拉环已断仅剩线头。

贵州一监狱发来入狱通知书，老实农民莫名成罪犯。

不法商贩销售掺入瘦肉精猪肉，六百三十村民中毒住院。

深圳破获罕见犯罪组织，老虎钳夹阴部逼人说密码。

广州年轻人时兴立遗嘱办公证，比老年人更洒脱。

回顾一下《苏州旧闻》，不能不承认这就是进步。一百二十年的时间，换来这么一点进步，我以为不能算小。因为这是广大中低层民众的进步，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是河底深水的流动，是不可阻止的，不可逆转的。

妻子疑遭遇车祸伤情严重，丈夫悬赏二万寻目击者。

“丐帮帮主”两闯救助站，寻盲弟子强迫其乞讨。

记者夜访广州火车站，揭露拉客仔四大骗钱招数。

上海复旦等高校学生公寓近日连发窃案。

声称要炸毁公安大学编造恐怖信息者被判刑。

恩爱夫妇欲“脱贫致富”，妻子卖淫丈夫站岗放哨。

老翁被医院拔错牙，欲植日本克隆牙索赔克隆费。

广州交通违章渐减少，是否取消市民拍违成悬念。

美女广告印上学生练习册，市教委：不可思议。

北京同仁医院急诊厕所男女混用，患者好难堪。

组图：昆明局部地区突降罕见冰雹，春城享受冰凉。

十八条里面没有一条鬼神妖异之事，可见现在的记者和读者，早已不相信人鬼乃皆实有了。这看来平平常常，理当如此。可是，回顾一下《苏州旧闻》，不能不承认这就是进步。一百二十年的时间，换来这么一点进步，我以为不能算小。因为这是广大中低层民众的进步，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是河底深水的流动，是不可阻止的，不可逆转的。

再大致翻看图画，最触目的是美人裙下的三寸金莲。

王稼句先生在《前言》中解释画报道：“当时摄影已经传入，但由于造纸、印刷技术的滞后，照片还不能刊印于报纸，故申报馆引进石印技术，以

较之摄影，该西史家易寄寓着画师的主观取舍爱憎。

图文并茂的画报形式进行新闻传递，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是不错的。可是，较之摄影，绘画更容易寄寓着画师的主观取舍爱憎。我看面前这些图画，每画到女人特别是美人，总是把她们裙下的小脚画得特别明显，那么小巧玲珑，那么轻柔款软，竭力要使人生“我见犹怜”之感，我想象摄影恐怕还难以达到这样效果。前面说清末的苏州，领导着全国的新潮流，现在要补充说，特别是领导着女性时装美容方面的新潮流。长篇小说《死水微澜》里面，清末成都人语言中就有“苏气”一词，犹如后来说的“海派”、“港式”。当时苏州美人的三寸金莲，当然也是“苏气”的重要的内容，为全国所仿效。

但是，清末西方来的传教士，首先竭力鼓吹不缠足，影响到我国先进人士，特别是留学回国回来的人士，已经见识过世面，更加发现中国历来“拜脚”审美观的颠倒美丑。有人说，看见有这些尖脚的姊妹们在那里一瘸一拐地行走，不但不能够以先进国民自豪，连后进国民的头衔也没有把握了。社会审美观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反对缠足的声势越来越盛，千百年的缠足的恶俗，终于彻底革除了。现在中国即使再穷乡僻壤地方，大概再也没有给女孩子缠足的了。现在我们报纸和网上的社会新闻，更不会配上一幅三寸金莲的美人照片了。我们回头看点石斋的美人画，尽管它对三寸金莲已经做了最大程度的美化，看不见一瘸一拐的丑态，可是正如前些时报纸上一位女作家文章所说，看到美人们“虚飘飘地站在那里”，仍然是十分畸形



的，令人很不舒服的。

中国缠足恶俗，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曾经有那么多的拜脚狂男子肉麻赞美，拼命卫护，可是花了一百二十年，居然革除掉了，对比非洲还有一点二亿妇女至今免除不了割礼的苦难，这个进步也不能不承认是巨大的。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九日

历史的地址

——读《苏州旧闻》

祝 勇

历史作为时间和空间都在离我们而去。时间的流逝自不必言，历史作为一种时间现象，由一个个彼此连接的瞬间组成，当此一时间出现时，彼一时间便已消逝；而空间呢，似乎会留下来，亘古不变，但实际情况总是令我们失望，空间在时间中总是变幻不止，不消一代人的工夫，大地的景观就会面目全非，尽管一方土地不会自行出走，但它的深刻变化总是令人怀疑，此地与先祖的故乡是否同一块地方。在失去时空的载体之后，历史常常变得可疑。

稼句兄蛰居苏州，对这块土地有着由衷的热爱，编了许多关于苏州的书，挖掘了诸多珍贵的史料。案头这卷《苏州旧闻》，从申报馆主办的《点石斋画报》上，选取有关苏州的社会新闻凡二百八十五则，每篇均有精妙评说，并附有原刊精湛插图。这样一本书，给我以一种别样感受。在新闻五要素中，时间、空间无疑是事件的横纵坐标，于是，那些已经流散、不再被人记起的瞬间，与早已瓦解的空间碎片，在一段段新闻（旧闻）中，竟然悄然复合，在时空的经纬重新定位之后，我们又听到了人声的喧哗，目睹早已消失的面孔，经历很多想象之外的故事。而历史，也不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词汇，而是沾染的柴米油盐的浓重气息。无论是高门盛赌、伶人肇衅、老翁吃醋，还是贼遭贼算，在今人看来都不陌生，与今日报端的新闻无异。从那些繁复密集的轶闻中，我们完全可以搜觅出历史的线索，进而对自身的来路，对一座旧城的生命史，又多了几许瞭解。这是新闻的价值，即使已成旧闻，

在时空坐标轰然瓦解之后，文字已经成为那些巷陌旧事惟一的居所。

在时过境迁之后，对历史全然陌生的人而言，同样可以以“新”名之。在时空坐标轰然瓦解之后，文字已经成为那些巷陌旧事惟一的居所。

尽管昔人已逝，旧城已踪迹难觅，但老苏州没有消逝，读读《苏州旧闻》，就知道了。

读书人的境界

陈学勇

加盟《书人文丛·序跋小系》的很有些享誉读书界的前辈名家。就王稼句的名声而言，似不够出这种书的份儿，我就听到过如此议论。总有人太讲究内容以外的东西。

王稼句是个读书人。社会唾弃了“读书无用论”之后，读书确实很有用了。读书可以为斗争，更多为稻粱，为乌纱，为留洋，为各种各样的实用。而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读书又只是为读书，谈谈写写的，也只是在于书，这才是我所说的读书人。他们埋首书页的陶然，非读书为功利者所可理解。王稼句说：“我每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就常常感到是站在辽阔的草原上，一望无际的蓝天绿地，远处似有袅袅的炊烟在淡淡飘散，那时的我，似乎就拥有整个世界了。”“我的所做，为许多朋友所不解，认为过于寂寞了，似乎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所谓有意义的事，我也曾经做过，做完之后，似乎也感觉不到有什么意义，还是做点寂寞的事吧。虽然寂寞，我却做得很有趣味。”这兴味便是一种境界。这些话都说在《〈谈书小笺〉后记》里。所以，到了年杪，王稼句又能这么说：“这一年几乎没有写什么，活得也平平淡淡，但活得充实，这样的充实，似乎也从未有过。在这样平静的生活里，可以随意地读书，可以随意地聊天，可以安安逸逸地抄古籍，可以冷静静地想问题。”（《〈砚尘集〉后记之二》）一本《王稼句序跋》尽道出读书人的境界。

王稼句与许多读书人稍许不同。有些书友，只读不写。每有体会，于一

当今青年文人，崇尚周作人文章，且颇具才分而得其遗韵的，我知道北方有止庵，南方有王稼句。

杯清茶中尽情发挥。茶凉了，人散了，精彩的发挥也在空气里消失了，至为可惜。王稼句乃吴地才子，自不止与三二知己口头交流，文章写得相当漂亮。《〈砚尘集〉后记之二》即是一篇十分漂亮的美文，平淡而隽永。他毫不避讳文章走的是周作人路子，《〈砚尘集〉后记之一》写道：“本集所收大都是读书的札记，这类文章，知堂老人写的，我最为服膺，学之也是东施效颦，望其项背而不可及。”周作人喜欢一本清人的《煎药漫钞》，又为自己编过《药味集》、《药堂杂文》、《药堂语录》，一度用过笔名“药堂”。王稼句有本散文集书名也就叫《煎药小品》。当今青年文人，崇尚周作人文章，且颇具才分而得其遗韵的，我知道北方有止庵，南方有王稼句。但两人又自具特色，止庵搞学术研究，并习过医学，不乏学者气度，文章透着智性。王稼句是中文系出身，以后进文联这样的机关，再长年编书编杂志，一身文人风采，文笔便饱蘸性情。这本看似质朴、散漫的序跋，却从容闲适，情致溢出。止庵另有长处，但文章的亲切是稍逊于王稼句的。

读书人不做学问，然而书读多了岂会没有学问。王稼句读了那么多书，再编了那么多书，很有学问的，比我见到的某些教授、学者更有学问。这本集子选编王稼句撰写的序跋三十四篇，并非他所作序跋的全部。他的书话集《秋水夜读》里有一辑《栎下序跋》，收十五篇，入此“序跋”者仅《〈江南名镇〉后记》一篇。序跋里学问不少。《〈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编后记》这等学术含量的文字非等闲古代文学教授写得出来，《〈古保圣寺〉前记》

眼下无特色建树的教授、学者如过江之鲫，添不添他一个无妨，若读书界少了这么一个读书人倒真是有点遗憾。

也不是所有的历史教授都能为之。《〈昆明梦忆〉前记》和《〈桂林风烟〉前记》，同样是有的地理教授不敢轻易下笔的。王稼句说自己“买杂书，读杂书，再写点杂乱的文字”（《〈补读集〉自序》），他的学问都在“杂”里，一种不容易的学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位上年纪的女编辑，编书稿不知稿上“天癸”两字为何事，遭到书稿作者讥笑。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不是相关专业，在课堂里或书上是难碰到这两字的，以此作笑料，未免有失厚道。然而，她若肯读些杂书的话，或许免此讥笑了。我私忖，著书立说在别人呕心沥血的事情，而王稼句凭其学问、才气何难之有？他不走经院的路是否有点儿可惜。再一想，也不。眼下无特色建树的教授、学者如过江之鲫，添不添他一个无妨，若读书界少了这么一个读书人倒真是有点遗憾。

我喜爱《王稼句序跋》，还因为书里附着不少人物照片。图书插有照片为眼下时尚，但选用的照片往往讲究姿势、背景、地点，不免流于炫耀、作秀，印制上也太过求其精美。王稼句选的图片都很家常本色，似乎还感觉出照相时的随意、匆忙。加之黑白单色，这些照片就与序跋的质朴文风、淡远情致相谐，可谓图与文并欠“茂”也。照片里有刘绪源、龚明德、薛冰几位是我交道过的，而缘悭一面，算在这里认识了。公刘、流沙河，均是我心仪多年也未睹风采的诗人，原来这般模样！还有晚年的张兆和，当年的“黑牡丹”经历岁月的风蚀，气质依旧不凡。尤令人唏嘘的是，王稼句与铁衣甫江合影附一行旁注：“他回京后不久，就传来了噩耗。”照片还以王稼句自己的居



多。端详照片，从稚气满脸的中学生到青春未尽的读书人，再回味他的文章，行文老到，反映的人生态度那么散淡，就越发感慨，王稼句何以如此老气横秋？《王稼句序跋》自然应是探究的文本了。

姑苏学者散情怀

——王稼句与《王稼句序跋》

徐明祥

杂读杂写多自在，姑苏学者散情怀。

潇洒序跋见真功，栎下灵感稼穡来。

癸未三月，忽得苏州文化学者王稼句先生惠赐新著《王稼句序跋》（东南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版），快何如之！即兴赋此四句打油诗，以示倾慕。

倾慕云云，并非客套溢美，乃由衷之言。早在一九九四年二月，我于临沂一家小书店购得《枕书集》，作者王稼句，不知何许人也。但深感此书自由论谈、发抒己情的散淡文风，颇契合我之心境。他在《后记》中写道：“也许是由于工作的繁琐与忙乱，我非常向往安谧清静的所在，可以倚着躺着读点闲书。这常常是在夜晚。我把读书看作是一种小憩的方式，所以读的大都是薄薄的小册。正像旅游看风景，高山大川固有它的气魄，一湾清水，几株垂柳，也自有它动人的魅力。”这样的读书态度，实在令人心动，恰如现代诗人戴望舒在《古意答客问》中所云：“你问我的快乐何在？——窗头明月枕边书！”有缘千里来相会，从来书缘胜人缘。正是靠了书缘，与稼句先生取得了通信联系，间或也打几个电话，后来又有三次机会谋面，一次是在苏州，两次在济南。认识久了，又有新的体验：王先生的人缘好呵！

在书与人的淡淡的沟通与交流中，我收获不菲。一是寒斋潜庐陆续收藏了王稼句著作签名本多种，如《笔桨集》、《补读集》、《砚尘集》、《谈书

他的风格实在像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名城苏州，现代与古典、经济与文化、学问与生活有着相辅相成的融合

小笺》、《煎药小品》、《栎下居书话》、《苏州山水》、《苏州旧梦》、《秋水夜读》、《王稼句序跋》。他在不断地写，我有幸不断地读。读他的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时有共鸣，一直想写一点什么，却总是“欲辩已忘言”，感到画蛇添足之举不如不做，还是闲来读读更有乐趣，均枕边书也。二是耳濡目染，受到教益，自己的境界也有些许的提高，既有作文的，也有为人的。王先生在我所接触的师友中，也算是个奇人了。譬如说，他可以在灯红酒绿、推杯换盏中游刃有余，而深夜回到“补读旧书楼”，马上就能心如止水，沉潜于古代笔记杂著的考辨。看他散散淡淡、忙忙碌碌的样子，又很难想象曾是“苏州十大藏书家”之首，而今藏书大约已过两万册了吧。的确是风雅细腻、多才多艺的江南秀士，却偏又不乏北方人的豪爽气度。他的风格实在像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名城苏州，现代与古典、经济与文化、学问与生活有着相辅相成的融合。他的文人情怀，既不迂腐寒酸，也不心高气傲；既坚韧入世，又能从世俗中脱出来；日子过得平淡闲散，毫不轰轰烈烈、颐指气使，但却有滋有味，“读读书，写写文章，也还编点什么，再就是逛逛书店，看看展览，访访友人，还隔三差五吃别人的酒食”（《〈秋水夜读〉后记》）。记得一九九七年他来济南，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酒后我请他写“书不读秦汉以下，意常在山水之间”，其文人字蛮有味道。他还即兴添了一段小跋：“秦汉之书不读何妨，山水之间何必有情，闲闲散散，做真个人，待平常日月，缝补浆洗，引车卖浆，真是人间快活。”寥寥数语，颇能见其心绪。这些道理不

做学问的人读书，不能单纯趋向于某一风格体式的书，一定要将清淡的、浓丽的、轻灵的、厚重的、篇幅长的、篇幅短的、奇特的、平实的等各种特色的书拿来阅读研究。王稼句热衷于杂读百家，走的大约就是这个路子。

少人都知道，可是能像王稼句这样践行的还是少数。所谓“知难行易”，难在“知”；所谓“知易行难”，难在“行”。人生就是两难啊！谁能突破这一点，谁就能在不知不觉中跃上一个台阶，升华到新的层面。

话又说回来，王稼句潇洒襟怀的背后是有底牌、有支撑的，那就是勤勉、敬业。《王稼句序跋》就是明证。该书收录三十四篇序跋，全是他为自己的书写的，其中个人专著十部、编撰十一部。清人唐彪《读书作文谱》云：“学者读文，不可专趋一体，必清浓虚实、长短奇平并取。”意思是说，做学问的人读书，不能单纯趋向于某一风格体式的书，一定要将清淡的、浓丽的、轻灵的、厚重的，篇幅长的、篇幅短的，奇特的、平实的等各种特色的书拿来阅读研究。王稼句热衷于杂读百家，走的大约就是这个路子。他在一篇跋中自言自语道：“古人说：‘读书忌老，著书忌早。’我五八年生人，早年学业都荒废，七八年读大学，也浑浑噩噩，只是有点兴趣罢了，故真正读书不能算早；印第一本书在九零年，虽说祸枣灾梨，但既然是本书，也不能算晚。四十岁后于此每多悔意，恨当初不曾好好读书，比如追随名师，专攻一门，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是个走街串巷卖杂货的。但恨也晚了，只能这样将就着。”话虽是这么说，但我感到近年来这位兴致勃勃的杂家的文化指向日趋清晰，底蕴丰厚的优势逐渐凸显出来。就其文字来讲，我最喜欢的是他的书话，他爱书、懂书，做书也地道，谈些关于书的话，从容不迫，率性而为，从不正襟危坐，叙事舒缓，抒情柔婉，偶尔还素描几笔景物，发一点人生

稼句以其特有的文化背景和驳杂的知识结构，深化苏州文化之研究，打造一截“王记”文化链条，承前启后，当有不可替代性。

的感喟，当然也就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闲适、精致、扎实是他的长处，尤其可贵的是有情趣，有灵气，有韵味，绵远悠长。但就我的理智来说，更钦佩的却是他对苏州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如《苏州山水》、《古保圣寺》、《苏州旧梦》、《姑苏斜阳》、《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等。我以为，他对传统地域文化的这种贡献要超过书话，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书话更多的是个人情趣，多一点或少一点对社会似乎并不是太重要。这使我联想起一些有识之士的转向。如鍾敬文青年时期散文写得好，被郁达夫誉为“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后武”，却毅然投身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终成“中国民俗学之父”；冯骥才是著名小说家，如今倾心倾力于对民间文化的保护；江苏专业作家薛冰痴迷金陵地方文献资料的收藏与研究。事实已经证明或即将证明，他们的转向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一件幸事，他们转向后的个人成就也要超过以前种种。稼句以其特有的文化背景和驳杂的知识结构，深化苏州文化之研究，打造一截“王记”文化链条，承前启后，当有不可替代性。希望能有再接再厉之善举，加大传播力度，无愧先贤。

《王稼句序跋》一书装帧、版式、用纸均讲究，图文并茂，值得把玩，像一件艺术品。书中别出心裁地穿插安排了七个版块共二十四页照片，老照片、新照片都有，既是对阅读节奏的调节，也是对作者经历的绍介。从那些简短而有意味的说明文字中，读者可知王稼句一九七六年曾进一家小厂做工，一九七八年考入江苏师范学院（后改名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

照片是作者的生活踪迹，序跋可谓作者的治学心迹，两者融为一体，此书也可算是江南学人王稼句小传了。

苏州市文联工作十二年，病后应陆文夫先生之邀去苏州杂志社做编辑，一九九七年岁末奉调古吴轩出版社主持编政，二零零一年乔迁新居“城南小筑”辟一层作书房……更可感知作者对逝去的青春的怀念，对浓浓的友情的追恋。照片是作者的生活踪迹，序跋可谓作者的治学心迹，两者融为一体，此书也可算是江南学人王稼句小传了。此书系王稼句主编《书人文丛·序跋小系》之一种，其他作者有施蛰存、隐地、黄裳、董桥、夏志清、陈子善、舒芜、陈平原、姜德明、钟叔河、徐雁，可知这是一套品位高雅的新编书话丛书，读书人难免又要眼馋了。

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

附记：

写毕此稿已三年多了。三年来，又陆续获赠王稼句先生或著或编的书多种，如《姑苏食话》、《吴门烟花》、《江南古桥》、《苏州文献丛钞初编》（上下两册）、《三生花草梦苏州》、《苏州历史名人》、《苏州旧闻》、《沧浪文存》、《沧浪诗选》、《沧浪文韵·追忆》、《晚清民风百俗》、《看书琐记》等，大都印装考究。其著述（含编纂点校），我未收藏的还有《走遍中国：苏州》、《古韵今风》（有中文、英文两个版本）、《烟雨同里》、《吴门四家》、《消逝的苏州风景》、《吴中名贤图传》、《紫兰忆语》、《吴门柳——名人笔下的老苏州》、《无锡纪行》、《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三百六



十行图集》、《藕与莼菜》、《昆明梦忆》、《桂林风烟》、《私语》、《唐诗宋词吟苏州》、《典藏插图本西湖梦寻》、《漫游随录图记》、《营业写真》、《保圣寺名家考》等。他的产量如此之多，使我的追踪阅读也显得力不从心。围绕苏州文化这个主题，他努力全方位、多角度地挖掘，速度快，成果显著。

潜庐曰：

城南小筑幽，当代王苏州。

文人有底蕴，沧浪竞风流。

二零零六年十月于济南潜庐

品读《王稼句序跋》

徐小丽

关于淘书和看书，我相信一见钟情。喜爱一本书，有时仅需一点点不足为外人道的理由。《王稼句序跋》的封面是淡淡的那种雅，色彩协调，作者半身像显然也在作浅浅的沉思状，不给人十分作秀的感觉。翻开扉页，映入眼帘的便是有着朱丝栏线和鱼尾的点缀，以及空置的明式太师椅，又给人一种书卷气的儒雅。卷首插页上印有作者照片和亲笔签名，签名中的“句”字，“口”写成圆圈状，跳跃于右包围圈之外，有些童稚，又彰显着不羁，让人产生莫名的亲切感，叫人喜欢。

对于《王稼句序跋》，前后粗读、精读了几遍，每一遍都对作者编书、写序跋的心情多几分瞭解。读到文字动情处，细细品味，亦能产生些微的共鸣。书中还插印了不少作者及作者与友人同学、前辈师长的照片，弥补了以往只见其文、不识其人的缺憾。

该书小跋，未叙及书中篇章的编排次序问题，但稍作翻阅，即可知全书分为两部分，上辑从《〈笔桨集〉题记》到《〈秋水夜读〉后记》，下辑从《〈江南名镇〉后记》至《〈三百六十行图集〉后记》。

上辑第一部分，是作者为自著书籍撰写的序跋，短小精悍，少则三四百字，多也仅千把字，但字里行间均洋溢着真情实感。文章多没有宏大主旨，亦无华丽辞藻，只闲话家常般娓娓道来，大都是作者写书、编书时起书名的过程。如《砚尘集》，一是为了一段把所购笔墨纸砚“投置闲散”的心迹，一是自谦“所作极其微细，与那些鸿文巨著是不能相比的，本该用抹布轻轻

《〈苏州旧梦〉引言》，娓娓细数苏州高大的城门、小桥流水的幽巷、池中的游鱼、吴王的幽宫、天平的秋色，向读者展示着这座天堂城市的曼妙风情。

抹去，留得一片清清洁洁，让人心轻快然”，是为“砚尘”。又如《补读集》，作者开始拟名《纸船集》，有两层意思，一是怀旧，想把这“名为‘纸船’的集子献给我那一字不识的外婆”；另一层意思，是因为“纸船者，冥器也，同纸车、纸马、纸桥一样，或燃于焦盆，或烧于荒野，是人生终极的浮载，抑或意味着另一次航程的开始”。但后来，终因朋友说书名不吉，改为“补读”。所谓“补读”，一是不少线装书已经散裂，需衬纸重装，穿针引线，边补边读；二是“年少时应该读的而没有读，如今补读”。集中所收的，也正是作者补读后写的札记。

关于拟书名，书尾小跋中提到：“早先出书时想书名，便学鲁迅先生”，“以后再出书，有时随便拈一个，有时也听从出版者的意见，从中也知道业内的微妙变化，即由以作者为主体逐渐变为以策划为主体了”。对此变化，自不便妄加评判，但作者不经意间还是透露了自己的志趣和选择。无论如何，尽量保持品位和独立思考，当是要紧的事。

这一部分文章里，还讲述了编书过程中的点滴小事、心路历程、人生感悟等。如《〈枕书集〉题记》，描述了成长于“文革”这特殊岁月的一代人爱书、读书、惜书的心情，以及与书相伴的欣慰和感激，因为“书抚慰了忧患和悲泣，使得忧伤和寂寞的日子里有了温馨的阳光”。如《〈苏州旧梦〉引言》，娓娓细数苏州高大的城门、小桥流水的幽巷、池中的游鱼、吴王的幽宫、天平的秋色，向读者展示着这座天堂城市的曼妙风情。书中写的虽是

下辑第二部分，是作者为编著、编选之书所写的序跋，共十三篇，篇幅比前一辑稍长，行文严谨，博引旁征，知识性较强。

“苏州的旧梦”，但我们面对的却是苏州“清亮的早晨”。

下辑第二部分，是作者为编著、编选之书所写的序跋，共十三篇，篇幅比前一辑稍长，行文严谨，博引旁征，知识性较强。如《〈三百六十行图集〉前记》一文，开篇即讲“市廛之始，可以追溯远古”，尔后用《易·系辞》和《论贵粟疏》来佐证。作者说：“这些‘三百六十行’的众生像，反映了湮没在历史风尘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景象，它们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农耕社会的文化积淀，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本书的刊印，自有它的意思。”何谓“三百六十行”，是确数，还是虚指？是古已有之，还是渐渐演化？作者用较大篇幅来讲述“三百六十行”这一名称的由来，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从“五行八作”到宋元人的“一百二十行”，直至明清的“三百六十行”，其间引经据典，令人浮想联翩。作者还从《韩非子》“矛盾”故事中的叫卖声讲起，列举了唐、宋、明、清数十种古籍文献中有关市井吆喝叫卖声的文字片断，从叫卖的渊源讲到市声的类别，从单纯的叫卖讲到说唱形式、以器物发声代替等等，总结出“它是传统商业广告的发布方式之一”，读来恍如身处盛世市井之间。如讲到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中的扬州平山堂码头，作者称其“玩物的世界”。平山堂码头，即如今扬州第二大古玩市场，虽早已无向时“倒马子，打盏饭，杀皮匠，打花鼓之类”的玩物，但每至周末，走道两旁琳琅满目的真假古玩、玉器，名人墨宝、印章，此起彼伏的拍卖喊价之声，仍令人流连。

类似《王稼句序跋》这样闪烁着机智和慧心的小书，该是清风明月斜倚床头，随意翻开便品味得下去的好读物了。

手边恰有一本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消逝的职业》，与稼句先生编纂的《三百六十行图集》相比，同样是讲述古老职业，但此书的序文只简单介绍了出书的背景概况，“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变迁，读来就显得寡淡和单薄，哪里有《〈三百六十行图集〉前记》、《〈三百六十行图集〉后记》这般考证入微的周详和妙趣呢？

序跋文字，不应只对书籍作简明介绍和指点提示，更要能概述成书背景，指示读书门径，出入书里书外，启迪读者思考。而类似《王稼句序跋》这样闪烁着机智和慧心的小书，该是清风明月斜倚床头，随意翻开便品味得下去的好读物了。

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

得书杂记

谷 林

去年八月廿八日，接到一件寄自苏州古吴轩出版社的书函，不禁有点儿疑讶，因为此前从未有过联系。打开包封，见是东南大学出版社《六朝松随笔文库》中的一册新书：《秋水夜读》。作者王稼句，其文名早在报刊上熟闻，其人却犹未接光霁。小简附告他从《开卷》问得我的寓址，“隔千里兮共明月”，忽如天外飞来，触手温润。“秋水”是一种境界，“夜读”又是一种境界，相继给人以清风拂面、素馨绕鼻的感受。扉页两行题款之后，记下“壬午立秋”的发送时节。查看案头日历，知已过了二十天。邮程为何濡滞？交寄是否失期？这些无庸究诘；且细看书中的“目次”吧。

从头点检：谈鲁迅两篇，谈周黎庵两篇，谈言言斋、周越然又是两篇。第七篇从字面上不谂谁人何书，篇目是《昨夜星辰》。乃按页码翻至二十九页的正文，原来是评介张放的《文苑星辰文苑风》。我的架上已存此种，恰也是作者签名寄赠的珍本。张放教授，远在成都，迄今未获晤。多年前他来过北京，曾抽空由扬之水陪同枉驾见访，换个准确些的说法，应改作两位结伴夜访——扬之水食息同在北京，早承缔交，时有往还，那档儿却还没光临过我歇脚的这所宿舍大院，搞不清我住在东西南北哪层楼。大院里很少过道灯，入晚便静悄悄、黑阒阒，收发处下了班没有人，他们不能挨家去叩门查户口，只得怏怏然败兴而返。次日张放回成都，扬之水写来一信，讲了夜访的故事，信中描叙张放，说他长于言谈，甚富知巧，“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云。

淡淡着墨，流露出小牛犊儿隐隐的得意，不觉会心一笑。

我于是给“目次”加注：在第七篇题下注了“张放”，第八篇《剪影》注了“林海音”，十六篇《花雨缤纷》注了“黄裳”，三十篇《谈书小笺偶存》边上加粘一片素纸，于上开列二千年八至十二月间作者写致书友六人的姓名和一共九信的日期，又分别注明页码——其中两封写致止庵，信上评论止庵文字，称其近于周作人、冯文炳两家的“简静”和带涩味。止庵的著撰在我的书架上已紧挤一格，秋水夜读之论很引起我的兴趣，更喜意外地从此信读到“我戊戌生人，比你虚长一岁”！说是“更喜”，却又是“壮不如人”的自伤老大——因为我生在己未，而且又已度越周甲了。

接下去再给四十八篇《学者的杂写》注了“傅璇琮”。但此文篇末两行半的一节闲文，猛可把我牵住：“我和傅先生素昧平生，八十年代初他主持编印《学林漫录》丛刊，我写了两篇文章寄去，居然承蒙青睐，他大概不会想到我是大学刚毕业的‘初生牛犊’”淡淡着墨，流露出小牛犊儿隐隐的得意，不觉会心一笑。我也很喜欢这套“丛刊”，举手便抽取插架的旧藏搜寻所说的“两篇”。有了，《吴钩考》载在十集，考究了它是刀、是剑、是渔钩、是带钩？征引繁富，足见学养；《两个苏小小》载在十三集，引《随园诗话》卷一所记一件小事起兴：

“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诃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卿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

“读读书，写写文章，也还编点什么，再有就是逛逛书店，看看展览，访访友人”，真所谓“望之若神仙”！

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輶然。”

引文之后缀以十二字论云：“袁枚为表现自己，每每有虚言。”如此评点，能不击节！随园放诞风流，似若笑傲王侯，尝除夕诗谢“尹文端公”赐食，物云：“知公得韵便传笺，倚马才高不让先。今日教公输一着，新诗和到是明年”——公见之大笑。用嘲戏语博“大笑”是随园的拿手，他还留着：“正色曰”的另一手准备倒换吗？倘把这个当了真，则后文满堂的“輶然”恐怕非改作“愕然”不可了。十二字的评点，具征稼句的才思识力。颇疑“稼句”两字当初原作“家驹”，“伯仲之间见伊吕”，长者命名之际，期许如斯，今日诚为无负也。

给“目次”循序编号加注完毕，共得文九十三篇，分为四辑，益以《自序》和《后记》，是颇有分量很不单薄的一帙了。多幅插图与正文拼合付印，图文兼美，甚足欣赏。《后记》中有作者自道“这三年来”生活的短短几句话：“读读书，写写文章，也还编点什么，再有就是逛逛书店，看看展览，访访友人”，真所谓“望之若神仙”！不由你不翻转回去凝注《目次》与《自序》之间插装着的一帧相片。那是去春摄于虎丘冷香阁的作者近影：右手微提，掌心向外，拇指压住无名指，食指和中指夹住一支卷烟，潇洒闲散，悠然意远。摄影者署名瞿金根，想是善于捕捉“瞬间”的妙手。

附笺未叙供职所在，意其执笔政于古吴轩吧。“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而“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云泥判隔，亦各安所天焉耳。以上杂



纪书友，不成片段，抚臆论心，俯仰之间盘纡勿释遂非止于“似曾相识”，渐萌莫逆五中，铭感深契了，不卜稼句责其唐突否。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八日

王稼句的书话

孙青云

稼句是吴门才子，每有新书付梓，辄签名相寄。这本散发着油墨芳香装帧典雅玲珑的《栎下居书话》，仿佛浸润着江南烟雨，充溢着苏州园林的清雅和妩媚，令人爱不释手。这本书话集，全书二十五万字，收录书话一百四十馀篇，最早的一篇写于十九年前，作者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稼句爱书、读书、写书、谈书并且收藏书，今已卓然成家，一枝独秀。这是本自选集，是稼句从事书话写作以来的“精品文库”，所以我倍觉珍贵。

栎与樗，一向被匠者视为“不材之木，无所可用”，这是上了《辞海》的。然而稼句不作如是观，他在《自序》中写道：“一棵古老的栎树，贴近小楼的窗，多少年来与我朝夕相处，……每当听着那叶子上淅淅沥沥的声音，闻着那沁人肺腑的气息，就会让我想起许多久远的往事，也会给我许多遐想与思考。……它不耐烦人世间的浮嚣与喧哗……它不但为大自然抹上一层浓翠，并且它的本质坚实沉重、曲纹细密，有广泛的用途。……”这简直是一篇“栎颂”了。

把书话当作散文来写，是稼句的美学追求，是他博学多识、文采斐然的自然流露。《栎下居书话》共分四辑：《雨中杂谈》、《书城斜阳》、《谈书小笺》、《银鱼留痕》。一辑侧重重现当代与书相关的其人其事，如唐弢、冯亦代、杜渐、黄裳、姜德明、孙犁、郁达夫、凌叔华等。二辑主要是谈俞平伯、丰子恺、周作人等人的文章；三辑乃二十六则读书札记，以书信体为倾诉语式，读来如数家珍，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妙；四辑谈的都是前人的小集，

稼句所谈，见解新颖，文笔美妙，而报以会心的微笑。

如张岱的《快园道古》，费衮的《梁溪漫志》，张潮的《幽梦影》……稼句所谈，见解新颖，文笔美妙，而报以会心的微笑。当谈及苏州作家陆文夫及其小说，稼句深情地写道：“陆文夫是依借苏州作一次文学的人生壮游，这座古老城市的民风习俗，也就不知不觉地融注在他的小说里，也正是这种‘苏州风味’丰富了他小说的审美内涵。”但凡读过陆文夫小说的人，都会从稼句的这席话里得到印证。他这样介绍贾平凹：“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趣味，作纵向继承的，痕迹最显露、底蕴最纯洁的是贾平凹。”而对评论汪曾祺先生，稼句则坦言：“我喜欢的，就是这种很少故事因素的小说。”

稼句的《栎下居书话》，有眼光，有思考，涉及面广，信息量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窗口”。我读了《关于林徽因》后，才瞭解到这位“出身名门，又天生丽质，有人艳如花的美誉”的才女，“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业余却写诗，写散文与小说，她被人称为‘中国的曼斯斐尔德’”。为寻求她的作品，我跑遍了小城的几家书店，终购得一册梁思成林徽因伉俪的散文集，如获至宝。连夜通读，与稼句的《栎下居书话》对照，确实精妙。

书话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文体，最忌行文板滞，考证縟繁，情调矜持。稼句博采众家之长，读书驳杂，学养深厚，以文白相间、简洁优雅的文笔，每篇力求以“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抒情气息，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享受”。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

秋水文章好消夏

孙青云

苦夏时节，偶得苏州著名作家王稼句先生来函，他已迁入新居，幽雅宽敞的书房被誉为“江南第一书城”，稼句自谓“虽南面王不易”。心想，坐拥书城的江南才子，将会更加文思如泉，佳作联翩矣！

果然不出所料，最近收到稼句的新作《秋水夜读》，开卷便爱不释手，如盛夏品尝龙井茶，仿佛走进清凉的书香怀抱。此书是东南大学出版社《六朝松随笔文库》中的一册，取“春风又绿江南岸，秋窗同听六朝松”诗意。我与稼句先生结识十馀年，几乎每年都收到他的赠书，为之写过几篇书话，此次时当酷暑，一卷在手，爽心悦目，那婉约情丽的文字，淋漓尽致地叙说对文人书事的感怀和思考，令人悠然意远。

他在《自序》中写道：“今年初秋，迁入新居，面南便是宽阔的城河……逶迤而过吴门桥，绕城半边，再往杭州方向流去。我每天总要站在阳台上，望着那对岸的树丛，望着那潺湲不息向东流淌的河水，还有偶尔在水上漂移的舟楫，尤其在夕照里，波光粼粼，泛着金黄，远处的山峦在高楼间露出淡淡的影子。秋意浓了……这时，我就会想起‘秋水’两字。”

读至此，眼前仿佛呈现一片书海茫茫，“不见水端”的境界，不由得赞赏《秋水夜读》的古典意韵和浓浓的书卷气息。全书分为四辑：一辑《灯下零墨》收录的是读书闲文，难得的是写出了深度和韵味。作者在《昨夜星辰》中这样描述夜读的情景：“昨夜风疏雨骤，从梦中醒来，再不能睡，于是便开灯，取出一册《文苑星辰文苑风》来读……竟让我读得十分舒心。就说

稼句先生以真淳淡远之笔写下了他与书的不解之缘

这书名就别有意味，让我想起李商隐的诗来：‘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是的，逝之如水，飘然若梦，一切都难以追寻了……”这是用美文写书评，使读者在感知文人文事的同时，也被作者的笔触所感动。二辑《开卷偶记》，大都是近年来在一家晚报上的专栏文章，别有一番意趣，卷首《开卷的老话》如是写道：“夜来无事，独坐斗室，一壶春茶，一盏明灯，随便找本书读将起来，有时翻看跳看几段，有时则从头至尾细细品味，不知不觉，已是更深入静的时候了。这种夜读是愉快的……”细细品读此辑，作者的读书之乐即是读者之乐。三辑《栎下序跋》，其中有为山东作家自牧、孙方之的作品集写的序。《心路历程》是孙方之的第一本散文集，稼句先生坦言：“我最爱读的，是他关于过去生活的回忆……他用这样真切的情感去写淡远的往事；似乎便无须去苦心构思，从心底往外流去，也就是最率真、最自如、最朴实的了。”四辑《夜航杂存》，有的谈人，有的记事，也有描述苏州往迹的，我最爱读的是《寻寻觅觅都是情》，稼句先生以真淳淡远之笔写下了他与书的不解之缘：“时至今日，读书、编书、写书，成为我生活的重要内容，真是不可一日无书。”

在炎炎的夏日里，我在遥远的北方，捧读《秋水夜读》，深切地感受到读书的乐趣了，在致函稼句先生之际，写下了这篇“消夏”的文字。

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二日

吹万籁于一窍

——王稼句《秋水夜读》印象

俞小红

新年伊始，朋友送给我的新书纷至沓来。先是苏州王稼句先生的《秋水夜读》，接着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的新著《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又是江阴庞培的《阿炳传》、吴江陈林春的《草庐铸剑》、高专老师沈潜的史传《顾维钧》、唐市儒老沈盈庭相赠的《名人笔下的旧京》等。朋友的美意蕴含于心，读书便成为一种享受，一种精神的滋养。

稼句先生的《秋水夜读》是本毛边书，拿着一把裁纸刀，一边裁，一边读，而且是在春深人影两相忘的方塔公园临水轩，这样境地下的翻读佳作品赏美文，在我还是第一次。

稼句在苏州的作家中，素以读书多而闻名。读书多而杂，藏书亦富而精。虽不能号称宋元善本有“八千卷楼”之谓，也当得起当代苏州藏书状元的美誉。有人藏书只是为了炫耀铜臭秽味，插在红木书橱里虽然金光闪闪，充其量只是立体墙纸而已。稼句恰不同，汗牛充栋的各类藏书，纷纷化作春雨秋夜之下滴落案头灯影的甘霖。

《秋水夜读》是稼句在三四年间的读书札记，少说有二十三万字。书分为《灯下零墨》、《开卷偶记》、《栎下序跋》、《夜航杂存》四辑，我最喜读的是其中两辑，即《灯下零墨》和《夜航杂存》。

虽标明“零墨”，但这是稼句真用功真考证的笔墨。鲁迅的中文藏书，鲁迅的《点石斋画报》，周黎庵的旧作和近著，锺叔河编《知堂谈吃》，张兆和的小说及其他，江南民间木雕的渊源等，都是一种风物的旧存和依恋，一



种读书人真心欣赏文化至宝的心态，高尚的知识趣味娓娓道来，给读者简雅淡泊的感怀。而且，每篇文章，都尽可能配以图版，给人一种亲切的可抚摸的韵味。就像《江南民间木雕》一文，其中一幅戴逵像，是线刻绣像；一幅木雕花板，是拓印制版，一明一暗，一阴一阳，书的文字呆板化作图画的灵动可视，作者细心搜罗广征博引的匠心，昭然若揭。

《夜航杂存》是记述文人交往旧闻的随笔。因为是随便的散淡的记录，便有点人物小品的味道。叶圣陶在甪直与宋代的唐伯虎聊谈，谢冰莹与梅娘共话西窗，朱自清也许在无隐庵剪烛，阿英在渔庄烟火中翻旧书。林林总总，萧萧瑟瑟，一朝风月便在秋水中洗刷……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日

秋水文章不染尘

叶嘉新

《秋水夜读》乃《六朝松随笔文库》之一种，东南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二年五月初版。这应该是姑苏爱书家王稼句的第八本读书散文集了。印象中，前七本依次为《笔桨集》、《枕书集》《补读集》、《砚尘集》、《谈书小笺》、《煎药小品》和《栎下居书话》。不过，《栎下居书话》系从前六种集中精选而成，曾列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华夏书香丛书》，属稼句的书话自选集。而《秋水夜读》则纯然是一本新集，收入一九九六年以来新写的各类读书散文九十馀篇，是稼句近年读书的新收获。

稼句在这本二十三万馀字的读书散文集里，将九十馀篇文章分为《灯下零墨》、《开卷偶记》、《栎下序跋》、《夜航杂存》四辑，各辑中都蕴藏着许多令人爱读且能引发人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的好文章。关于书话一体，古代的，稼句一贯推崇苏东坡、黄山谷的篇幅短小、笔墨灵动、随意写来的书画题跋。现代的，稼句则十分喜欢且心仪知堂、晦庵两家。早在《栎下居书话》的《后记》中他就说过，知堂老人“读书博杂，学养深厚”，因而其书话“于书里书外随处摭谈，挥洒自如，通过谈书来表达他的政治思想、生活趣味与文学观念，自成一家之言”。而晦庵书话则“以白话散文的笔调，谈新文学的书，有事实，有掌故，有观点，也有抒情意味，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文采”。因此，稼句认为，好的书话“都不正襟危坐”，都应当是意态简静，平实朴实，仿佛与人谈天一般，在不经意之间，引发读者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的文采风流的妙品。由此而及书话作者的心态，似乎也应当真正

谈书的同时表现出性情，性情之所在，也就往往可以看出书话格调的高下来。是为稼句的书话观。

从心底放开来，率性而作，无拘无束。也只有如此，方能在谈书的同时表现出性情，性情之所在，也就往往可以看出书话格调的高下来。是为稼句的书话观。缘乎此，稼句的读和写亦是相当的博杂而随意的。从《秋水夜读》一书所涉猎的书目看，除关注当代文学的《栎下序跋》一辑外，稼句依然不能忘情“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关这一内容集子中有十馀篇，《鲁迅的中文藏书》一篇为我所最爱读。鲁迅当年曾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样的话，稼句从读《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二册得知“中国书”特别是古旧的“中国书”，鲁迅藏得最多，读得也是最多，故而得出那篇《青年必读书》不过是鲁迅“借题发挥的一篇杂感而已”的结论。这样的篇章是稼句读鲁迅的心得，对当下的鲁迅研究无疑是有启示意义的。当然，《秋水夜读》中举凡《蟋蟀谱》、《鸽哨》、《蒙学读本》、《园林美文》、《古城的解读》、《评弹佳话》、《江湖》、《江南民间木雕》、《宋刻梅花喜神谱》、《古船图谱》、《关于〈老照片〉》等篇什，可知近年以来稼句的读写比之从前显得更为博杂更为兴味盎然。诚如稼句在《暮春读书杂记》的《小引》，中所言：“这种读，实在是一种‘漫读’，随手翻翻，翻到哪里，就从哪能里读起，会心处，便反复再三。”这回，他又在《“开卷”的老话》中说：“夜来无事，独坐斗室，一壶春茶，一盏明灯，随便找本书读将起来，有时翻着挑看几段，有时则从头至尾细细品味，不知不觉，已是更深人静的时候。”并说这种夜读是愉悦

稼句纯然是一位“生活在郁郁葱葱书林浓荫下”的有读书性情、读书趣味的读书人。

的，“似乎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一种兴味，一种性情的消遣”；“不管读书的心态如何，开卷有益，开卷有得，可以享受人生的盛宴”。愚以为，这样的“漫读”，与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所自称的“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是有着同等境界的。稼句纯然是一位“生活在郁郁葱葱书林浓荫下”的有读书性情、读书趣味的读书人。而他笔下的书话也真正地做到了意态简静，率性而作，无拘无束，既有观点，也有抒情意味，既给人以知识，也同时给人以文采。稼句休养生息在苏州，访书读写在苏州。近今年以来，稼句不仅出版了《苏州山水》、《姑苏斜阳》、《吴门柳——名人笔下的老苏州》等有关苏州的文化著作，也策划并责编了六本一套的《忆江南丛书》。而这本《秋水夜读》里面也有那深深浸润着的江南情愫以及对吴越文化的关爱。

《秋水夜读》这书名也真美，让人想起了“秋水文章不染尘”这样一句诗。谷林先生说：“‘秋水’是一种境界，‘夜读’又是一种境界，分别给人以清风拂面素馨绕鼻的感觉”。虽说在如今这个信息繁复、传媒众多的时代，藏书已失去了神圣意义。但明知如此，稼句却偏偏喜欢跑书店，买书来读。他与书，确乎有着不解之缘，有着一种化不开的浓情蕴含其间。读书、编书、写书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诚所谓“自拥书城掩关坐，不知门外有车尘”。二十多年来，稼句在书林里寻寻觅觅，耗费了精力，耗费了积蓄，以致家无长物，惟几架杂书而已，然而他却无一点悔意。稼句说：“书是

稼句这里所说的“构建生命之域的精神家园”，乃是指现代社会的一种归隐方式，也就是做一个超拔于浊尘之上的读书人。

一种无可估量的财富，读书又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精神享受，它在延续并丰富着我的生命。我不能想象没有书的生活，没有书，就意味着没有心灵的眼睛去领略世界，去走过漫长的人生道路。人生纵然难得绚丽灿烂，而一旦拥有了书，那弥漫开来的书香却可丰富平淡的岁月，以构建生命之域的精神家园。孤独的不再孤独，寂寞的不再寂寞，空虚的充实起来，漂泊的有一个温馨的归宿。”我想，稼句这里所说的“构建生命之域的精神家园”，乃是指现代社会的一种归隐方式，也就是做一个超拔于浊尘之上的读书人。因为“大隐隐于市”，如今，真正的归隐者，不是隐居田园山水的闲者，而是在滚滚红尘之中青灯独照的爱书人。当我们读到稼句笔下流淌出关于书的秋水文章，定然会进入因书香氤氲而微醺的境界，郁积在心头的浮躁会悄然抚平，尘世的纷扰也会悄然遁隐。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自在有趣，舒徐悠然

——王稼句书话

林伟光

久违王稼句了，尤其他的书话。近日，购得其《秋水夜读》，立即展卷，先睹为快，居然读得兴味盎然，恍如流连于江南的纷繁花事之间。

《秋水夜读》是其近作，属《六朝松随笔文库》之一种。“秋水”是借自《庄子》。庄子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河伯欣然而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河伯之沾沾自喜，源于其井底观天的无知。王稼句借此为譬，时时警策，鼓励自己多读书。因白天工作，故读书多在夜晚，而这本书正是他夜读的收获，谈的虽是书，涉猎的范围却广，多古今文人事，也有诸如木雕、评弹、园林、古船之类，皆文脉流漾，文化意味浓郁。

应该说，王稼句是书痴，收藏既广，却不限于藏，更重在读，而且是善读。可别小瞧这善读两字，古往今来多少人，虽手不释卷，却读了一辈子，糊涂了一辈子。王稼句之善读，在于不自设藩篱，多涉猎，并常常于别人不留心处有所发现。例如《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一般人未必感兴趣，即使读了也不见得有什么发现，但王稼句读得津津有味之后，却写了一篇《鲁迅的中文藏书》，指出鲁迅藏的中文书中古籍线装书占了很大的比例，以事实纠正了人们以为鲁迅憎恶古书的谬误观念。这种抉疑纠谬，既得益于他的认真阅读，更得益于他的善于思考。

作者的考据工夫极佳，会在故纸堆里发现许多新鲜的材料，他笔下的人和事，不少都落满了历史的风尘，经他妙笔点染，却泛出活泼泼的神采，

文不在长短或是怎么写，有趣便佳，王稼句似已得文章之真谛了。

譬如周黎庵与周越然两位先生，早就是历史中人了，但经作者文章一渲染，竟十分的有趣。从年龄看，作者是两位周先生的晚辈，却能如数家珍，写得不隔，而且悠然有味，不能不令人赞叹。同类的文章还有很多，例如《夜航杂存》中就多这类文字。我以为这正是王稼句的长项，这其中包含事、情、识，缺一不可，事即本事，是基础，但倘没有情趣，对文化的钟情，对书的痴情，对文化前辈的景仰之情，没有善读书伴生的善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卓识，这本事仅仅是人们茶余酒后的谈资，根本不能成为情味盎然的妙文。

《谈书小笺偶存》是作者与书痴的友人谈书论文的书信，却很有明人小品之韵致，我十分喜欢。因为不是正儿八经的文章，是率意而为的小笺，摆脱了做文章的八股，把一切平平仄仄的清规戒律置诸脑后，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度，没想到这反倒有了涉笔成趣之妙。文章，其实最难的是有趣，往往下笔千万言，有趣却难求，因此，我最看重文章之趣。譬如山花烂漫，妙在天然；譬如秋水长天，妙在自在。文不在长短或是怎么写，有趣便佳，王稼句似已得文章之真谛了。

王稼句说他现在的生活，“读读书，写写文章，也还编点什么，再就是逛逛书店，看看展览，访访友人，还隔三差五吃别人的酒食”。过得惬意、自在，正是这种自在滋润了他舒徐悠然的文章，或许不够奇崛，却妙在灵性泛动，具有传统的、写意的文人的温文尔雅。

二零零三年八月三日

书生本色，书人心声

——《王稼句序跋》印象

林伟光

文人于书，除了读，还不忘玩，赏书品，嗅书香，摩挲把玩，心驰神往，一天半日不知不觉就过去。可惜，现在书品佳者稀如星凤。日前见《王稼句序跋》，眼前一亮，一股清爽之气扑面而来：精致，雅洁，书香气浓郁，是书中妙品，宛如珍珠，剔透玲珑。未读已心醉，竟是爱不释手。

现在流行读图，说是“读图时代”，流风所及，图文并茂之书大为盛行，这大概与现代人生活节奏快，缺乏阅读耐心颇有关系，但图与文如何搭配，就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其中很有学问。图多则人们不免为图所牵，文字沦为附庸，图少则达不到图文并赏的目的。《王稼句序跋》的安排，无疑正恰如其分，既不以图掩文，又使图在文中起到调剂的作用，活泼文字，增加阅读的趣味，又展延读者的阅读空间。而总体以一种橘黄的色调，从封面到册页，都浮漾着暖暖的温馨，在“短檠伴我夜读书”的意境中，就很有些古典的韵味了。

书中所收选的序跋文字计三十四篇，有为自撰之著写的，但更多的则是其为编纂之书写的。

序跋应该是一种交代说明的文字，但因是悉心的文字，就往往超过以上范围，而在写法上又因不受拘束，就获得了相当的自由，活泼而有趣。好的序跋，如鲁迅写的，往往是绝妙好词，比他写的别样文字，要透露出更多个人的信息，向来为文人所看重。

好的序跋，因为更贴近于作者，我常常把它当作瞭解作者思想、品味、

《王稼句序跋》，不矫情，不虚饰，有如自白书，坦诚、真挚，让我们读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江南书生。

兴趣的途径，仿佛同作者交心，读得多了，好像同作者成了熟悉的朋友。譬如王稼句先生，读他的序跋文字，我知道他是怎一个书字了得的书痴，爱购书，爱读书，爱编书，甚至为了书们住得宽敞、舒适，不惜贷款购房，辟出整整的一层来安置这些“书友”；我还知道他很爱他的家乡苏州，风物、风情、风景无一忘记，一说起来就如数家珍；我也瞭解到他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传统文化精华，一草一木，他都倍加呵护，流露出深郁的感情。譬如在《姑苏斜阳》中，他对于逝去的苏州的昔日，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叹惋、惆怅的怀旧情绪。

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表明写作态度的文字，如他说他并无意去做一个作家或老舍所说的“写家”，只希望空闲下来“随便读点书或随便写点什么，试图在奔波忙碌的生活中有一个小歇，或可借此作某些冷静的思考”（《〈笔桨集〉后记》）。

《王稼句序跋》，不矫情，不虚饰，有如自白书，坦诚、真挚，让我们读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江南书生。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消暑读闲书

吴谷平

盛暑，三十九度六的高温，上海六十年不遇。炎热难消，周末懒得去书店买新书，躲在家里孵冷气，找出两套闲书，随便翻翻消暑气。

一套是王稼句先生编纂的《三百六十行图集》，比十六开本略宽，上下两册，苏州古吴轩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版，辑录了十部画集。

时间最早的属《太平欢乐图》，一百幅，描画浙江风土人情。一七八零年弘历南巡，刑部奉天主事、浙江桐乡人金德舆为拍乾隆马屁，请曾为门下食客的方熏画了这套“万汇繁滋，四民乐业”图作为礼物献呈。这部画集大概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反映百姓劳作行当的系列图画。

内容最多的当属《营业写真》，四百五十六幅，选自一九零九年八月十六日创刊的《图画日报》。《图画日报》上每日刊登两幅，均配以俚词，主要反映以上海为主的民间营生，特别是辛亥革命前新旧交替时期各行各业的兴衰。很有趣的是，《图画日报》创刊于盛夏，所以前几幅写真画的都与大伏天有关：“卖凉粉”、“卖西瓜”、“卖绿豆汤”、“卖蒲扇”等等。虽是《营业写真》也不忘记国情时政，这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可爱的特征。如，在《卖西瓜》一画中配有俚词：“西瓜形圆如地球，贩夫担着街头走。切成零块最惊心，何堪现象瓜分观。吁嗟乎，我欲警告卖国奴，莫把祖国山河当作西瓜剖。”在为《卖绿豆汤》配的俚词云：“绿豆汤，清而凉，加薏米，和白糖，饮之如琼浆。大堪持赠趋炎人，为渠一洗龌龊肠。”

王稼句先生所选十种，各有风格。辑自《大雅楼画室》卷四、周慕桥所



绘三十六幅作品，工笔白描，人物神态、行业特征、周围环境，一目瞭然，上方有题笺，介绍所绘行当，所写多为苏吴海上风情。而选自《成都通览》的《七十二行现象图》，用线条精致地勾勒出川中七十二行众生相，或许四川多山地，所以许多行当与挑担有关。郑绩的《白云山市图》，寥寥数笔，为一百多年前广东的十五个行当“速写”。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北京民间生活彩图》，黄底彩绘，画工精细，人物器具逼真，一百个行当虽也是《卖烧饼》、《戗剃刀》、《卖琉璃喇叭》之类的寻常生计，但毕竟在皇城根下，沾了点皇气而显得有点凝重。

另一部介绍三百六十行的书，书名《中国·老三百六十行》，百花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三年一月出版，也是图文并茂。图，是画有三百六十行的“香烟牌子”，由上海的冯懿有先生提供。上世纪初，上海滩有好多家中外烟草厂，市场竞争颇为激烈。为吸引烟民，各烟厂都随每盒香烟赠送一张小画片。烟画内容丰富多彩，有以《红楼梦》、《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一百零八将》为题材的，也有画京剧脸谱、花草鱼鸟、体育运动、汽车仕女的，不少烟草公司出版了“三百六十行”香烟牌子。冯懿有老先生提供的这套“三百六十行”，时间跨度从清末到民国二三十年，人物的服装有长衫马褂旗袍，也有西装连衫裙，发型有清朝的辫子头也有当代的平头西装头。蓝翔先生为这些香烟牌子写说明文字，根据画面提供的行当，介绍其起源、发展、演变、传说、趣闻轶事、风土人情，读来颇有知识性趣味性。

感谢知名的与不知名的画家画师，画出了这些湮没在历史风尘里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比小说笔记等文字更能瞭解两百多年来的生活场景。

细数这三百六十行，基本承传至今，少数被淘汰出局的暗中也会有，如迷信行当的“做锡箔”、“卖长锭”，烟赌娼行的“煎鸦片”、“卖烟枪”。有些行当两百多年来少有变化，比如“修鞋”。《太平欢乐图》四十二中的“修鞋”，《白云山市图》中的修鞋，《大雅楼画宝》的“皮匠摊”，一直到香烟牌子上的“皮匠摊”，如出一辙，工具相似，动作相仿，只不过人物的服饰、神态不同罢了，只不过从纳布鞋演变成修皮鞋、补塑料鞋而已。这也难怪，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就是如此简单重复！

感谢知名的与不知名的画家画师，画出了这些湮没在历史风尘里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比小说笔记等文字更能瞭解两百多年来的生活场景。据说还有一套三百六五行，可惜没有看到。

拂去岁月的尘封

——《古保圣寺》编辑手记

苏利

江南水乡诸多的古镇中，我知道数甪直的文化底蕴最为丰富而醇厚，这主要是因为叶圣陶和保圣寺。叶圣陶作为一代文学大师，很早以前我就读过他的许多文学著作，其人其事，自不必多说。保圣寺我也去过几次，说实在话，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也许因为几次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地走马观花，所以回想起来感觉十分模糊；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我对宗教文化、塑壁艺术等的不甚瞭解。此次参与编辑《古保圣寺》一书，对我而言，不啻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古保圣寺》由“图版”“文献”和“附录”三辑组成，应该说基本囊括了甪直保圣寺的历史全貌。保圣寺作为苏州一大丛林，屡兴屡废，历史记载时断时续，且语焉不详，许多人知其盛名，而未必知其何以名盛？或知保圣寺塑壁“神光闪耀，形貌如生”，却不知其出自何人之手？或知民国时期对保圣寺及其塑壁曾经有过一次抢救行动，但不清楚起因为何、过程怎样、结果是什么？又是何人之所为？编著者王稼句先生花费数年心血，蒐集保存了大量散见于故纸堆中，几近为岁月尘埃所湮没的极具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保圣寺珍贵旧影和文献，特别是有关塑像和塑壁方面的材料，经严格遴选，辑集成书，给了人们一个比较圆满的解答。

关于《古保圣寺》一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目前已经体现出来的、将来可能会不断体现出来的价值，我不想多说，以避免“王婆”之嫌。相信读者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眼光和头脑去品评，去作出自己

王稼句先生的评价是客观而中肯的。顾颉刚他们抢救的何止是“几尊残像”？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古物抢救的精神。

的结论。我只想借《古保圣寺》付梓的机会，说几句书外的话。

一九一八年九月间，顾颉刚先生因妻病逝，受同学王伯祥、叶圣陶之邀去甪直小住，期间，他游览了保圣寺，被“栩栩欲活的，各人做各人的事”的古塑打动。后来得知古塑不断遭受到破坏，先后六次在报刊上撰文“为一千年前的美术品呼救”，得到了诸如蔡元培、胡适、高梦旦、任鸿隽、金家凤、吴稚辉、叶公绰、陈彬龢等开明人士的积极响应和奔走呼号，终于促使当局成立了“保存甪直唐塑委员会”，落实了修复资金，并于一九二九年动工，两年后保圣寺古物馆落成。顾颉刚先生无疑是修复保存甪直保圣寺塑壁的第一功臣，他所作的贡献，在时隔近九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仍旧闪烁着熠熠光彩。顾颉刚先生的那六篇险些被淹没于岁月里的“记塑像文”，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王稼句先生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如果当初顾颉刚先生没有去甪直，或去了也看到了，并不以为然，或撰文呼吁了，没有什么响应，这一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大概早已在风吹雨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么多文化学者和社会名流，为一个破寺里的几尊残像奔走呼救，正说明他们是有眼光的，也是有胸襟的，不趋时俗，不赶热闹，因为他们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精神是可贵的，至今也还值得去学习和发扬。”王稼句先生的评价是客观而中肯的。顾颉刚他们抢救的何止是“几尊残像”？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被岁月尘封已久的精神。时至今日，这种精神仍旧处在一个继续“抢救”的

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需要一大批像顾颉刚乃至王稼句这样有眼光、有胸襟、不趋时俗、不赶热闹，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的热心人。

过程中。

王稼句先生闭口不谈自己为编著《古保圣寺》所做的辛勤劳动。在我看来，他的劳作与顾颉刚先生八十多年前所做的性质上是相同的，也应视作为一次“抢救行动”。而且，这次的“抢救”竟然也磕磕碰碰，甚至差一点儿胎死腹中。

《后记》中有一句很容易为读者所忽略的话，王稼句先生写道：“这本《古保圣寺》编于四年前（一九九八年——作者注），由于一些说不出的原因，延至今日才拟付梓。”王稼句先生还是很宽容的，他以“说不出的原因”掩饰着“人为的因素”。其实，我很清楚是什么原因致使这样一部具有相当价值的书稿迟至四年之后方得以问世。王稼句先生不愿谈，我当尊重他的意愿。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得说，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需要一大批像顾颉刚乃至王稼句这样有眼光、有胸襟、不趋时俗、不赶热闹，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的热心人。一切鼠目寸光、小鸡肚肠，出于个人偏见和私欲，玩弄权术以“封杀”他人的劳动成果为目的，牺牲公众利益而后快者，都将成为扼杀文化的千古罪人！

我想，如果王稼句先生没有读到顾颉刚先生的这些文稿，或读了也编著了《古保圣寺》一书，而最终由于某个“说不出的原因”或“人为的因素”没有出版，那么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会不会在岁月的尘封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江南水乡的奇珍

滋 滋

看了这本《古保圣寺》，才知道江南古镇甪直除了闻名的水乡风光之外，更有一处深藏不露的胜景——保圣寺。现在一般的旅游指南里，往往大力抒发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而很少有人下力气对这个寺院隆重推荐，真是委屈了陈列其中的那些瑰宝们。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这座古寺的历史兴衰、传奇胜典，收集了见诸典籍的古寺点滴。而值得后人为它专门出书整理的一个理由，是该寺的镇寺之宝十八罗汉塑像。相传，这些罗汉是唐代雕塑名师杨惠之的杰作。当年杨惠之与吴道子一起师法张僧繇为师，吴道子绘画名气越来越大，杨惠之便弃笔砚而专事塑作，得与吴道子齐名，雕塑称天下第一。杨惠之雕塑作品流传至今的极为少见。一九一八年，应叶圣陶之邀而到甪直小住的顾颉刚惊讶地发现，这座废弃寺院中的罗汉像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奇珍。四年后，顾颉刚再来，当年保存完好的罗汉像已坏了两尊。经过顾颉刚、蔡元培等人的紧急奔走呼吁，终于使这些古塑得到保护，拍了照，成立了古物陈列馆。

书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几十幅摄于上世纪初叶的罗汉照片。相片质量并不太佳，而且大殿背景上，蛛网尘斗满挂，杂物相陈，环境已是相当颓败，但正在这些半废墟的大殿里，在灰尘堆里，这些千年罗汉展现出他们惊人生动的相貌神色，或威严，或亲切，精神十足，看上去各有各的“业务”要做：谈话，题壁，打坐，降龙，伏虎……都在忙碌着，都是那样自在而又真实地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



在感慨编者对这一民间艺术的珍视和所花心血的同时，也不免捡出了书的一个缺憾：这些罗汉现在是怎样一副情形呢？似乎没有一幅照片说明他们的现状。我很想知道这些瑰宝是不是被粉刷了鲜亮的油色，青春逼人地招揽游客，还是依旧古朴沉默地安置于古朴的大殿中。我决定：今年春天，去保圣寺走走。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四日

读《苏州山水》

杨 栋

每收到邮件，我最爱看到苏州“古吴轩”字样的信包，古吴轩出版社有我一个未见过的朋友王稼句，他是一个爱书家。这个时代，真正的爱书家不多，我所谓“爱书家”，是指把书像爱人一样去关心、去爱护的人。是指像阿英、郑振铎、孙犁、黄裳这样的书界清流、文坛雅士。

一个雨天，我又收到古吴轩的邮件，细细拆开，果是朋友王稼句的新著《苏州山水》，封面上是古意盎然的苏州园林图案，我去过一次苏州，在我印象里苏州的山水是陈从周的园林，是周瘦鹃的盆景，是金农的篆刻、袁宏道的小品文，是唐伯虎的册页，是苏州评弹《三笑》里的秋香，是江南水乡湖上的帆影。那情味像苏州女儿的苏白，悦目悦耳悦心的美妙。当日我便在雨窗下浏览着《苏州山水》，一丝脉脉的温情涌上心间，像是在枫桥上听着寒山寺的钟音，有点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了。

苏州自古是富贵风流之地，苏州的水巷纵横，桥影如虹，人面桃花，吴歌互答，人称其为“东方威尼斯”。大凡有佳山胜水之处，必有美人名士，稼句也给我这样有感觉，从各种媒体，常可知悉他访书编书，书海觅渡；寻章摘句，学林探宝。他已出版了《枕书集》、《补读集》、《谈书小笺》、《栎下居书话》等十多部书，他的书都是有浓厚书卷气的，他写的书话文章，拾遗补缺，披沙见金，是很有味道的文字。这本《苏州山水》也是如此，他征古稽今，笔落风雨，引述史料，描山画水，叫人好像不是在看山水，而是在看一幅苏州的三维立体画了。袁宏道曾赞苏州曰：“若夫山川之秀丽，人物之色

听听稼句兄娓娓道着苏州的掌故，苏州的风情，真是一卷在手，尽览东南之美了。

泽，歌喉之宛转，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高士之云集，虽京都亦难之。”证之本书，真让人神往，想去卜居吴门了。这本书分为二十小题，每一题记一处胜景，使人如入山阴道上，柔橹轻帆，一步一景，浮萍藕花，一步一画。如比作一幅青绿山水画，那可是一幅青山倒影泻湖光的美妙画卷了。

稼句和我是同龄人，都是五八年生人，故而对他这种敬业精神非常钦佩。他生长在苏州，对苏州的热爱洋溢于笔端，见诸于文字，他编的《忆江南丛书》、《苏州文库》，无论印制和内容都是书中珍品。他原在《苏州杂志》工作，对苏州真是一草一木都有情了，苏州山水早装在了他的胸中。这本《苏州山水》记录了吴地的文采风流，苏州的山水胜迹，打开书卷，满目是山水园亭、画船箫鼓，一川烟草，满城风絮，美女如花，棹歌轻唱，叫人不忍释卷。稍感遗憾的是，引征文献繁，实地游历简，介绍文字多，抒情文笔少，如能像郁达夫写《屐痕处处》那样，有点游踪与感受，文章就更觉妩媚了。苏州有竹枝词曰：“齐女门前柳若丝，谁人解唱竹枝词。朱唇斗艳横塘路，正是吴娃打桨时。”读这本书，我好像坐着苏州的画舫，和稼句一同游了一回苏州的山水，别说那水巷桂香，小楼春雨，单那摇橹的船娘、打桨的吴娃，也会叫人乐不思蜀了，再听听稼句兄娓娓道着苏州的掌故，苏州的风情，真是一卷在手，尽览东南之美了。分不清是稼句笔下有山水，还是山水之中有稼句，是山水因稼句而光辉，还是稼句因山水而文华了呢？……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五日

读《忆江南丛书》

杨 栋

《忆江南丛书》，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王稼句策划。这是一套精致的丛书，稼句兄先后寄赠，时值院中的月季怒放数朵，香气氤氲，春阳照耀，鸟啼蜂喧，坐在荫凉下品茗读书，真是享受。

这套丛书的作者皆为大名士，有黄裳的《小楼春雨》、周劭的《葑溪寻梦》、郑逸梅的《味灯漫笔》、有周瘦鹃的《紫兰忆语》、邓云乡的《水巷桂香》、冯英子的《吴宫花草》。六位文章高手联袂而来，妙笔生花，秀口吐艳，好像主办了一个“忆江南笔会”，姑苏的文史掌故，吴门的古今轶事，江南的风物民俗，水乡的妩媚景色，无不叫人心向往之。

稼句兄与我是以书会友结识的，他嗜书如命，黄卷青灯，读书不倦，鸡鸣风雨，自己出版过多本书话集。他又是个很仔细的人，对书尤其追求完善和艺术。从他的这个选题，可看出一种古典的诗意图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莺飞草长的江南，吴侬软语的江南，越女天下白的江南，是会叫人想入非非的。时下被生活挤压得麻木了的人们，闲中从书上读一下江南，也可暂忘红尘。所以，读到这套书时，我是意外的惊喜。我曾到过一次姑苏，那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小城，在我的印象中像是水晶制成的盆景。何况有风流才子唐伯虎，美女西施，情痴林黛玉，名妓赛金花。江南的琴棋书画，风流风韵，花鸟虫鱼，名人胜迹，这套书都包容了进去，加之每页上配一幅照片或图画，读书时如对红粉佳人，文字又格外典雅，有些像“莺声呖呖花外啭”了。心想有了这一套



书相伴，我就可以随时卧游江南了。

黄裳的文字是来燕榭书斋的宋版书味，周瘦鹃的文字是爱莲堂的碧荷清香，周劭的文字是名匠制成的徽墨，郑逸梅的文字如纸帐铜瓶室的珠光宝气，邓云乡的文字是水流云在轩的悠闲茶话，冯英子呢，该是旧上海报纸上的花边新闻，听六位文化老人谈旧日的江南，姑苏的饮食、寓贤、相公、状元，“观莲拙政阁”、“赏菊狮子林”，或看越剧看苏绣，或逛书摊听卖花，实在是人生情趣，消闲妙法。

我喜欢这套书更出于喜欢这六个人的文章。云乡先生游苏州吟诗曰：“红花绿树两相宜，照映秋光似旧时。如此草桥我也醉，重来不胜故人思。”我的书斋有黄裳赠的签名本，有云乡先生赠的条幅，读这套书就如逢旧雨，有一种欢欣鼓舞之情、故交乡音之思。读这套书时邓云乡先生刚去世，稼句兄在信上悲伤地说：“邓公不幸谢宾客，未及见书，不由为之怃然。”他的书是他对读书的遗爱，翻读他的书，我也不禁为之怃然，就更珍惜这套书了。我也哼了一首小词以抒感怀：“江南忆，最忆古吴轩。一部丛书如珠玉，十里桂香伴管弦。喜结翰墨缘。”

二零零一年三月八日

读王稼句的书

黄福群

近两年来，我特别喜欢看的是学人的散文、杂记，学者、教授写的东西。王稼句先生藏书逾万，不但书藏得多，也读得多，故文章书卷气足，不同凡响，他的书我是十分爱读的。更令我欣慰的是，他每出一书都赐我一本，每本书我都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手，皆为我最好的“枕边书”。

“读点闲书，写点闲文”，稼句先生写的是谈书的书，古今中外，无不涉猎，博观而约取，有考，有录，有补，有评，无所不谈，详略得当，得之于心，应之于手。他承认自己读书很杂，许多书是见到便买下，所以读书也就是买什么书读什么书了。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次是某旧家散出一批线装书，大都是《松陵绝妙词选》、《分湖诗苑》之类吴江邑人的诗文集，约二三十种，他在古旧书店见了，便倾囊中所有，全数买下。还有一次，某地的旧书店关门，有一批“看家书”流出，他便挑了《铁琴铜剑楼书目》、《壬子文渊阁所存书目》、《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等书目书几十种，“舔眼解馋，煞煞书瘾”。而他早先买得多的却是一些“法家著作”，《柳河东集》、《稼轩长短句》、《焚书·续焚书》等。的确，稼句先生藏书读书之博杂，叫我咋舌，一次我想读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向他借，果真借得。还有我感兴趣的一些有关京剧、舞蹈之类的书，如《中国古代舞蹈史话》和常任侠的《中国舞蹈史话》，以及齐如山、许姬传、吴小如写京剧的书，他也有。此外，他书里谈到评价到的诸如傅山（青主）的《霜红龛文》、陈从周的《园林谈丛》和《说园》、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艺苑人物丛书》等，都是我非常想购

有了蕴含于橱架之间的那一片苦心，才有这样优美的文章。因此他不是一位纯粹为藏书而藏书的藏书家。

想读而又未曾购到读到的。稼句先生在《谁解其中味》一文中谈到姜德明先生，说他“有了蕴含于橱架之间的那一片苦心，才有这样优美的文章。因此他不是一位纯粹为藏书而藏书的藏书家”。我想，此语不也正适用于他自己？

记得以前我说过稼句的文章风格略近北京的姜德明先生，其实，稼句先生的书是有特点的，首先是序跋。其一，他每本书序跋皆全，有的跋甚至有两记；其二，他的序跋从不请人，都自己来写；其三，序跋的文字有相当功力，亦见性情，每一篇实在都是极好的随笔。就抄它几段吧，读者当能观其大略：

——编选自己的集子，是件愉快的事，说愉快，实际是在回忆，一段段光阴，就有一段段往事，即使曾经是令人忧郁、扰人心绪的，在回忆里终成了绚丽的流彩。

——小巷深处人家，客堂里放一只煤炉，煤炉上安着药罐，药香弥漫，邻人见了，就问一声：“煎药啊？”明知故问，于是答道：“煎药煎药。”问者淡然，答者淡然，似乎这本是人间琐碎而必然的事儿，问答之中，却也见出小巷深处那种悠悠的情趣。

——但不印又似乎有点有负朋友们的厚爱，有点有负于少些爱读拙作的读者，况且内心深处有那么点怀旧的情绪，想留住过去读书生活的印记，那么就少印点，将它印出来吧。

就是抄书，也大有学问在其中，不信你抄抄看。

稼句先生的书的另一特点是，每谈一书，其开头或结尾常会写几句似乎离题却又紧扣题旨的话。比方，他文章开头时有结合四季更换，窗外景致及心绪变化而入笔，“隆冬之夜，围炉闲谈，是件十分舒心的事。窗外的雪纷纷扬扬，无声无息，更添了心间的宁静。我读金性尧先生的《炉边诗话》，便如在聆听他娓娓的讲述”（《补读集·围炉谈诗》），淡淡焉，静静焉，细流涓涓地道来；而有些文章的煞笔，如他谈胡适的《尝试集》，想到如今所谓“新生代诗”的际遇时说：“我想作为一种‘尝试’，总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在艺术上的开拓创新精神是永远值得提倡的。”（《枕书集·〈尝试集〉》）又如，他谈梁羽生的《笔不花》，最后却言道：“目前新派武侠小说很热销，不知金庸、古龙们是否有类似的随笔小品集，如果有，倒想买来读读，这自是与他们的小说创作不同，相信会在较高层次上获得读者的青睐。”（见《读书小笺·笺十三》）

有人以为写书评、书话之类的东西并不难，大不了也就是“抄抄”而已，稼句先生对此，也从不断然否定，而是很幽默地回答一句：“就是抄书，也大有学问在其中，不信你抄抄看。”话一点不假，舒芜先生对周作人文章的欣赏曾从五个方面作过分析，在第四点中他说：“他晚年的作品，周作人创造了一种文体，抄别人的书，然后在其间加上几句话连起来，而整体上又是他自己的文章风格。”稼句是喜欢知堂老人的文章的，他在《〈砚尘集〉后记之一》中说：“本集所收大都是读书的札记，这类文章，知堂老人的写，



我最为服膺，学之也是东施效颦，望其项背而不可及。”此语一方面道出了写书评、书话之难处，另一方面，亦见他受知堂影响不小。

读稼句先生的书是件快乐的事，这样的心情，我看移用他书中的话来说是最好不过的，“我每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就常常感到是站在辽阔的草原上，一望无际的蓝天绿地，远处似有袅袅的炊烟在淡淡飘散，那时的我，似乎就拥有整个世界了”（《〈谈书小笺〉后记》）。是呵，王稼句先生是拥有了一个读书的世界，一个编书的世界，一个著书的世界。

一九九六年八月七日

关于书话

——兼谈《看书琐记》

黄福群

上个世纪末，姜德明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第一辑由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计有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等八种书话，紧接着第二辑即于一九九七年的年末出版，计有曹聚仁、叶灵凤、姜德明等八种书话。到了一九九八年，紧随其后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颇具规模的《近人书话系列》，计有叶德辉、梁启超、王国维等十二种。这大概也是书话在我国发展鼎盛的三年，因而姜德明说：“书话本是冷漠无闻的事业，或被认为副刊上的补白文章，更不为出版界所重；如今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愿这刮起来的不是炒作之风。”相隔十来年，今年七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类似书话的谈书丛书，王稼句的《看书琐记》即为其中之一。根据出版社的需要，“只是要求谈书，并不规定谈什么书，也不规定怎么来谈书，篇幅上可以放开一点，不受报章体的限制”，因此这本集子，“字数十万有余，文章却只有二十篇”。倘使按照书话算是“小品”来看，里边所收文章平均六七千字，恐怕已经难称“正宗书话”了。这就难怪作者自己生出这能算是“书话”的疑虑。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话是唐弢说的。唐弢说这话似乎给书话下了一个定义，很有影响。作者恰恰也是深受其影响，还偏偏把这一观点作为自己的“取法”。只是在他读了《知堂与“书话”》以后，不由释然。王稼句读的这篇文章为止庵所写。止庵还写过一篇《真正的书话》，是



谈《西谛书话》、《晦庵书话》、《榆下说书》三本书的。他认为写作书话，“因为作者的态度比较放松，没有太拿它当一回事儿，结果反而能把文章写好”。“还是因为作者写它们的时候暂且把文章经世那套想法丢到一边，真正凭一己的兴致去写作了”。因此在止庵看来，“郑、唐两位如果在文学方面（仍取广义概念上的说法）有所成就的话，最终还是以这两部书话为最有价值、最有分量。无论如何这也是他们的传世之作。从两位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历史看是如此，从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看也是如此”。

所谓“态度”，止庵这里主要指做文章时不作态的本色自然状态，这也是他对文章的一贯看法，并“以此入手来评判天底下文章的好坏”。把态度视为文章好坏的关键所在，我是赞同的。不过“态度”未必就能决定一切，它会随着写作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样都是“凭一己的兴致去写作”，少有“经世那套想法”，却不等于说作者写作书话时就一概能做到“态度比较放松”。这里还有一个主动写作与被动写作，有目的写作与目的不确定写作之分，随之也就带来“放松”程度的不一。我们只要看《〈看书琐记〉后记》说的，“想想一本书即将了事，可以给自己放几天假了，真有点喜上心来”。这一表白乃偿还“文债”后心情彻底放松的自然流露。“本来这样的看书，看过就看过了，未必要写成文章”，然出版社有约在先，加上命题或者限时，想要享用“休闲阅读”也难。由读者身份转换成作者，就得恪守承诺，按名责实，态度还能放松么。真要让人感觉到写作书话时态度比

爱好书话的写作者，往往都具有关于书籍方面的诸多知识，又有很好的表述这些知识的才具，以及独到的见解。

较放松，看来也只有以日记体、书信体和题跋方式的写作似可实现，譬如像郑振铎“有事便记，无事不录”的《求书目录》，阿英的《敌后日记》中一些有关谈书的片断；还有像孙犁“偶有感触”，“初无深意存焉”时随手记于书衣上的《书衣文录》。总之，我要说的无非是，书话写作并不像止庵说的就必定是“态度比较放松”，它与其他文体的写作不存在本质上区别。只要书稿不是被人预约的，讲条件的，是平时点滴积累后给出版社赶巧撞上的，这样的书话（包括其他类别文章），写出来，就像只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一样可贵，算得上真实的放松之作。

当然我说这话并非意味着不放松就写不成好文章，因为爱好书话的写作者，往往都具有关于书籍方面的诸多知识，又有很好的表述这些知识的才具，以及独到的见解。在这些方面王稼句都不缺少，《看书琐记》里的文章自然就不会因为“稿约签了许久，像一笔陈年欠债，总想着要赶紧还上”的不放松而受影响，所以集子里的这些文章依然好看，值得看。比方他谈《园冶》、《长物志》、《铜墨盒上的画》、《古城地图》等时旁征博引的从容；又比方他对周晨书籍装帧设计的赏识，对米芾书法的偏好，以为“写得真是意态自如，超迈绝伦，透露出独特的风神来”。如是等等，作者是真有识见，好眼力也。如果再从容一点，那就是锦上添花了。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开卷书香浓

居 韩

王稼句的散文风格接近黄裳先生，文笔清新却书卷气十足，这样和谐的统一需要有很好的个人修养。王稼句的散文集《吴门烟花》、《江南古桥》都是蕴含文化韵味之作，新近出版的原创读书随笔集《看书琐记》，打开书卷，一股浓郁的书香扑面而来，令人爱不释手。

作为一名编辑，王稼句时时都要与书打交道，笔端自然离不开书人书事，读《看书琐记》，我们神往于学者陈平原到他的屋舍吃茶话绣像小说，作家陆文夫与他闲谈，希望给《美食家》小说印一种插图本。“闲来喜欢读前人的墨迹，有时读着读着，似乎那笔墨也在缓缓流动，让我觉得有一阵小风在树林吹过，抑或是岩上的水滴落下深潭，这种感受不太好说，但终然不是别人常说的‘养眼’”。

王稼句就是从墨迹中看到宋朝米芾的诗《吴江垂虹亭作》，引发了写作《垂虹桥色满江南》文章的兴致。从宋人《长桥卧波图》到明沈周《垂虹桥》图以至民国时拍摄的垂虹桥旧影，王稼句说：“余生已晚，没有亲眼见到垂虹桥迤逦水上的秀姿，路过它的遗址时，只觉得近乎小人国里的玩艺，似桥非桥，似路非路……”

如此看来，垂虹桥只有过去的光榮了。王稼句还没有提到南宋姜白石那首千秋传诵的“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绝句。潮州广济桥也与垂虹桥沾过边，南宋诗人杨万里在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到潮州登南州奇观（其址即后来的东门楼）时所作诗有“只消题作小垂虹”句，把当年康济

王稼句腹笥丰富，才情俊茂，从花神图想到“苏州四季花事，真也说不尽，铺陈起来，实在可以写本书的”。

桥形容为“小垂虹”。这座“小垂虹”经历八百馀年，却已经按原状修复，将重焕光彩，再展芳华。

王稼句腹笥丰富，才情俊茂，从花神图想到“苏州四季花事，真也说不尽，铺陈起来，实在可以写本书的”。比较吴友如《海上百美图》和丁悚（漫画家丁聪之父）《百美图外集》，谓前者“在那些灯红酒绿的场景里，大家闺秀和娼门妙女也实在没有什么分别”，而后者“笔下清冷淡然，女子都楚楚动人，精神都很振足，完全进入新时代的面貌”。分析很能切中肯綮。

《看书琐记》中有两篇力作，一是介绍明代园林设计著作《园冶》及其作者计成，一是考释画家文徵明的孙子文震亨著作《长物志》。这两部古代探索生活艺术的书，笔者也偶然购读，在晚明时期出现如此雅人深致的著作，其实不是当时“天下承平”的反映，从社会思潮流变入眼，这是一种心灵装饰的需要。

王稼句借用周作人《北京的茶食》中一段话：“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希望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能注意提高生活质量。而在博雅面前，“如今不少专家学者，除了自己的本业之外，很少对其他方面有兴趣，即使与本业接近的方面，也不甚了然，如研究新文学的，竟不能标点古文，如擅长绘画的，竟不能拟好一



个画题，更不会写一首题画的诗。这是社会分工日趋细密的缘故，还是对‘不务正业’的世俗化批判，个中原因，真很值得思考”。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七日

梦里苏州枕上书

——王稼句《看书琐记》阅读印象

黄岳年

数十年前游苏州，旅途中结识的朋友为我——一个肩挎背包的学生——留影，黑白分明，园林景胜，人也精神。几年前游苏州，烟雨迷蒙，执妻子之手，在虎丘“说法台”和“点头石”边解说“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故事，平添乡情之思。生公是晋代高僧竺道生，《佛祖统纪》上说，他是鸠摩罗什的高足。鸠摩罗什是我们甘肃凉州的大师，后凉以十万大军请来的国师。后凉和北凉，是在张掖建都的。当时，大乘佛法的根本经典之一，北凉昙无谶翻译的《涅槃经》，只部分译出，传入南方，经里有言，除一阐提（断绝善根的人）外皆有佛性。道生则坚持认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守旧者视道生之言为邪说，摈出僧团，道生因入苏州虎丘山。传说他曾聚石为徒，讲《涅槃经》，说到一阐提有佛性，石头也都点头赞许。以后全部《涅槃经》传到南国，果然说到了“一阐提人有佛性”，人们这才佩服他的卓越见识，那顽石点头的传说便传了下来。在梦里，那生公石竟又成了三生石，唐朝名士李源与圆泽和尚在此三生践约，两人同游峨眉山，途中圆泽逝世，死前与李源约定十三年后的中秋之夜相见于杭州的天竺寺。十三年后李源信守诺言，专程赴杭州践约，见一牧童骑牛而至，口唱竹枝词道：“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临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这是东坡居士《僧圆泽传》里的故事。生公石的遗迹，三生石的梦境，生公说法的真实，三生石上的精灵，苍凉的故事和醉人的传说交融起来，把我生命中的情愫和苏州，连了起来。

就我而言，先喜欢鲁迅，最喜欢知堂，而后就是王稼句了。

因为爱书，就又读起了吾家丕烈公的藏书题跋，丕烈公是在苏州悬桥巷居住的。还有范仲淹，还有柳如是，还有叶德辉、周瘦鹃，还有陈从周、叶圣老，当然现在加上王稼句。这苏州，和爱书的人总也割不断，“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

实在想苏州了，就找关于苏州的书，就找到了王稼句先生和他的书。王稼句说自己的文章走的是周作人路子，这点合我心意。王先生在《〈砚尘集〉后记之一》里曾言“本集所收大都是读书的札记，这类文章，知堂老人的写，我最为服膺，学之也是东施效颦，望其项背而不可及”。知堂老人提到过清人的《煎药漫钞》，王稼句以买到此书为可喜的事。陈学勇在《读书人的境界》里说，知堂“又为自己编过《药味集》、《药堂杂文》、《药堂语录》，一度用过笔名‘药堂’。王稼句有本散文集书名也就叫《煎药小品》。当今青年文人，崇尚周作人文章，且颇具才分而得其遗韵的，我知道北方有止庵，南方有王稼句”。王稼句“一身文人风采，文笔便饱蘸性情，这本看似质朴、散漫的序跋，却从容闲适，情致溢出。止庵另有长处，但文章的亲切是稍逊于王稼句的”。

就我而言，先喜欢鲁迅，最喜欢知堂，而后就是王稼句了。

找到了《王稼句序跋》，再找到王稼句，之后，我就变得非常富足了。灯下窗前常自足啊，我的日子，也平添了无尽的欢喜。我有了称得上富足的王稼句著作签名本。梦里苏州枕上书，著作等身的王稼句，以《苏州山水》、

手持篾刀，窗外的雨声伴着书声，暑夏清凉伴着书中美意，醉心的我欢喜盈盈。

《姑苏食话》、《苏州旧梦》、《古保圣寺》、《三百六十行图集》、《苏州文献丛钞初编》、《苏州旧闻》、《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典藏插图本西湖梦寻》、《江南古桥》、《漫游随录图记》、《三生花草梦苏州》、《消逝的苏州风景》、《晚清民风百俗》、《烟雨同里》这些好书，快慰了我的苏州情节。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九日，王稼句先生寄赠的新书《看书琐记》又摆在我的案头了，是毛边本，山东画报出版社本月一版一印的。手持篾刀，窗外的雨声伴着书声，暑夏清凉伴着书中美意，醉心的我欢喜盈盈。想起今晨收到的稼句先生邮件：“岳年先生：大札拜悉。书收到就好，我正担心学校放假，书无人签收，或就有可能遗失。今天苏州天气较往年更热，做不出什么事来。想来你那里要凉爽得多吧。专此布覆，顺颂安好。王稼句谨覆七月二十日。”诗意和喜悦是不待言说的。想苏州于我，也可以称得上厚遇之至了。

关于这书的命名，稼句先生在《后记》里说，止庵给他发来过一篇《知堂与“书话”》的文章云：“周氏一九二八年作《闭户读书论》，其中有云：‘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十六年后作《灯下读书论》，则归结为：‘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

王稼句的看书，是如知堂一般的看。看过之后“选取一点因缘，生发开去”，之后便是“文章烂然”。

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其间所撰大量‘看书偶记’，乃是‘吾道一以贯之’。凡此种种，求诸他人‘书话’，几不可得。彼此本非一路，是以毋置高下；然而此书虽冠名‘书话’，读者还当别具只眼。以‘闲适’论，‘书话’多半有些闲适，知堂文章却未必闲适也。”王稼句先生说：“止庵引述知堂的话，给了我一个明白的解释，原来我写的，就是广义的‘书话’，也就是知堂说的‘看书偶记’。我的疑虑也就没有了。不但如此，这本书的书名也有了，我读书杂格咙咚，读得的印象也琐碎极了，写出来自然摆脱不了一个‘琐’字，也就以‘看书琐记’名之。”

这书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几乎每天午后，我常常拿一本书，倚着软塌，随便翻翻，自己是当作休息的。特别是从天高云淡的凉秋，到那暖风烂熳的杏花天，晴朗的日子，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看着看着也就有点迷迷糊糊，前人说的负暄之乐，大概就是这样得来的。看得的内容，终然也飘飘忽忽，过后的印象只依稀有点影子罢了”。《〈看书琐记〉小引》中的这段文字，约略说了一些。但如果以为先生仅仅是在消遣，那就又看错了。有人看书，仅仅是看，王稼句的看书，是如知堂一般的看。看过之后“选取一点因缘，生发开去”，之后便是“文章烂然”，这一点，前面已经说了一些。采得百花酿成蜜，这才是王稼句的看书和写书。

《看书琐记》中有一篇《垂虹桥色满江南》，从米芾的一首诗，谈起北宋时的“天下绝景”垂虹桥。此一篇，有图有文有字有画，写了历史沿革，也

王稼句的书也更是这样，广泛梳爬，仔细的淘洗，提供给读书人的，自然是知识和谈助，虽不一定要安邦定国，却一定能资益兴味。

写了人物掌故，几乎把关于垂虹桥的所有往古资料，一网打尽了，真《蜀素》之功臣，垂虹之颂歌。我读到后豁然开朗的心境，实在一言难尽。在《瓷器上的时尚》里，王稼句谈到罗文华的《不要小看民国瓷》时说：“书中还不时引述一些别人的书或文章，这种写法正对我的胃口，我可以‘按图索骥’地去找读，开拓自己的读书视野，不断丰富、延伸这方面知识。”其实，王稼句的书也更是这样，广泛梳爬，仔细钩沉，提供给读书人的，自然是知识和谈助，虽不一定要安邦定国，却一定能资益兴味。我把稼句先生的文字，和诗三百，和知堂老人、邓之诚先生的同观，以为是可以帮我“多识虫鱼鸟兽”的。

王稼句在《看书琐记》有一篇谈文震亨和他写的《长物志》的文字，考证细密，大可补史传之不足。文震亨是文徵明的曾孙，文氏家族为公认的苏州最有文化影响的家族之一。王先生说：“在高濂《遵生八笺》之后，李渔《闲情偶寄》之前，若论态度之潇洒、文字之简约、结构之清晰、事理之明畅，前后两种都不及《长物志》。”高濂的书，李渔的书，我都是有的，也经常翻的，感觉都好，现在我也要“‘按图索骥’地去找读，开拓自己的读书视野，不断丰富、延伸这方面知识”了。好在王先生进一步告诉我，这《长物志》，《四库全书》里有，这就好办，《四库全书》的电子版，我刚好有一套。想来，我又有一段有意思的好时光过了。王稼句说：“《长物志》里的生活虽然已经悄然远去，但它的情愫，它的精神，还丝丝缕缕萦绕着人们的心



灵，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的。”王稼句引用过的知堂老人《北京的茶食》中的话，确实很适合我们的这份追求：“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台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还有和《长物志》一样有趣的书，和文震亨一样有趣的人，这就是计无否计成与他的《园冶》。王先生在《计成和〈园冶〉》中说，《园冶》“被尊为世界造园学的最古名著”，其作者计成，也因此书而彪炳于历史。但计成和他的书却因为阮大铖的欣赏和扶持而被埋没了近四百年。“历久不彰”的《园冶》在有清三百年间，竟然只有李渔的《闲情偶寄》里说到“女墙”时有一语提到。明清之际它流落日本，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才回归中土，为人所渐知。众所周知江南和苏州园林的风华绝代，自然也不能忘了像计成那样的造园家。王稼句在文章里告诉我们计成的事，太精致了。

忽然想起锺叔河先生在《〈知堂书话〉序》里，曾经引用过张岱《〈一

“读得书多”，文章就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卷冰雪文》后序》中的一段文字：“昔张公凤翼刻《文选纂注》，一士夫诘之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张曰：‘昭明太子所集，于仆何与？’曰：‘昭明太子安在？’张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张曰：‘便不死亦难究。’曰：‘何故？’张曰：‘他读得书多。’”

王稼句也“读得书多”。“读得书多”，文章就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写毕，时细雨多日，江南酷暑，法国高温，张掖则甘凉如意，正人间仙境也。

采得百花始酿蜜

——读王稼句新作《看书琐记》有感

陈舒

习惯在床头摆上几本枕边书，以便临睡前随手翻看。近日，知名书话家苏州王稼句先生题赠的新作毛边本《看书琐记》成为我消暑的最佳枕边书。

《看书琐记》属山东画报出版社新推出的《书虫系列丛书》之一，该丛书还有许定铭的《醉书随笔》、薛冰的《纸上的行旅》、止庵的《相忘书》、谢其章的《搜书记》，陆续将还有陈子善的《签名本物语》和李福眠的《疏林陈叶》印出。一看作者，熟悉的人会发现他们都是经年浸淫在书中的书虫、书痴，连书名都不能忘了带上这个“书”字。

稼句先生的《看书琐记》，虽作者自谦只是记录了其“休闲阅读”中“迷迷糊糊”的念头，是随便写下的一本读书录，但细心的你在阅读时就会发现，先生写作此书时，翻书之多，思考之深，没有长年的勤奋和累积，是不可能这样“飘飘忽忽”而来的。更难得的是，这是一本“全部新写而不收旧作，出书前不交报刊发落”的“原创”集，单凭这种坚持原创的劲头，也该细细品读一番。

是书加《小引》、《后记》共计二十二篇，篇幅不多，但可容细读、慢尝、深品的却不少。首先，值得一说的就是书中关于苏州的几篇，《走桥图和花神图》借“姑苏名桥图”和“十二月花神图”两件博戏图作引子，说“这虽然是两张博戏图，但传递出来的民俗信息却非常丰富”，然而笔锋一转，不露痕迹而巧妙地连接起博戏图与苏州的关系，从容地聊起了苏州；再如

先生是一名典型的江南学者，不仅写得一手娟秀的书法，文章写得那是相当的漂亮，借用一句流行语，那是“质朴中蕴含丰贍的内容，散淡中饱蘸执着的性情”。

《塑壁残影》，那寺，那人，那事，仍未绕开苏州；还有一篇《垂虹桥色满东南》，图文字画中，关于“三吴绝景”垂虹桥的资料几乎是一网打尽。从民俗风情到古城庭院，从历史典故到人物轶事，从他《苏州山水》、《姑苏食话》、《苏州旧梦》、《三生花草梦苏州》、《消逝的苏州风景》等一长溜关于苏州的书名中，就知晓他对古城苏州的眷恋之情和偏爱之心，难怪乎被人称之为“苏州王稼句”（范小青语），更有人称先生是“梦里苏州枕上书”（黄岳年语）。

老实说，对先生关于苏州的作品我接触不多，但他的书话作品我读得却不少，《枕书集》、《砚尘集》、《补读集》、《谈书小笺》、《煎药小品》、《栎下居书话》、《秋水夜读》，除“稼句四集”的《笔桨集》外，其他的我均已收集。“其书话作品，有知识，有情致，读来颇多教益和浸润”，这是《中国读书大辞典》对先生的评价，但我仍觉不够。先生是一名典型的江南学者，不仅写得一手娟秀的书法，文章写得那是相当的漂亮，借用一句流行语，那是“质朴中蕴含丰贍的内容，散淡中饱蘸执着的性情”。

《看书琐记》里的文章都是由书生发开去的，有两篇最让我所心动。作者在《书装家周晨》中，将书装家周晨喻为裁缝，称“增分减寸，掐身腰之大小；衡肩视足，知体躯之高低；剪碧裁红，配衣色之素艳；察缎验绫，辨身份之卑尊”，此番比喻，熨贴合身，不禁令人拍案叫绝。《少年书事》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他少年时的书缘，让我们看到这位嗜书如命、书梦当枕的学



者过去的“恋情”，在那书林萧疏的年代里，自会有许多忧郁、缠绵的故事，好在“严冬过尽，春天来了，虽然还曾有过春寒料峭的时候，但毕竟是春天了”。书中还有一部分文章是作者借助自己的藏书，对升官图、民国瓷器、铜墨盒、古城地图等民间文物作重新阐释，典雅的插图，从容的叙述，真可供人细细咀嚼，由此而不得不佩服先生读得多，想得多。

真正的读书人，就应该像先生一样多读书，书读得多，才能写得好文章。

看书得书

——读王稼句先生《看书琐记》

陈 益

与稼句先生相识多年，总是为了书而交往。三不两时的，他会寄来一册新著，笔迹清秀地签着字。最近收到的是《看书琐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忽然领悟，稼句无疑是著作颇丰的作家、别具只眼的出版家，骨子里却依然是书生。否则，他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不能想象没有书的生活。”

关于看书的书，很多年前就读过他的《枕书集》、《补读集》、《砚尘集》和《谈书小笺》等。手里的这本《看书琐记》，称作书话或者读书札记，都未尝不可，但文章确实写得愈加厚重了，洋洋洒洒上万言，纵横捭阖，借古喻今，让人觉得不虚此读。

稼句是一个典型的苏州文化人，没听说有什么别的嗜好，只是在买书、写书、编书的同时，接连不断地读书，读的还多是些旧版书、图文书、珍稀书，当然也有消遣书。但，别人从故纸堆来，又回故纸堆去，他却能在排沙简金中寻找到无限乐趣，还博征旁引，写出一篇篇妙文。举凡用于博戏的《升官图》，镌刻在铜墨盒上的字画，保圣寺破残而又珍稀的罗汉，瓷器上描绘的霓裳羽衣，与小说和戏曲密切相关的绣像，历代名家为吴江垂虹桥留下的真迹等等，在他的笔下显得那么有根有据，兴味盎然。你看他从陆文夫《美食家》中的人物孔碧霞，谈到汉画像砖石上的厨娘，又谈到梅尧臣、袁枚家里的厨婢，娓娓动听地讲了一连串女人与烹饪的故事，不得不佩服他的别出心裁。这些既是他读书所得，也是他思索所得。如我之辈，读书能像吃饭一样，能够品味、消化已可以骄傲，他却从别人的书中寻找到自己的文

稼句所写的书，大都与吴地文化有关的。这体现了他的性情和价值取向。

眼和书意，在读过了很多本书以后，又孕育出一本新书。真所谓种瓜得瓜，读书得书。

稼句所写的书，大都与吴地文化有关的。这体现了他的性情和价值取向。他把吴地文化作为一口深井，不断地探索、开掘，从被时光之水淹没的纸页里提炼至珍至宝，而且永远乐此不疲。《看书琐记》中的最后一篇《少年书事》，写了一个细节，说他曾为《苏州杂志》创刊号写过一篇《徐志摩佚文〈匆忙生活中的闲想〉》，后来才发现这篇徐志摩文章并非佚文。他非常懊悔，怎么当初没有将全集翻阅一遍。幸亏有了懊悔，诚如他所说：“我和书的因缘，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显然是为了避免类似的遗憾发生，他收集在《看书琐记》中的二十篇文章，看似信手拈来，却无不严谨守成。

我常常以为，那些读书读得出神入化的人，走近他们，与他们交谈，会发觉他们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这种气质，正是日积月累的“书卷气”。这种“气”融入血液，浸润骨髓，渗透灵魂，从脸色和眼神里无声无息地散发出来，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赞叹。

读王稼句关于书的书，便有这种感觉。

民俗的图像回放

——读王稼句先生《晚清民风百俗》

陈 益

上元谒祖、小鬼赛会、百花生日、舍身求雨、土地娶媳……这些今天看来让人感到怪异陌生，甚至不可思议的习俗，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社会，却是百姓竞相参与的活动。当时的《点石斋画报》在其创办至终刊的十五年间，以图文并存的形式，刊载了四千余幅图画。王稼句先生从中选择了以民俗为主题的一百五十幅，旁征博引，加以点评，做成了这本颇有特色的《晚清民风百俗》。

这本书中所选的图画，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实际上却醇厚实在，趣味盎然，犹如一面面镜子，映射出当时社会的风貌。难怪有人说，无处不在的俗文化，是雅文化之母。

信手翻出一幅，标题是《吴中年景》。图画表达的是苏州岁末的两个风俗，一是“相暖热”，一是“照田蚕”。所谓“相暖热”，是指除夕之夜（也有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夜）人们在各家门口的盆中点燃松柴，火光烛天，以相暖热，增添无穷的喜色——吴方言中的“暖热”，或许正是从那里来的。所谓“照田蚕”，是在竹竿上捆缚秃帚、麻秸之类点燃，夹杂爆竹，人们喧嚷奔逐，并卜测来年丰歉。这样的习俗不仅隆重，还流传到近代。还有一幅题为《禁屠笑话》，禁屠，是指为了禳灾祈福而禁止屠杀牲畜，乃至不吃荤腥。晚清时代的人们一向认为很灵验。然而这幅图画所表述的却是言行不一。地方官为民请命，出示禁屠，县署中却积存着大量的猪羊鸡鸭，且被报荒的乡民发现，这怎么能不闹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来呢？

用翔实的史料和独有的目光,给所选的图画以剖析,或褒或贬,或讽或喻,或作耐人寻味的补充,形成了自己的新说。

诸如此类的图文,在《晚清民风百俗》中比比皆是。让我感兴趣的是王稼句的点评,并非沿用《点石斋画报》上的旧闻,而是用翔实的史料和独有的目光,给所选的图画以剖析,或褒或贬,或讽或喻,或作耐人寻味的补充,形成了自己的新说,让今天的读者觉得这不是贩弄旧货,而是一种有价值的回放,读来颇有意思。诚如王稼句所说:“如读《点石斋画报》,认为是图画和新闻故事的两相对照,能得‘小人书’的趣味,有这样想法的不在少数。其实‘读图’的渊薮甚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读法。”

绝不能小看了民风习俗。自然环境是由气候、食物、土壤、地形等方面构成的,而社会生活环境则由文化、观念、道德、政策等等所构成。民风习俗涉及饮食起居、家具服饰、崇拜祭祀、岁时节日、人生礼仪诸多方面,在不知不觉中增长,在习以为常中为人们所接受,具有鲜明的地域个性和排他性,具有令人难以抗御的渗透力。它足以令世世代代的人们按约定俗成的规矩行事,并影响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就是我读《晚清民风百俗》所想到的。

看图说晚清

施晓燕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日，我在书店里抚摸三联书店最新版本《万历十五年》的光滑书脊，对它二十年来多达几十个版本的重印啧啧称奇。在风马牛不相及的《晚清民风百俗》评论文字中提及《万历二十年》有点不合时宜，我坚持把它作为开头，因为它可以作为典型，让我对文科学术界著作方式提点感想。

学术界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名词，中国文史哲两千年一脉相承，学界中人皓首穷经，探求真知，为大众提供精神资源。到了现代，稍稍脱掉内圣外王的沉重负担，却矫枉过正，与俗世隔绝，在封闭的圈子里自娱自乐，显露西绪福斯的痕迹。比如各种学术成果，基本上只有圈中人能看懂，论文著作材料堆砌，枯燥不堪，理论型论文中则以翻译体行文为通病，大量舶来的专业词汇充斥文章，简单文字复杂化，以难倒阅读人为乐。古希腊哲学中所说的“*Knowledge is end in itself*”作为学界箴言理所当然，但是为知识而知识，把知识变成只有自己能解读的高难度产品。想想唐代对自己作品要求娼妇皆知的白居易，宋代善用语录体的程朱，再到近代张荫麟等史学名家写的生动著作，学术在保留自己的高端同时，也要从云端中及时抛根绳子给凡间尘世。另一方面，大众并非对学术没有兴趣，易中天的学术超男现象，连签售都能多达千人，非专业人士李亚平稍微把北宋历史写成活泼的《帝国政界往事》便连上畅销书榜首，学界中人对《帝国政界往事》因非专业而有失浅显和故弄玄虚表示担忧，但是，怎么就不自己出来尝试结合学术与

《晚清民风百俗》一定意义上便是学术尘世二位一体的结晶。

世俗呢？在有能力的范围内，向尽量多的人群推广自己的钻研成果，应该是知识本身的目的之一吧。

王稼句先生的《晚清民风百俗》一定意义上便是学术尘世二位一体的结晶。本书以创刊于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终刊于一八九八年八月的《点石斋画报》为对象做文章，《点石斋画报》因中法刺激而生，内容在“奇闻”、“果报”、“新知”、“时事”四者，重点则是国家安危黎民存亡的时事。王稼句独辟蹊径，从四千馀幅画中挑选有关民俗的作品，演绎成介绍晚清社会面面观的学术小品，每一民俗，列出点石斋的画面与品评，作者再考究历史源流，点评点石斋评论之正误，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深入浅出地做风流多趣的民俗小文章，既保证学术严谨，更吸引大众眼球，民俗研究者和文化史学者可以借《晚清民风百俗》作本专业考证，非专业人士则在闲暇之馀沉浸书香，一本学术书能作为小说或故事集形式吸引读者，这是学术的一次成功。

我们需要王国维艰深的甲骨卜辞研究，也需要黄仁宇通俗易懂的大历史写法，在学术界呈现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僵硬形象时，以血肉丰满、熟练掌握语言能力的作品现身说法，打破教科书的说教，是我私心希望多多发生的状况。《晚清民风百俗》之类，出版得再凶猛些吧。

王稼句诠释天津风俗图

罗文华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照相技术和设备尚未普及的情况下，《点石斋画报》发表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纪实图画，成为弥足珍贵的形象化史料，实在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晚清图像宝库。近些年，北京的陈平原、夏晓虹，南京的薛冰，扬州的韦明铧等学者，充分利用这座图像宝库，或研究《点石斋画报》本身，或借《点石斋画报》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推出了一些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图文书，吸引了读者。

苏州学者王稼句对《点石斋画报》更是瞭然于心，仿佛他的腰上拴着进入这座图像宝库的金钥匙，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进库取宝。善于识宝用宝，自然成果多多。值得一提的是，王稼句研究《点石斋画报》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点石斋画报》的主笔吴友如是苏州人，自幼受苏州民间画风熏陶；参加《点石斋画报》编绘的张志瀛、周权香、顾月洲、周慕乔、田子琳、金桂生、马子明等，也都是擅画苏州年画的名手。王稼句是深谙姑苏文化的苏州人，所以他更能理解《点石斋画报》的画风和画意。第二，王稼句是大藏书家，尤其重视收藏反映各地民间风俗的图像资料，他近年编著出版的《三百六十行图集》、《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典藏插图本西湖梦寻》、《漫游随录图记》、《江南古桥》等书，图文并茂，而其中图像尤为难得，因此，他也更能理解《点石斋画报》的图像价值。

《点石斋画报》中的许多图画内涵非常丰富，但图上的说明文字往往显得简单了一些，而且有些内容已为今人所不解。于是，当今的学者便利用

该书从《点石斋画报》中选出反映各地风俗的一百五十幅图画，在照刊旧闻原文之后，加以“新说”，对图画做相应的旁证或反证，内容生动而有趣。

史书、笔记等相关的文字资料，对这些图画进行更具广度和深度的笺释，亦即“笺”。王稼句前些年曾选用《点石斋画报》中与苏州有关的图画，进行笺图，编著过一本《苏州旧闻》；最近他再用此法，编著了一本《晚清民风百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点石斋画报》中选出反映各地风俗的一百五十幅图画，在照刊旧闻原文之后，加以“新说”，对图画做相应的旁证或反证，内容生动而有趣。

《晚清民风百俗》诠释天津风俗的篇幅虽然不是很多，但反映了编著者的博识与独见。如《异端宜禁》一图，描绘天津每年都在元宵节举办一次“十祖会”，会里的人表演得兴高采烈。他们先是在炉子里烧炭，再把铁链烧得通红，将铁板架在柴火上。随后，会里的十四个人赤着脚，用红布缠着额头，下身系着红色犊鼻裤，先后登场。其中一个人拿着剑站在场前，其馀的人从炉子里捞出铁链，盘旋飞舞，火星迸射，又在铁板上蹦来跳去，还点燃花筒烧自己的肢体，并且团团围住拿剑的人。火虽然烧在他们身上，但胡须和头发却丝毫没有受到伤害，观看的人都啧啧称奇。《点石斋画报》的文字作者认为这些人的表演“炫异矜奇，惊世骇俗，殊涉异端”。王稼句则通过列举《庚子国变记》、《庚子记事》、《庚子拳变始末记》、《鹅幻汇编》等书的记述，指出这种“神术”不足为奇，其实就是魔术和杂技。那火炉中翻滚的乃百分之八十的醋，仅有百分之二十的油浮在上面，醋的沸点低，受热后就向上翻气泡，上面的油也随着翻滚，好似沸腾一般，其实炉中的温度并



不高，从中捞出铁链、秤砣等物，自然不会伤手。他还指出，这种“须发无伤”的民间“神术”，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观念是有影响的。

《点石斋画报》形象地反映了近代天津的民俗民风，虽然它们往往是以零碎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状态呈现出来的，但仍可从中窥见社会道德和社会风尚的特色和变化。王稼句通过旧画报对风俗的诠释，会引发出许多新的值得研究的话题。

品读稼句书话

冯传友

小引

王稼句，江苏苏州人，为吴门知名藏书家、书话家，“其书话作品，有知识，有情致，读来颇多教益和浸润”（《中国读书大辞典》语）。我自一九九四年起，向其索书，至今已收得其已出的全部，其中书话作品，计有《枕书集》、《笔桨集》、《砚尘集》、《补读集》、《谈书小笺》、《煎药小品》、《栎下居书话》，这些书在包头均不见有售，现写出小文，与爱书的朋友共享。

《枕书集》

这是一部纯书话作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版，计十六万字。

作者在《题记》中说：“我们这一代人，失去的太多，得到也太多，这是时代和命运的赠予。即使在最为艰难困苦的境地，我们也没有放弃向往与追求。这种意志，就是书所给予的。是书抚慰了忧患和悲戚，使得忧伤和寂寞的日子里有了温馨的阳光。”作者对书的感情是至深的，这由衷的抒情文字，是力透纸背的，它足可让任何一位爱书人产生共鸣，与作者共同沐浴这“温馨的阳光”。

全书所收作者浏览闲书小册后的随记九十篇，分《小说印象》、《雨天

不能得读原著,听听稼句先生亲切的叙述,权过望梅止渴之瘾。

杂读》、《旧书新谈》和《灯窗书语》四辑。第一辑《小说印象》,涉及到中外作家凌叔华、琼瑶、汪曾祺、陆文夫、贾平凹、马识途、高罗佩、莫泊桑、毛姆等九人的名作,每篇仅千馀字,就对作家的写作风格和特点作了高度概括的展示,如说:“陆文夫的小说,离不开苏州;苏州的美景,美文,美人,美食,乃至吴侬软语、小声细气,平添了他小说的魅力。其审美价值亦得以地域性、风俗性的体现。”第二辑《雨天的书》开首五篇,是关于书话的书话,分别记述了作者读唐弢《晦庵书话》、冯亦代《书人书事》、杜渐《书海夜航二集》、姜德明《书梦录》和《书味集》的感想,这是我最爱读的一组文字。我虽然近年极力收集书话集子,但上述四人五种书话,我却仅有两种。不能得读原著,听听稼句先生亲切的叙述,权过望梅止渴之瘾。香港散文家董桥在《这一代的事》里,有一篇《谈谈谈书的书》,读来与读稼句先生这组文字一样有味,而且馀味无穷。第三辑《旧书新谈》,谈的都是现代文坛上的知名作品,这些作品,我大多读过,再听作者一谈,倍感亲切。作者在谈《龙虫并雕斋琐语》开篇写道:“春夜访友,于架上见王了一著写的《龙虫并雕斋琐语》,读之津津有味,竟不忍释手。”我一九九五年秋于武汉太阳书社初见此书,岂只“不忍释手”,干脆背回了包头,置于暖石斋,成了枕边书。第四辑《灯窗书话》,收文最多,大多谈现代作家作品,也有例外,其一即是谈一本读书人的杂志,是评介上海所出的读书刊物《书林》的,这《书林》,当年我曾逐期购买,但终未买全,杂志却在鼎盛时期停刊了,颇令人

作者的“补读”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惋惜了一阵，至今想来，心中还是酸酸的。

作者在《题记》里还有一段话说：“书是读不尽的，读得越多，越觉得读得太少，也就越想多读些，就这样直到人生的终极。”这不啻是一位读书人的宣言，我欣赏这样的态度，我赞成这样的追求！

《补读集》

《补读集》，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一版，十一万五千字。《中国读书大辞典》专列辞条，予以介绍。我收藏的这册，是向作者索讨的。

全书收文四十篇，另有《自序》、《后记》各一篇。

本书的书名，很有意味，正如作者自述：“我很欣赏‘补读’两字，原因是切合实际，一是不少散开的线装书要衬纸重装，便穿针引线，边补边读；二是少年时应该读的，而没有读，如今补读。读读补补，补补读读。本集所收的就是‘补读’后写的札记。”

作者的“补读”精神，是令人敬佩的。生于五十年代的这批人，学业正起讫于“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间，有哪个没经过书荒？又有几人有书可读？劫难过去，有志儿女方得以作书圃之游，进入求知的嫋福地。作者“补读”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这有其专著数本、百馀万字为证。

本书的前九篇文字，是考据古典小说、戏曲中人物的，而且全为女性。



论及到的有貂蝉、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王婆、扈三娘、苏小小、莫愁、吕四娘等。作者引经据典，既谈文学形象，又记典籍实录，对我们熟知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道出其创作的依据，使我们瞭解到了作为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与历史区别之所在。正如作者在论及到吕四娘时所说：“传说是传说，历史是历史，不能取而代之。”现在海内外一些工夫片和所谓的历史片，打着“演义”、“戏说”的名义，将传说作史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人越看越糊涂。

在四十篇文字中，作者明确标有“书话”的有五篇，分别为《小说旧闻钞》、《中国小说史料》、《三言两拍资料》、《中国诗歌发展讲话》、《访书见闻录》。但我认为，这之后的二十篇，也可作“书话”看，实际也就是“书话”。如《曼殊的诗及三种新刊本》一文，在对苏曼殊这位著名诗僧的诗进行了总括的论述后，则分别介绍了作者所藏的三种刊本，它们分别是《苏曼殊诗笺注》、《燕子龛诗》、《燕子龛诗笺注》。另如《半本〈调鼎集〉》一文，更是典型的“书话”。《调鼎集》是一本菜谱，即是关于吃的书。作者说：“这半本《调鼎集》记有荤素菜肴两千馀种，从日常小菜腌制到宫廷满汉全席，几乎是应有尽有，可以说是一本以扬州菜系为主的清代菜谱大全。菜谱这类书，往往是只能读，而不能谈的，读了有滋味，谈了便乏味，还是谈点其他。”从这段文字看，作者是深得读书三昧，这点“其他”，也正是读者所关心的。

稼句先生谈菜谱的文章我读到的仅三两篇，却篇篇让你感觉“色香味”具全。

稼句先生由书的旧序说起，介绍了书的大体情况，又推想《调鼎集》作者是扬州人，或完全“扬州化”了的旗人，“他不是一般厨子，一般厨子囿于文化水平及个人的烹饪范围，不可能有如此广博的见识与如此谙熟的经验。因此，他很可能是一位热衷烹饪学的美食家，社会地位不高，可以自由地入厨问学，并且非常熟悉普通人家的日常菜肴。他即使有殷实的家产，但几乎都用在品尝美馔佳肴上了，最后竟无力整理刊刻这本集烹饪艺术大成的巨著，以至成为一生的遗憾，只能将毕生心得手录一过，以飨人间”。

稼句先生何以推断作者是扬州人或完全“扬州化”了的旗人，因为作者的“语言、饮食习惯、文化感知完全是扬州一脉”，读书读到这个份上，我们不能不说，稼句先生是真正的读书。

李庆西先生有篇短文名曰《最耐读的书》，开头这样写道：“我的朋友尚刚先生读书多，喜欢聊书。问我觉得什么书最耐读，我竟无以对答，他说是菜谱。”稼句先生谈菜谱的文章我读到的仅三两篇，却篇篇让你感觉“色香味”具全。我这里当然不是指他谈到的菜，而是指他的谈书，他确实谈出了味道。

《笔桨集》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这是一本“有读书的札记，人物的印象，

自谦“杂集”，实则杂而不乱，杂而有序。

旧事的摭拾，史实的考辨，乃至酬酢应景之作”的“杂集”；但集中的重头戏，仍离不开作者的主旨（这里戏用一个商业名词）——书话。自谦“杂集”，实则杂而不乱，杂而有序。

全书除《题记》、《后记》外，收文五十篇，其中大半为记叙现代文坛的书与人。在记人的文字中，有鲁迅、瞿秋白、周作人、郁达夫、陆小曼等大家、名家，也有不太知名的如徐凌霄、蒋吟秋、吴瞿安、张慧剑等。对张慧剑，我只知他是人民文学版《儒林外史》的校注者，却不知他还是电影《李时珍》的编剧。读了《笔桨集》中《张慧剑二三事》一文，方知影片片头的编剧朱颜，就是张慧剑。这样的故事，我们从正统的文学史上是读不到的。关于张慧剑的私生活，文章这样写道：“据说张慧剑早年曾同一位鼓书名优两相爱慕，可是偶误佳期，‘绣阁轻抛，浪萍难驻’。情场失意，竟使他后来绝少与异性往还，并终身未娶。”专情如此，实属少见。

稼句先生在《“他读的书多”》一文中说：“我是最爱读书序、书跋、书话、书目，原因是好书读不到，只好舔眼解馋，掬水降火，所谓煞煞书瘾。”诚哉斯言！读他关于书的文字，我就有这样的感受。《笔桨集》中收谈书的文字十四篇，收作者为他人所作序跋七篇。所论及的书中，除郭沫若的《女神》，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外，其他作品，所知者的圈子就相对很小了。对于我，很多书是前所未闻的，也多亏作者给了我这“舔眼解馋”的机会。

在这两组谈书的文字中，《版话拾零》是篇应该注意的文章，这里的

稼句先生既生活、工作在苏州，又从事编辑工作，关注苏州的文学发展，故而所论能要言不烦，切中肯綮。

“版话”一词，前此不曾见过，其义类似“诗话”、“词话”、“书话”，这里是“版本”之话。文章介绍了同名而不同书的作品三十三组，介绍了同书而书名各异的作品十七组，为版本学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可使读者从这里了解到近百种作品的版本情况。

《〈姑苏散文十二家〉后序》，则使我们对苏州十二位散文作家的创作特点，有了一个大概的瞭解。因作者稼句先生既生活、工作在苏州，又从事编辑工作，关注苏州的文学发展，故而所论能要言不烦，切中肯綮。如他在论及俞明的散文时说：“作者所擅长者三，一是描摹自然景观，融情于斯，抒情于斯，淡描浅衬，注重神似的艺术效果；二是文落笔收之处留有空白，可供回味，可供咀嚼，并常用自己的感觉来触发读者的联想；三是地域特色的体现，不仅是字面上的风物与方言，而且去尽力反映这种风土人情的历史底蕴。作者不擅长者是叙事的省净，不少篇什显得枝蔓过多。”再如他论及女作者吕锦华时道：“她的散文落笔轻盈，行文流畅，将所见、所闻、所思，用极其自然的笔调，轻轻写来，如烟似雾。由于观察的精致与思考的深刻，内涵日渐丰富，留给读者的再创造余地便显得非常广阔。这种内涵，体现在新旧生活和新旧观念的嬗变与更迭上，这不是一种急剧的翻转，而是具有层次感非常清晰的潜移默化过程。作者的思考便留驻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中，发现了许多动人心弦的人事。从平凡中辨出新异滋味，在细微处窥见宏旨精义，即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因此，使得她

读书、买书、谈书、评书、著书、编书，就成了他的生活的主要内容。

的文章自俗中入，而又从俗中脱。细腻、清丽，或可视作她的散文特点。”我不用再引了，从这两段文字中，即可看出作者对所序文字是认真读了，且认真思考过，因而才能作出切中肯綮的评断。读这样的序，对读者才能有所裨益。

《谈书小笺》

王稼句先生为苏州青年藏书家。早在一九九零年，他在《补读集》的《自序》中即说：“我自小爱书，积累至今，约有半万之数。”他藏书的重点，在一九四九年前的现代文学刊本。他在给笔者的信中言及其藏书时说：“我之藏，实在是为用，久而久之，似乎也有点藏的意味。近年来注重收集‘五四’以后文学刊本，小有收获。”读书、买书、谈书、评书、著书、编书，就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这本《谈书小笺》，就是我读书后的所得”（《后记》）。这是一本典型的谈书的书，用时尚且准确的话说，是一本“书话”集子。全书分两辑，“第一辑之‘笺’是书信，与人写信，信中偶也会谈谈书，品品滋味，于是保留一部分，删去一部分；第二辑之‘笺’，就是‘表’或‘识’的意思了，就某本书诉诉感想，说说掌故”（《〈谈书小笺〉题记》）。书中所谈，多为现代的书人书事，也有论及当代文坛的，比如孙犁、钟叔河、陈平原等。

作者读书、买书、藏书的心态完全袒露在了我们的面前，多么亲切，多么自然，又是多么质朴。

以书信体谈书，我读的不多，前此仅读过《张元济论书尺牍》。书信体，给人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灯下读来，似与挚友围炉把盏，一会儿随意呷一口，一会儿丢一粒下酒的花生米入口，既香且脆，惬意自在。我们且看他《笺三》的一段：

“关于孙犁的几本集子，我曾陆续写过一些短文，在编杂著《枕书集》时，将这些零星篇什，删削一过，并为一篇，题曰《耕堂书话》，这你已读过，浅浅渺渺的，不足挂齿，仅志读后的感想而已。近十年来，孙犁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书林秋草》、《耕堂序跋》、《文学短论》及《孙犁诗选》等，我都买了。”。

读完这样的文字，作者读书、买书、藏书的心态完全袒露在了我们的面前，多么亲切，多么自然，又是多么质朴。而且这短短的文字中，又透出多么大的信息量。这第一辑中，共收书信二十六通函，有的谈一人一书，大都是谈一人多书或多人多书，且纵横捭阖，议论风生。由此亦可见，以书信体谈书，真是一种好形式。

第二辑共收文十七篇。第一篇谈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骆驼丛书》，作者说：“这套丛书，也不知总共多少种，我先后得十种。”之后，作者对这十种书逐一进行了介绍。除此而外的另十六篇文字，则谈了十六部书。其中张恨水的《山窗小品》、《写作生涯回忆》，徐志摩的《卞昆冈》、《死城》，我无缘得读，因而特别感兴趣。从《死城》一文，使我们知道“《死城》，是徐



志摩同名异体的两篇，一篇是散文，有副题《北京的一晚》，写在一个冬夜里，独自去拜访一个外国姑娘坟墓的故事，其间充满诗人的幻想，具有凄凉冷冽之美”；另一篇是他的翻译，是意大利丹农雪乌的五幕剧本，一九二五年在《晨报副刊》连载，但“全剧未曾译完，后也未曾出版单行本”。我没有《徐志摩全集》，也无从知道《全集》是否收有这半部剧本，真想读读。

一个作家，将自己的创作和译作，取一个名字，实为少见。稼句先生对《死城》的介绍，确实让我开了眼界。

《砚尘集》

《砚尘集》是作者年逾而立出版的第四本书话集。全书近十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全书收文三十篇，另有《题记》一篇，《后记》两篇。文章共分三辑，计《暮春读书杂记》十三篇，《杂缀》十三篇，《品文》四篇。

作者在《暮春读书杂记》中论及十二部书，俱为古籍，而我仅仅读过其中的《幽梦影》一种。十二部书中的十一部我无缘寓目，那就要感谢稼句先生的介绍了。

最近，读到冯亦代先生为中国广播出版社《书话文丛》之一《书窗记趣》所写的序，其中一段话，我颇有同感，亦代老写道：“我喜欢读这些

未读过之书，可从他人的书话中获得信息，增长见识；曾读过的，可从他人的书话中，检验自己的不足。我读稼句先生的书话，这感受则愈加深刻。

书话，经常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文笔中，摸索到一些未读过之书的信息，即使已读过的书，也可以从书话作者的文章中，对照我的意见，更可发现我读该书文本时偶有的粗心或未见及原作者的题旨。所以我常有一种感觉，认为书话是我的老师，不读书话，我很可能把一些引人入胜的见地失之交臂。”我近年之爱读书话，四处访求、购藏书话，其原由亦正如亦代老所述。未读过之书，可从他人的书话中获得信息，增长见识；曾读过的，可从他人的书话中，检验自己的不足。我读稼句先生的书话，这感受则愈加深刻。

这辑中的《杂谈“口技”》，《杂谈“烟戏”》、《一核一世界》、《关羽论略》、《雷峰塔与白蛇传故事》等篇，也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实，颇可一读。且引《杂谈“烟戏”》中摘自《清稗类钞》的一段文字：

“道光季年，嘉兴市上至一僧，向烟肆募烟，出其烟具，略同于术人所吸者。吸毕，徐徐吐出，盘旋空际，历时乃散。旁有一漕艘旗丁，方吸烟，俟其毕，笑语僧曰：‘吾少亦习此。’即吐圈无数，连吸连吐，个个皆圆，徐出浓烟一缕，直穿圈中，累累相属，如青蚨之在贯也。”

“烟戏”，即吸烟的艺术，吸烟的艺术达到如此化境，“确乎令人叹为观止”。但在现实生活中，确也不乏如那僧人、那漕艘旗丁这般的烟民。有时傻想，老兄如将这般精力和研究精神，放于正途，或许会创下令人意想不到的伟业。但细想想，也就是傻想而已。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听橹小筑书谈

袁 滨

小 引

王稼句是苏州文化学者、作家，早年即以藏书之富极具声名，先后撰著出版了“四集”、“两小”（《笔桨集》、《枕书集》、《补读集》、《砚尘集》、《谈书小笺》、《煎药小品》）等书话集，成为爱书人多年不衰的话题，亦是藏书家乐于搜求的佳本。稼句先生是个多面手，一方面著述编校地方文献，挖掘苏州文化，显示出深厚的学养和澡雪精神；另一方面猎书、藏书、读书、编书、写书，乐此不疲，体现了弱水三千、真水无香的书卷气，有一种旷达清远的境界。我与稼句兄相识以来，见过几次面，相晤甚欢，获益良多。丙戌盛夏，我在苏州稼句先生的书房里，参观了他琳琅满目的藏书，并且畅聊了一个下午的时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有一年他和止庵兄来寒舍吃茶，对我的书房建设提过很好的意见，想起来一直让我感动和难忘。吴齐两地，山水阻隔，见面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我是珍惜这种情谊的，我和稼句兄几年间的通笺已达三百多件，是颇为可观的友情见证。方便的时候，如果把这些素笺印成一部小册，一定是很有趣的事情。稼句兄热情，每出专著，大都寄奉一册，我无以为报，秀才人情，也就涂鸦一点文字，一是把读书的体会和感受，乃至持卷忘情的享受记下来，对自己是一种学习和提高，鞭策和激励，对稼句兄来说也算是一种交流，一家之言，对错与否都已经是次要的了；二是所记所写，所论所道，都见乎于情，发乎于心，印证了一段交往故实，是书香人

因此，我也更喜欢这个斋名所传递的温馨气息，更喜欢这个名字的诗意表达和内在韵味。

生的记录，不妨作为一种纪念，留存在记忆的相册里，姑且就给未来怀想罢。这些散乱的文章收集起来，只是想说明它们给我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文字还会继续，认识稼句的朋友，莞尔一读，会意之处在我自是最大的慰藉了；与稼句还不相熟的读者，就此增加一点印象，也是读书有缘了。

听橹小筑是稼句现在书房的名字。稼句兄以前用过“补读旧书楼”和“栎下居”的斋号，不仅由顾廷龙、钱君匱先后题额，还印了《补读集》与《栎下居书话》两本书。后来他迁居苏州城南，房子宽绰了，书斋自是轩敞壮阔，原先屋前的栎树没有了，大概是常常在梦里想着的，于是就有了“梦栎斋”和“城南小筑”的名号。但我实在更喜欢他在《〈秋水夜读〉自序》里所说的“听橹小筑”的意境。桨声灯影，渔歌互答，落霞孤鹜，秋水长天，真是惹人情思。稼句说，“我每天总要站在阳台上，望着那潺湲不息向东流淌的河水，还有偶尔在水上漂移的舟楫，尤其在夕照里，波光粼粼，泛着金黄，远处的山峦在高楼间露出淡淡的影子”。我曾在他的楼上观赏过大运河“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悠悠情味，的确是见出了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恬静和悠远。他是爱这片风景的，他喜欢书房内外的气象，他在《雨声中的书房》、《我的书房》等文章里多次描绘了缭绕缱绻的书香情味。因此，我也更喜欢这个斋名所传递的温馨气息，更喜欢这个名字的诗意表达和内在韵味。我这些零碎文章所谈到的书大抵都是稼句兄在这里编集和著写的，我的写也大抵是就书谈书，姑且就名之为“听橹小筑书谈”。

品其文也，宜于清风明月之夜，庶几可得书山籍林真韵。

是为小引。

时在丙戌夏日，暑气郁蒸，染翰成章，赤臂记之，畅快无比，大有清秋月凉之感矣。

雪夜书香乐融融

又是冬季，纷纷淋淋地飘下来第一场雪。收到姑苏作家王稼句先生寄示的一包书，是期盼已久的《栎下居书话》。雪意盎然，又添书香，拥被夜读，确也饶有兴味。

有人说，“栎下居主人的藏书在苏州素负声名，尤其难得的是，作者自八十年代以来始终不辍地咀英啜华，在书话领域日积月累，故而藏书与作文俱富。品其文也，宜于清风明月之夜，庶几可得书山籍林真韵”。如此一番，可谓白描出了这位江南才子的风骨，实在恰如其分。《栎下居书话》是王稼句先生的第七部著作，也是一部书话选集，是从他已出版的《笔桨集》、《枕书集》、《补读集》、《砚尘集》、《谈书小笺》、《煎药小品》诸书中精选而成。此书系蔡玉洗、徐雁主编的《华夏书香丛书》之一种，“华夏书香”旨在“以书会友，以友弘文，共同构建我们理想之中的‘书迷天地’与‘书香乐园’”，其不凡的气势和脱俗的品味令人击节。市场重轭下，汹涌商海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冒赔本之险出这套书，近乎是为读书人做

《栎下居书话》就属于这样一种美文，让人忘却了清夜寂寂，就这样在氤氲的书香中沉醉了。

一善事了。书印制考究，装饰典雅，内文配以书影点缀，字里行间，墨香四溢，读来书卷气十足，十分惬意。

书分四辑：《雨天杂读》、《书城斜阳》、《谈书小笺》、《银鱼留痕》。其中《谈书小笺》一辑曾刊印过单行本，薄薄的一小册，印象很深，说来我还是喜欢这类册小页薄的小书，一来携带方便，或旅途外出，或案头枕畔，皆触手可及；二来精致小巧，便于圈点，翻读自然，堪供清赏。孙犁老人大多数集子都印成这样的开本，不似某些大部头，捧来似砖，难为了读书人。

书话类的书，其实最适于闲适之境中漫读。重要的不在于哪篇文字牵动了你，而是那种读书的过程和心境。正如今夜，落雪无声，心绪竟也飘飘渺渺，读出了满纸雪意。我想，其实这还是文字的奥妙啊。它不仅打动了你，还深留在你的记忆中，甚至潜移默化为你的一笔财富。《栎下居书话》就属于这样一种美文，让人忘却了清夜寂寂，就这样在氤氲的书香中沉醉了。

《雨天杂读》是在那样一种绵绵密密的氛围里织出来的文字。唐弢、冯亦代、黄裳、姜德明、耕堂老人……这是一个个与书有着渊源的名字，他们本身就是一串书香故事。作者不拘泥于谈书谈人，他用舒缓的语调向你娓娓诉说着所面对的这个书的世界，让你领略到一种大气之美。

《书城斜阳》栏目本身就充满诗的意境，这实在又是一个浓缩了的博览城。俞平伯、丰子恺、徐志摩、周作人……文化大师们异彩纷呈，作者抓住了他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让人流连忘返，叹为观止。

读《栎下居书话》，最好小酌微醺，夜半无眠，或旅途劳顿，乱花迷眼，这时展卷品咂，书香袭人，自有一番其乐融融的读书景象。

《谈书小笺》则显得随意多了，作者说“与人写信，信中偶也会谈谈读书，品品滋味……然而即使随意如‘笺’一类的文字，终究是小小的了”。这是作者自谦了。这些文字借了书信体的形式，就像生了翅膀，挥洒淋漓，妙笔生花，读来引人入胜，分外畅快。

《银鱼留痕》分明呈现出学者笔意，这一辑摭取考据，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纵横捭阖，落墨之处，又洒脱疏朗，铺陈有序，留心处处皆学问，实属栎下居主人另一副笔墨也。

读《栎下居书话》，最好小酌微醺，夜半无眠，或旅途劳顿，乱花迷眼，这时展卷品咂，书香袭人，自有一番其乐融融的读书景象。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七日夜

情寄山水放飞鸿

在我的印象里，一般的地方志书，虽然不乏文采，但枯燥乏味和缺少才情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往往为了记事的准确和简约，而忽视了行文的气脉，降低了志书的品位。但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总也难忘这样一部奇书，它是以散文的手法和笔意来结构，作者“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山川风物，有情有味，颇具旷世脱俗的现代风情。这部冠名《苏州山水》的大书，系吴门作家王稼句先生的最新力作，是苏州大学出版社《苏州文化丛书》之一种。

《苏州山水》正如一位湖光山影中的娉婷娇娘，透着婉约的丰韵，又带出一抹放浪的风尘，撩人至极。

苏州总是一个很令人向往的地方，苏州的山水总也萦绕着缠绵的情愫。可惜我未到过这人间天堂的仙境，无缘一睹它的五色绚烂、气象峥嵘。但我捧读此书，分明游历了苏州的山山水水，触摸到了山水的魂魄和灵性。更重要的，透过历史的苍茫尘迹和漠漠云烟，寻觅到了一种悠悠的人文情怀。作者衔华而佩实的文风，独特的文化视角，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水则意溢于水的心态，让人体味到一种“景尽情不尽，语尽意不尽，兴尽味不尽”的境界。正如王稼句先生在《小引》中所言：“行于山野，楫于河流，满目都是云烟，满目都是风月，似乎每一块石头，每一棵老树，都记录了历史的沧桑，都在叙述遥远的故事。”

好书如绝色女子，总想让人亲近。而一般志书又极缺少那种令人如幻如梦的意境和情趣，不免影响阅读的快感和舒畅。《苏州山水》正如一位湖光山影中的娉婷娇娘，透着婉约的丰韵，又带出一抹放浪的风尘，撩人至极，便一页页翻开它，细细品读，细细回味，沉浸浓郁，风情无限，煞是过瘾。栎下居主人是散文大家，也是深谙书香三昧的高手，他知道文章怎样才能深入肌理，动人肺腑；他更懂得行云流水、不拘一格方见出文章韵致。一般志书易陷入纪游俗套，虽则旁征博引，难免露出卖弄窘相。《苏州山水》相反，作者“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叙谈一点掌故，抒发一点感慨，都从容自若，信笔拈来，且最能从细微处露出惊人之笔。那些诗文，那些往事，都牵动人的思绪，飘渺渺渺，如云似雾，历久弥新，不由让人记起清人张问陶的诗来：“跃跃诗情在

又是如此别开生面，书中大量密集的诗情画意足以令人惊叹了，而一帧帧带着往昔岁月体温的图影，给人的已不仅是触景生情的感喟。

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练功纯始自然。”

《苏州山水》是如此文若春华，又是如此别开生面，书中大量密集的诗情画意足以令人惊叹了，而一帧帧带着往昔岁月体温的图影，给人的已不仅是触景生情的感喟。苏州山水非常广博，作者仅选取了二十个题目，作者似乎也有意再写一部续集，把一个完整的苏州山水描摹出来。窃以为不必了，作为一部文化专著，二十个选题也可以了。这些题目也有意思，由古体的七言诗组成，皆有典可循，像“上方一塔俯清秋”、“远上寒山石径斜”、“暮烟疏雨过枫桥”等等都是名句。作者这种体例既符合那些灵山秀水的神韵，又寄托着深深的情思，十分难得。这套《苏州文化丛书》尚有《苏州园林》、《苏州小巷》、《苏州评弹》、《苏州碑刻》、《苏州诗咏》、《苏州民俗》数十种子，想来也是云蒸霞蔚，千姿百态，是读书人的理想之物了。

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三日

吴门依依柳色青

我没有到过苏州，至今也没有，但我从小却熟悉那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苏州对我来说是一个梦，透过王稼句先生编选的这部《吴门柳——名人笔下的老苏州》，我算是又神游了一次苏州，并且印象竟是这般妙不可言。

像王先生这样乐此不疲的作家，他作品的血脉和品味保持著一种高尚的气韵，他当然要“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吴门柳》是北京出版社杨良志先生策划的《老城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我所尊敬的前辈姜德明先生编选的《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也收入了这套丛书。杨良志先生我不熟悉，但他责编的《现代书话丛书》在读书界很有一点影响。这套《老城系列》由他策划，从封面设计到内文选纸都颇考究，捧着这样的书竟有一点不忍翻读了。王稼句先生这几年在散文创作之外，花大气力来研究苏州文化，收获颇丰，已先后印行的除这部四十万字的巨著外，还有一部散文体的专著《苏州山水》，尚待印行的有《走遍中国·苏州》、《苏州旧梦》、《江南古桥》等，单看这些书名就颇引人眼热了。王先生在一封短笺中说，忙于赶书稿，这样的写作似乎已无快乐。其实这是一种由衷的快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一种忘我的大境，是真正的写作境界。像王先生这样乐此不疲的作家，他作品的血脉和品味保持著一种高尚的气韵，他当然要“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面前的这部书显然是用心的，也许有人以为选家的工作简单，对一个严肃的编选者来说，这是在把握文明的脉向，更是在担起一种责任。尤其书中的文化名人，大都已经不在，他们已经以自身完整的人格与文品托起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编选他们的美文，实际就像在串起珍珠，不光是赏心悦目，更有一种情愫编织在里头。

书前附有十二帧颇富史料价值的黑白照片，既有湖光园林的岁月折痕，也有喧闹的街市繁华旧影。但吸引我的是那幅坐着的少女小照，是在街

我几乎偏激地去想，苏州就是因了这些名人才更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文化的苏州，才有了百读不厌的苏州的文化。

头，还是在自家院里拍下的，已不重要，少女的眼神那么忧郁专注，是在怀想，还是为明天的岁月忧虑呢？分明让人记起戴望舒的诗句，记起那位“结着丁香一样愁怨”的少女。她的手轻轻交叉在腹前，似遮非遮地掩着她的春天。那身宽松的棉袍，身后那依稀可见的苏州风物，都给人留下了岁月无声的叹惋。

栎下居主人在《编后琐语》中说：“本书选辑的文章，写于辛亥革命前后至一九四九年之间，真实地状写了当时苏州的种种。因此，本书对有苏州情结的老人，或可借以追怀往事；对关心苏州文化、试图想瞭解一点旧时苏州情状的读者，或可提供一份可读的材料。”书中共收入了周作人、胡适、郭沫若、顾颉刚、叶圣陶、张恨水、朱自清、俞平伯、阿英等五十七位名家九十一篇佳作，状写了苏城鹤市的方方面面。我想，苏州固然是博大的，但若没有文化的支撑，又该是多么遗憾。我几乎偏激地去想，苏州就是因了这些名人才更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文化的苏州，才有了百读不厌的苏州的文化。

国学大师王国维有言：“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人间词话》）我想，用这个意思来比照这个集子中的大家之作也是恰当的。那么，无论是有无到过苏州的人，皆可以捧起这本书，且随着大师们一道，陶然畅游了。

本书的出版意义和学术价值不在于贡献一部色彩斑斓的美术风情画卷,它将众多文化大师拢为一帙,实际是秉承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命脉,展示了一种精神资源,释放出合乎现代阅读需求的艺术文本。

书卷多情似故人

《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不是坊间畅销的时尚读物,它像一件精妙的古典艺术品,洋溢着超以象外的尊贵之气,散发着纯美清趣的经典之光,以其秀雅的品质和韵味,成为当今版本文化中的翘楚。这部书在装帧上采用了大十六开本,封面设计简洁,却透出一股不俗的冲击力,在视觉上造成了一种浑朴的格调,十分抓人。此书由读书界颇有人缘的王稼句编选,在出版界享誉盛名的龚明德出任责编,两强联袂,打造出了四川文艺出版社新的黄金品牌,显出了超值的分量。王稼句与龚明德在出版上的合作,这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本书的出版意义和学术价值不在于贡献一部色彩斑斓的美术风情画卷,它将众多文化大师拢为一帙,实际是秉承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命脉,展示了一种精神资源,释放出合乎现代阅读需求的艺术文本。从内在层面上解析,中国画派技法上的大气,西洋油画表现上的质感,经过现代名家们的解读,显然构成了本书一个多维的艺术空间,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感受和启迪,从而在饱赏画作之外,能更丰富地体味到艺术的真谛。书中的这些名家,像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傅雷、郁达夫等都是出国留洋、学贯中西的文化学者,他们的艺术感悟都不是空泛的。如凌叔华女士之于敦煌壁画,亲临现场一点点去细细揣摩和感受,是见出真性情的。朱自清之于丰子恺,也是通过与画家接触,通过察人,又在画中找到

所谓“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此境何等！《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带给人的独特享受啊。

答案，这样的文章已经不是单纯的读画。还有宗白华之于罗丹雕塑，通过占有丰富的资料，纵横比较，站到了一个艺术制高点上，使笔下的文字更准确，更灵性，捕捉到了画外见不到的东西。“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这些读画美文处处珠玑，处处见情，其清美欣怡也只有仔细体味方能感觉到。领悟画中的境界，品读美文的豁然，所谓“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正是这本《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带给人的独特享受啊。

本书的编辑也有意味，上编着意于中国画的赏读，下编则注重对外国画的介绍，翻看起来十分方便，内中附了四百多幅图，撇开文字不说，单这些传世名画收为一集，就很可观。现在配上名家的美文，虽然是一家之言，是私人感受，意味却大不同了。读写累了，你尽可以将文略去不读，只翻看这些画；你也可以以上下编对照着翻，看一看中国画与西洋画的不同，琢磨一下中国画家与外国画家不一样的美妙之处；还有，同一样的画，你是否也读出了自己的效果，效仿名家也来一篇小文，是不是真的感到很有趣？这时的你已很放松了，换一种心态和姿势，你的阅读情趣也许更浓，你的收获也会更佳。掩卷畅怀，或许你还会记起明人于谦的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显然有了一份读馀的惬意了。

《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厚重大书，全书四十二万馀字，四百三十多个页码，书后还附有《新旧译名对照表》，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书价值，读了全书，确实有一种洋洋大观之感。但也有遗珠之憾，如



梁实秋《雅舍小品》中《读画》、苏雪林《青鸟集》中的《山窗读画记》等也是不俗之作，但因版权问题，未能收入书中。类似的遗憾也还有，编者王稼句希望“等到版权委托后，适当机会再编入这些本该收人的文章”。那么，我们期待也就不限于眼前这部初版本了，我们有理由与编者一同相约于明天，相约于丰盈的艺术之旅。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二日

序跋最有情味

读图时代，书的样式版本和印刷装帧的精美绝艳，确实丰富多彩，令人惊叹市场的效率和策划手段的非同寻常。当我接到寄自吴门的这本《王稼句序跋》，内心便很有些喜欢了。此系《书人文丛·序跋小系》一种，方型小三十二开，东南大学二零零三年三月初版，连同书末小跋共收文三十五题，但最令我感兴趣的却是书内所附的大量书影和作者自小到大各个不同时期的照片。书中的文章大都读过，有的还存有原书，所以略过不读，先一一将图片翻过，尤其卷末的八幅书斋小照，更是让我兴味盎然。这些带有强烈私人化效果的照片，有一种亲切的气息，形态各异，书味醇厚，见出真性情，有的让人忍俊不禁，有的让人莞尔一笑，有的让人浮想联翩。照片的背后有一个看不到，却能让人感觉到的真实空间，作者给每一张照片都配上了说

作者给每一张照片都加上了说明文字，简短生动，形象逼真，有时我想，这些富有生命力的文字其实也是一则则美文，是可以当作随笔来读的。

明文字，简短生动，形象逼真，有时我想，这些富有生命力的文字其实也是一则则美文，是可以当作随笔来读的。

我喜欢序跋类文字，以为在书话中别具审美意趣，所以一本书拿到手，我最先阅读的就是书的序和跋。要瞭解一本书的写作情况，序跋能够提供一些信息，作者在写这些文字时，心情是特别的，一册书若缺少了序跋，觉得就像雪天少穿了衣服一样不舒服。不仅对序跋有着难舍的阅读兴趣，我自己在印书时也注意序和跋的完整，我的书的序言都是朋友所写，但跋语无论如何也要自己去用心写好，由此说明我是很在乎这一点的。

《书人文丛·序跋小系》由王稼句主编，先后出了两辑，共十六种，舍间仅藏有七八种。第一辑先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印行，收入了施蛰存、舒芜、姜德明、锺叔河、陈平原、陈子善、徐雁和王稼句的序跋，凡八家八种。第二辑改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也是八种，作者分别是黄裳、夏志清、董桥、隐地、谢大光、李辉、止庵、祝勇。两辑阵容非凡，都是海内外大名鼎鼎的学者和作家，有的学贯中西，德高望重，有的潜心治学，著作等身，有的年富力强，横槊赋诗，可谓群贤荟萃，明珠生辉。书生有幸，何不弄一套搬回家，以宠其居，以快其情乎！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日

疏朗的版式、简洁明快，自然大方，让偏爱眉批和点评的读书人大为欢喜。

“典藏”的趣味和插图的意义

《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的印行，实在是古典名著整理出版的成功尝试，其运作本身就是一次推陈出新的挑战，它的问世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至少在如何运用古典资源，如何把出版的商业化变作艺术行为，如何使古老文本更鲜活更有影响力更具现实推广价值，从而获得一种新感受新认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插图本古已有之，要想出新出彩，使之避免市场媚俗，具有文化含量，这是需要文化眼光和胆量的。首先是策划的前瞻性，要站在一个相应的高度上考虑，包括读者的审视和挑剔程度，对今后出版物的承前启后的融合上，在品牌的打造和包装上，也包括来自市场的经济重压上，以及版本流布的深度和广度上。处理这些问题，当然需要对读者和市场营销的把握。可喜的是，作为编校者的王稼句为此作了慎重的考虑，身为文化学者，王稼句胸有成竹地从容面对，在选择版本资料和筛选取舍插图上颇费了一番脑筋和心力，首先是疏朗的版式，简洁明快，自然大方，让偏爱眉批和点评的读书人大为欢喜。其次是制作的精品化，既要体现出学术性又要兼顾到普及性，包括纸墨的选用，图文的排列，都要名副其实地符合“典藏插图本”的称谓。王稼句和北京出版社资深编辑杨良志此前曾有过很好的合作，他们推出的《吴门柳》就是一个代表性的范例。虽然他们有着丰富而成熟的操作

《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的出版，显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它的每一帧图片，都来自于大量的比较和甄别，来自于缺一不可的衡量和斟酌。

参照，但要让《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真正成为一部有品位上档次的厚重之作，真正提升插图本的品牌形象，形成区别于以往概念的文化大餐，他们实际上就是在攻克一道出版课题，向市场宣战，其文化压力不能说不超出负荷。以往的所谓插图本，大多粗制滥造，为了投机取巧，出版商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去翻印老古董，断章取义，支离破碎，毫无新鲜感和时代特点。《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的可看之处，也就是市场卖点之处是与以往做法大相径庭，这个新版本的问世本身就是对传统插图本的一种反叛。典藏的意义是具有典雅收藏和经典珍藏的双重指向的，前者是大众文化行为，带有广泛的历史属性，后者属于社会文化财富，含有积极的倡导价值。《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的出版，显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它的每一帧图片，都来自于大量的比较和甄别，来自于缺一不可的衡量和斟酌。这些图片并非可有可无，并非画蛇添足，它是文本内含的延伸和渗透，是画龙点睛的和谐与恰当，是穿越历史风烟之后的沉淀和精粹。这些插图都是有生命力的，都展示着明显的艺术个性，焕发出一种精神上的新姿，仿佛是为这部书量身定做的一样，带着天然的古趣，洋溢着清新的色泽，分明沾染了灵性的神韵，直让人一页页翻下去，沐浴在书卷香里不能自拔。

王稼句为编这部书花费了极大力气，仅参考的各类《浮生六记》版本就有二十种之多，篇末还附了大量资料，都是令人想读的文字，也一一精心配设了插图。寒斋存有四种版本的《浮生六记》，其中有一本江西人民出版

这正是严谨出版家和文化学者的不流俗、不趋时、不急功近利的高明之处。

社一九八零年五月印行的小册，就是王稼句校对这部“典藏插图本”所用的版本之一，用后他题签寄我存藏，书中有多处用铅笔圈点勾画的印记，可证其辛勤劳作之不虚。

《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由北京出版社二零零三年一月初版印制，五月已进行第二次印刷了，印数也由六千册提到一万册。此书价格为四十六元，看去不菲，却还能有如此销售成绩，说明已经接受了来自读书界和市场的检验。王稼句在一封短笺中透露，此类“典藏插图本”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计划每年出一种，慢慢地去积少成多。目前《西湖梦寻》已编讫，用不了多久，即可上市了，大家在光顾书肆时切不可错过。我想，出版方和编校者之所以花费长达一年的时间去选题运作一本书，这正是严谨出版家和文化学者的不流俗、不趋时、不急功近利的高明之处，也是他们的书得以畅销，得以流传，得以受到广大读书人欢迎的一个方面。

关于《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要说的其实还有好多。文本不朽，有关的话题自然断不了，何况还有后两记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挖掘呢。有意思的是，这本《典藏插图本浮生六记》的第二次印本已经与第一次印本稍稍不同了。稼句信中说：“这一本为重印，较初印，封面少了漏窗一扇，据说是模具遗失的缘故。”如此说来，这大概也算一段小掌故，也是本文的题外之话了。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六日

读来既可陶情冶性，又能感受到别具一格的新鲜情趣，真如身临其境一般，甚至连日的梦也与此有关了。

烟雨同里访旧迹

近来阅读地方文化专著的兴趣日浓，手边亦不乏这样一类小册，像薛冰兄签赠的《家住六朝烟水间》，王稼句兄惠示的《江南名镇》，还有张阿泉兄寄下的《草原文明》，大开本，凝重，厚实，透出苍茫辽远的情味，很让我在漫游遣兴的同时又享受了一种古老文化的浸润和洗礼。手边这册《烟雨同里》则是王稼句兄一本关于江南古镇的小书，由江苏美术出版社二零零三年印行，这实际又是一本画册，配附了二百幅图片，全部采用铜版纸印刷，读来既可陶情冶性，又能感觉到别具一格的新鲜情趣，真如身临其境一般，甚至连日的梦也与此有关了。

地方文化研究升温，带来了一股热闹现象。但其中也喜忧参半。喜的是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越来越引起主流和官方的重视，形成了发挥本地文化优势，吸引客商进行经济开发，共享其成的良好局面；忧的是，一些人利用民俗文化研究进行招摇撞骗，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一种手段。

在这个世俗名利恣意横行的时代，就有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大钻历史文化之空隙，耍弄一些民俗方面的小聪明，他们热衷于所谓家史族谱的续写和村志厂情的编修，为家族树碑立传，为有钱人大肆鼓吹，有意夸大家族势力影响，抹去真实的历史痕迹。更有甚者，不辨历史真伪，一味歌功颂德，满纸封建意识，说尽荒唐之言，通篇都是自私自利的小情调。他们以各种名

这里不仅表现在笔墨的悠然，情景的熨帖，架构的得体上，而且在谋篇上，更是跳出了一般地域界限的小天地，以艺术化的情思对故实进行探寻和感知，仿佛能够触摸到历史的呼吸，有一种亲近之感。

目收敛钱财，印一些错别字连篇、文理不通的小册子，变相推销，还自以为找到了谋取名利的捷径。我们不反对真正的历史探寻者，也不拒绝任何真正的民俗文化，但对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江湖骗子，对那些功利至上、玩弄历史的把戏应大胆揭露，撕下他们的面具。

在民俗的把握上，如果离开了民族的土壤，不细心加以甄别，就容易游离题旨，哗众取宠。《烟雨同里》显然不是这样的轻薄之作，这里不仅表现在笔墨的悠然，情景的熨帖，架构的得体上，而且在谋篇上，更是跳出了一般地域界限的小天地，以艺术化的情思对故实进行探寻和感知，仿佛能够触摸到历史的呼吸，有一种亲近之感。著者在《后记》中说，这本书“本来就不做古镇的导游或介绍，而是以昔日或今日为话题，说说那里的旧事、风物、民生、诗情、逸闻、异趣”，这就具有了散文的情致和文学的意义，因此把它当作一篇篇散文和随笔来读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同里是一座古老的小镇，也是一座极具文化品格的名镇，春雨声里，桨橹欸乃，跟随着作家一同上路吧，作家用飞扬的诗意和多情的文采，与你恳谈，陪你寻访历史的旧迹，体味古镇的沧桑意味，让你在轻松状态中进行一次难忘的文化游历。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日



岁月掩盖不住的痕迹

近代《点石斋画报》的问世是一件功不可没的文化创举，它短暂的生命已经渗透进文化的根须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间掩去了历史的声音，但抹不去岁月的痕迹。上百年过去了，当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审视昨天的一切，我们发现文化的命脉在如此执着地延伸。关于《点石斋画报》的真实面貌，我们现在很难见到了。有时我想，能不能学一下《老照片》、《老漫画》的做法，把《点石斋画报》的精华还原出来，让今天喜爱它的人有所品赏，有所收藏呢？

春天里，我正想着这件事，就收到了吴门学者王稼句先生寄来的一本《苏州旧闻》，原以为只是一般的画报，仔细一翻才知道这正是我所向往已久的《点石斋画报》的精选本，于是很有兴味地读下去。这是古吴轩出版社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的初版本，书名上面还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晚清社会新闻图录》，也是我所喜欢的内容。在书前的《前言》中，王稼句说：“本书选自申报馆主办的《点石斋画报》……选出有关苏州的社会新闻二百八十五则，略加点评和诠释。既反映了当时苏州社会的众生相，也透露出时代的精神和观念；另外，它还具有史料上的意义，苏州文献于这一时期的记载较少，故可拾遗补缺。”在这本书中，王稼句对《点石斋画报》进行了精心选编和点校，并为每篇写了精悍老辣的评说，与原文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很

王稼句对《点石斋画报》进行了精心选编和点校，并为每篇写了精悍老辣的评说，与原文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很有回味的余地。

有回味的余地。关于这本书，实在可以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闲之物，不必要承载什么太沉重的严肃命题。

这是一部怀旧的书。当整个荧屏和图书市场泛滥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庸俗之气的时候，真正的平民形象和大众情怀已经寡不敌众地显出衰败之相。人们普遍的怀旧恰好证明着文化的没落和贫血，对流俗的拒绝成为长期的“抗战”行为。无论是《老照片》也好，《老漫画》也好，还是面前这本“老新闻”也好，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体恤成分，体现了一种现代的关怀意识。很明显，前者的《老照片》、《老漫画》更多侧重于艺术的诉说和反映，而后者作为新闻载体，实际上更注重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和还原。从文化构建的角度来说，后者深刻而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更能持久地打动人心；而从社会范围和影响效果来看，它也更接近平民心态，零距离地透视着原生态的大众生活，有一股人间烟火味，绝少艺术形而上的雕琢痕迹，从而具有了老照片和老漫画所代表不了的特性，自有一份凝重的品格。

《苏州旧闻》是一本适合大众阶层的文化读物。此书的副题至少涵盖着两重意思，一是“社会新闻”，一是“新闻图录”。所谓新闻，传统的认识是新近或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的有关报道，具有相当的时效性；而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和冲洗，这里的“新闻”已经突破了旧的思维定势，更多地指向社会文化层面，它略去了传统新闻中的时间概念和浅层次的事件扫描，保

当我们翻看着一页页精美的图画和妙趣横生的评说时，当我们陶醉在往事风烟的享受中时，我们应当体味出编者辛苦劳动的真正意义，并且从中获得一种严谨的学术真诚。

持了新闻的敏锐和简捷，把新闻话语和历史背景放到了一个新的语境中去认识界定，已经升华为一种艺术行为，单纯的新闻素材变成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巧妙的转合中寓示了匠心和功力。本来，用画报的形式表现新闻，就已经体现出了与众不同，那么，把岁月深处尘封的新闻元素打捞上岸，嫁接出一种新的阅读环境，就不能不佩服编者的独具慧眼了。在这里，“社会新闻”和“新闻图录”不再是空泛的概念了，而是被解构的活灵活现的艺术现实，简直就是一部现代画报版的《世说新语》。校点和评说本身是一种学术行为，王稼句做起这件事情来似乎更得心应手。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学习，更需要敬业和热心。当我们翻看着一页页精美的图画和妙趣横生的评说时，当我们陶醉在往事风烟的享受中时，我们应当体味出编者辛苦劳动的真正意义，并且从中获得一种严谨的学术真诚。因此，当故纸堆中沉寂的画报被赋予了新的阅读使命，我们再也不会怀疑面前的纸页所焕发出的生动光彩了。这是《苏州旧闻》本身的魅力所在，也是编者和读者共同守卫的艺术期待。应该说，这才是一本书真正的阅读价值，书和人如此贴近的融融景象，不是比任何生硬的粗制滥造更爽心悦目吗？

面对市场的鱼目混珠，纯正的艺术显然被冷落已久。但是，从《苏州旧闻》的畅行，我们也感悟到文化的巨大渗透力是阻挡不住的，有眼光的读者对于纯文化的思考和选择正在得到尊重。虽然《苏州旧闻》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的局限，但正是这一所谓的特定时空，更纵深地聚焦了一种新闻现

《吴门烟花》已经很像是一轴古色古香的风情画了，完全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诉说着沧桑的风月旧事，有一抹悠远和苍凉的韵味。

实，反映出别的地方所不能表现的鲜明特色，给人以意味深长的阅读享受。

二零零四年五月三日

吴门三种

所谓吴门三种，是指苏州学者王稼句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出版的有关苏州文化和民俗的三本专著，这是他本年度此类书中的一个侧面，因为题旨和内容比较接近，姑且作为一个话题来谈，这三部书分别是古吴轩出版社的《吴门四家》，主要是介绍沈周、唐寅、文徵明和仇英的人与画，可以当成他们的一本简传来读，也可以作为知识性的小书随意翻翻；苏州大学出版社的《姑苏食话》是一部专门的饮食文化著作，既可以把它看成一部苏州民间风俗史话，还可以当成情味浓郁的小品文欣赏，若当作施展厨艺的参考文献和菜谱来实际操作一下，则是十分有人间烟火味的趣事；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吴门烟花》已经很像是一轴古色古香的风情画了，完全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诉说着沧桑的风月旧事，有一抹悠远和苍凉的韵味。

《吴门四家》和《姑苏食话》虽然出版时间都是同一个年度，但它们的成书却是两年前的产物了。《吴门四家》的《后记》载有具体的写作日期，作者说“奉接稿约，正当八月之初，即检书撰文，历四十馀天”，写这篇《后记》文章的时候，已经是二零零零年九月之末了。有意思的是，写初稿时，

普及性和学术性相互融合，构成了苏州文化斑斓多姿和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

作者还在“栎下草堂”，等到两年多后作者“再花二十多天时间”进行调整修改时，作者已经迁居到“听橹小筑”了。《姑苏食话》也有一则《后记》，作者说“这本小书应苏州大学出版社约写，完成于两年之前”，而这时已经到了二零零三年五月的最后一天了。实际上《吴门烟花》的成书虽然稍晚一点，但完成书稿的时间以现在的时间概念来看，也是两年前，即二零零二年的八月，正是稻香飘飘、蛙声片片的季节，很惬意的时光，当然适宜于“风月”和“烟花”这样的话题了。

王稼句这些年一直围绕苏州来做文章，出版了一系列在读书界广受赞誉，在旅游文化界大受欢迎，在大众阶层和市场甚受青睐的畅销书，我读到的就有《苏州山水》、《苏州旧梦》、《苏州旧闻》、《古保圣寺》、《烟雨同里》等，再加上手边这三种，确实很可观。通过这些书的阅读，我发现它们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普及性和学术性相互融合，构成了苏州文化斑斓多姿和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过分强调文化的专业化和学术价值，显然削弱了大众的广泛接受能力；一味重视普及使用效果，迁就某些人的话语趣味，就明显带有了低俗和戏说的成分。两者分离，单调枯燥，是片面的；两者结合，雅俗共赏，各取所长，是丰富的。王稼句在《姑苏食话》的《后记》里说：“写这本小书，谈的虽然是吃，意思却还是在吃之外的。”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很富启示意味的，也说明了单纯的去写什么并没有什么意思。这些书的成功运作，已经充分证明了作者市场眼光和文化头脑的机智灵活。二

别致的语境与深入浅出的表现手法融会贯通，体现着一般通俗读物所缺失的纯文化意味，尤其个性化语言的魅力更使这些书具备了严肃著作所应有的文化品位。

是深厚历史底蕴与现代文明有机渗透，形成了苏州大视野、大文化背景下的多层次开放格局。白描历史，虽然拉近了读者的阅读距离，但有记流水账的弊端；侧重一翼，又有避重就轻的模糊倾向。要想在有限的文字中展现博大精深的文化命脉和历史沿革，把各个时代的文化变迁作一番梳理，就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调度全局，把握住苏州文化的要害之处，使之既不面面俱到，又不轻描淡写，在处理上始终掌握着艺术的法度。作者在《吴门四家》一书的《后记》中说：“别人说得多的，我就少说一点，甚至一笔带过；别人没说的或说得不够的，我就多说一点，但由于篇幅所限，自然也不能细细絮絮而说了。”真可谓一语破的，确是经验之谈。作家有作家的写作原则，该通融的时候自然为读者着想，但不该妥协的，决不放弃，决不心软，这是大手笔应有的气度。三是别致的语境与深入浅出的表现手法融会贯通，体现着一般通俗读物所缺失的纯文化意味，尤其个性化语言的魅力更使这些书具备了严肃著作所应有的文化品位。王稼句是苏州才子型学者化的作家，他笔意灵秀，情见乎词，妙语如珠，衔接佩实，写起苏州文化的历史渊源更是得心应手，技高一筹。他在《吴门烟花》的《后记》中这样说：“这些文章是以苏州为背景、以人事为对象、以文献为依据的，既不想杜撰戏说一番，也不想去趋附‘文化大散文’的时尚，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有限的篇幅里，记述一点往事，让读者知道一点历史的沧桑、风俗的转移和人物的命运。”应当说，王稼句掌握的火候恰到好处，他的胜处就在于可读性和文

许多人急功近利地为了市场写作，他却始终拒绝沾染庸劣流俗，因此，他的文字是经得起推敲的，他的书是耐人寻味的。

学性的兼容上。许多人急功近利地为了市场写作，他却始终拒绝沾染庸劣流俗，因此，他的文字是经得起推敲的，他的书是耐人寻味的。

王稼句热爱苏州历史，对苏州文化情有独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他说：“苏州文化的题目确实很多，一辈子也做不完，有的我还非常有兴趣，如《明清苏州市民生活》、《苏州废园追怀录》等，电脑里还存着一部《吴郡闺阁丹青志》，费了十来年时间，积了三十万字。但我必须调整自己的学术构架，停留在苏州一隅是不行的。”他不满足，所以才挑战自我，不断拓展新的天地。要发展，当然要打破制约，跳出去，广阔的新世界正在他面前次第展开。眼下他正在点校《苏州文献丛钞》，对于喜爱他的书和文章的人，这大概也是值得期待的福音了。

二零零四年十月七日

栎下四集

苏州学者王稼句这几年转型，由最初的书话写作移向了地方文化的挖掘和文献的整理，并且成绩巨大，他先后印行了《苏州山水》、《苏州旧梦》、《姑苏食话》、《烟雨同里》、《吴门烟花》、《吴门四家》、《三生花草梦苏州》，点校了《苏州文献丛钞初编》、《浮生六记》、《西湖梦寻》、《漫游随录图记》，编选了《吴门柳》、《昆明梦忆》、《桂林风烟》、《姑苏斜

王稼句的写作发轫于书话，奠定他在书话界地位的是他早年的四本小书，这四本小书如今要想搜全，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了，网络上就常见有书友发帖子求购的。

《阳》、《古保圣寺》等等著作，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他割舍不下苏州文化，但骨子里又迷恋着各类版本，他藏书三万册，与书有着道不尽的缘分，作为一个书话作家，他的《栎下居书话》、《秋水夜读》、《王稼句序跋》等著作更是读书人案头的佳品。虽然王稼句已经“移情别恋”，但他对书的那份情缘始终未了，仍不断策划和推出有关书的新著，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就说：“想写点书话，读点书，作点风俗、妇女方面的研究，另外还有一本《清代文章家札记》，想在近年写完。”他有时也给我透露一点信息，说手边正在写着的什么，像最近我知道的，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一套读书随笔丛书中就有他的一本。他做这些事情的同时，自然也还在做别的文化题目，但就我所大致瞭解的这零碎点滴，似乎也都是读书人所喜欢和盼望的。王稼句的写作发轫于书话，奠定他在书话界地位的是他早年的四本小书，这四本小书如今要想搜全，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了，网络上就常见有书友发帖子求购的。舍间所幸已经庋藏，并且都是作者的签名本，它们是中国卓越出版公司一九九零年八月初版印行的《笔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初版的《枕书集》、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初版的《补读集》、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初版的《砚尘集》。

《笔桨集》是王稼句的第一本书，正三十二开，瓦翁题签，一百九十页，凡十四万字。封面设计很简洁，上下是白色，正中的背景用了竖写的手稿，一只绿色的小船，浅浅地靠在手稿的岸畔，船舷旁的一支木桨静静地放在



水中，水的波纹正向着远处荡去，意境十分悠远，富有深意。书前有《题记》，书后又有《后记》，可以增加阅读的趣味，进一步瞭解书的内容。王稼句的书大都是这种体例，这样做的好处固然很多，把编书的想法交代一下，顺便把书名的来由也告诉读者，有的还可以借此抒发一下感慨和情怀，我想序跋无非就是如此，毕竟编一本自己的书就像生育一个孩子一样，感情是很深的，这样看上去也就很完整，样子上也就好看一些。全书没有明显的分类，但目录上还是简单分成了四个层次，一是谈一些影坛旧话和旧人旧事，像殷明珠、瞿秋白、张恨水、郁达夫、陆小曼等等，饶有情味，颇见功力，是读书人自己的所思所悟，给人以知识和体会。二是一些新文学版本的话题，如《版话拾零》、《新文学作家的线装诗集》等，都是用心积累资料的成果，从里面可以读出一种别样的情怀来。三是写人的一些随笔，像《范小青印象记》、《小青和她的世界》等都很精妙，作者和他们熟悉，所写也就格外亲切。王稼句和范小青是大学同学，现在范小青已经是著名作家了，但读读王稼句的这些文字，可以瞭解她创作起步的一些情况，譬如说范小青早些年“书房里有四只书橱，密密地排着，重重地叠着，大多是外国文学名著……相形之下，民族传统的东西不多。这个现象在她的小说中也有所反映”。这些当然都是昔日的景象了，但确实很有意思，研究范小青的人是可以对照着作家创作风格的变化去探寻一番的。四是几篇序跋，我对这样的文字是从内心喜欢的，曾任由着性子读了几遍，觉得都不是敷衍之作，而

作者即兴所谈，借题挥洒，况且又是和书有关的一些趣事，读起来也就身心放松，简直有点醉意了。

是有想法，有见地，有所寄托的。书中这七篇文章，大概是王稼句最早的序跋文字，很能见出作者在这方面的天赋和才情。

《枕书集》，正三十二开，凡二百三十四页，十六万字，分《小说印象》、《雨天杂读》、《旧书新谈》、《灯窗书语》四辑，并有《题记》和《后记》两篇分印书前书后。本书内容很是丰沛，《小说印象》主要是读凌叔华、汪曾祺、陆文夫、贾平凹、马识途等人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对小说观念的理解和把握，实际上也是对这些作家的一种解读。《雨天杂读》是很有吸引力的一组文章，雨天本是读书人最为欢欣的日子，如果这时手中把卷的恰又是心爱的书籍，听着檐雨念珠似的滴答，那种情调和心境是最舒坦不过的了。在这样的氛围里，作者即兴所谈，借题挥洒，况且又是和书有关的一些趣事，读起来也就身心放松，简直有点醉意了。你猜作者在这里谈的都是什么人和书呢？他们是唐弢的《晦庵书话》，杜渐的《书海夜航》，黄裳的《金陵五记》、《花步集》等几种散淡清雅的小书，还有马叙伦的“日札”，郁达夫的旧体诗词，俞平伯的序跋，郑逸梅的掌故小品等等。作者在这里就是打开了一个万花筒，让你徜徉其间，留恋不已。《旧书新谈》一辑也颇妙，《尝试集》、《背影》、《新月诗选》、《知堂文集》、《半农杂文》、《朱湘书信集》，这些新文学史册中耀眼的星辰都在这里汇聚成一道灿烂的星河，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接下来的《灯窗书语》也是读书人心有灵犀的知音文章，《耕堂书话》、《姜德明散文摭谈》、《淡雅的散记》、《书目与书目书》、《读徐残

意味隽永，极见才情，带着作者独特的审美眼光和个性的思索。

《墨》、《书装琐语》等，皆道出了爱书人的心得，意味隽永，极见才情，带着作者独特的审美眼光和个性的思索。“栎下四集”中，这本书我所藏最晚，稼句兄特意题跋：“乙酉初夏，天气郁蒸竟月，如太白诗云‘六月南风吹白沙，吴牛喘月气成霞。水国郁蒸不可处，时炎道远无行车’。不堪矣。检旧作应袁滨小兄索，稼句谨识。”

《补读集》，条型小三十二开，顾廷龙题签，二百二十八页，十一万五千字，有《自序》和《后记》各一篇。作者说，“我极欣赏‘补读’两字，原因是很切合实际，一是不少散开的线装书要衬纸重装，便穿针引线，边补边读；二是少年时应该读的，而没有读，如今补读。读读补补，补补读读。本集所收的就是‘补读’后写的札记”。全书共四十篇，没有分辑，所写大都“从旧书中得之”，或借人述古，或忆旧叙事，都见性情，有细致的辨识，有严密的考证，其心力和落墨不同俗见，作者在《貂禅识略》、《潘金莲与潘巧云》、《两个苏小小》、《丘处机其人》等篇章中都有出色而精彩的描述，带出了历史眼光和文化意识，意义也是非同寻常。在这部小书的扉页上，同样留下了稼句兄的题跋，不妨一录：“近将栎下旧居所余书杂，移运至楼下车库，不期发见此书数册，大喜，十年前旧作也。寄袁滨小兄乙册存念。十一月七日与平原、子善自嘉兴归后识。稼句。”下钤朱文名章一枚。这里的平原是指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子善是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教授。王稼句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八日的来信中说：“旧作《补读集》一册已签好，

《杂缀》一编，更多了些摭拾文史掌故的意味，知识面也广泛，行文中见出了治学的境界，会意处让人叹服作者的深刻和高妙。

这几天就挂号寄上，请查收。昨天陪平原、子善两君去了一趟嘉兴，游了烟雨楼之后，特地去王店朱彝尊的曝书亭看了看，回到苏州已五时许了，平原七时的火车回京。子善仍住苏州，今天下午又一起到社里去坐了一会。”

《砚尘集》是“栎下四集”的最后一种，同《补读集》的开本一样，也是条型小三十二开，一百八十四页，九万六千字，的确是一本可随身携带，也可放在掌心摩挲的精致小书。书前有《题记》一篇，书后有《后记》两篇。全书分《暮春读书杂记》、《杂缀》和《品文》三辑。读书记多写“前人的小集”，这是作者在一九八八年梅雨时节写下的文字，作者说，“这样的时候似乎也只能读读如此这般的东西”。因此，这一辑所谈文章大都散漫而空灵，像张岱《娜嬛文集》、《快园道古》、叶子奇《草木子》、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等，实在是合乎暮春这个季节来品味的。《杂缀》一编，更多了些摭拾文史掌故的意味，知识面也广泛，行文中见出了治学的境界，会意处让人叹服作者的深刻和高妙。最后一辑的《品文》并不是小品文，而是品藻孔融、曹植、刘琨、谢庄的四篇美文，分析与阐释都很到位，入情入理，丝毫不干瘪，虽然这类文字最容易陷入枯燥的窠臼，也容易给人掉书袋的感觉，但作者的处理正好避开了华而不实，取而代之的就是面前的丰富、恣肆和通达，这是很难得的一种路数，见出作者扎实的学养和老练的文字基础。

记得王稼句在一短笺中说过，一家出版社曾建议将“栎下四集”合在一起重印。我想，倘若此举能够付诸行动，应该是有眼光的策划，读者大概不会

喜欢读书的人不会忘记王稼句早些年出版的那些书话作品，在不断重温的同时，人们也在期待他的新的著作。这本《看书琐记》的出版应该很令人欢欣了，至少是满足了读书人的一种心愿。

少的。我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很高兴，但我想什么时候给稼句说一下，印行的时候最好把《谈书小笺》（哈尔滨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也加进去，虽然它也曾被全部收入到《栎下居书话》中，但作为王稼句早期书话作品的代表，这本小书也是不应被人忘记的。这也许又是在饶舌了。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日

看书的感觉

山东画报出版社印行了一套《书虫系列丛书》，版式大方，印装精良，选题广泛，作者都是一些在读书界很有影响的人物，像薛冰、止庵、李福眠等，就我先读的《纸上的行旅》和《相忘书》而言，确实是让爱书人喜欢的读物。苏州学者王稼句的《看书琐记》也在其中，这几年稼句先生忙于苏州文化的探源和考据，做了大量细致的富有开创性成果的工作，出版了或著写或编集或校订的十几种专著，像《苏州旧梦》、《吴门四家》、《姑苏食话》、《三生花草梦苏州》、《追忆》等，引得业内人士刮目相看。但喜欢读书的人不会忘记王稼句早些年出版的那些书话作品，在不断重温的同时，人们也在期待他的新的著作。这本《看书琐记》的出版应该很令人欢欣了，至少是满足了读书人的一种心愿。这是一本很新颖的书，说新的一个意思，是作品成书前从未在报刊上发表，是专门为山东画报出版社写的，文章不

作者看的书也许不是很起眼，所记的也许有些琐细，但在旧书里挖掘新鲜的意味，在平常的纸页间串起文明的碎片，打磨出熠熠生动的光晕，这实在又是最能见出真功夫的。

受报刊千字文的限制，格局上匀称大气，结构上从容洒脱，内容上也是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作者在作文的时候，有着“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的意愿，故而舒卷自如，奔放无拘，尽情尽兴，实在是一种任我逍遥的大家手笔，其豪情兴致颇让人记起林散之诗里“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的意境。说新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文章的题材新。全书尽管只有二十篇，却包罗万象，很是丰富。作者看的书也许不是很起眼，所记的也许有些琐细，但在旧书里挖掘新鲜的意味，在平常的纸页间串起文明的碎片，打磨出熠熠生动的光晕，这实在又是最能见出真功夫的。从这个层面上说，作者真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刘勰《文心雕龙·徵圣》）。《看书琐记》的新颖不俗，还可在作者的见解认知上体现出来。既然是读书的琐记，自然充满了知识趣味，却不是一般的热闹堆砌，卖弄学问，作者力戒空泛说教，自出机杼，看问题的角度也就别开一面，满纸珠玑了。这些文章在写法上值得一提，因为作为书话来说，作者没有按传统书话，也就是晦庵老人所赞赏的那一路数去写，也没有去走西谛、黄裳的套路，他们的文章在学界已经成为学习揣摩的范本了，王稼句的创新意识在于语文的融合，不仅有散文随笔的笔致，有文史笔记的意趣，有考据义理的缜密，还有小品文的灵性和凝练，有诗的意象和咏叹，有水墨画的写意，有文化思考的深度，整体上散发出张力和美感，形成了一种隽永深长的风骨。这正如郑燮所言：“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

读这些文章，俨然进入了一个历史文化博物馆，一件小小的什物，足可引发无数感叹，笔下的风光带来诸多情趣，很像欧阳修《六一诗话》里记的那样，“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板桥全集·竹》)读这些文章，俨然进入了一个历史文化博物馆，一件小小的什物，足可引发无数感叹，笔下的风光带来诸多情趣，很像欧阳修《六一诗话》里记的那样，“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卷小书，拿在手里并不厚，十多万字，真的是触目皆新。像《塑壁残影》一篇，最早曾是《古保圣寺》一书的《前记》，作者围绕保圣寺中的罗汉塑像破疑解惑，很是费了一番心力，我初读时就折服于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力，是一篇颇见专业性的有趣文章。后来文章进行了修订增删，就以《古保圣寺》的题目收入到了《三生花草梦苏州》一书中，我以为这大概就是定稿了。不料这次又在书中读见，原以为不过是动了点小手术，拿了以前的书来对照着一看，就发现不对了，不仅题目改动的更见神韵，字句也有变化，更多的则是内容进行了大的调整，加进去一些新掌握的材料，完全就是一篇新文章。在我们看来，原先的文章有理有据，已经很难得了，但作者几次斟酌完善，带着不满足感，这就体现出了一种谨严问学态度和澡雪精神。再譬如《厨娘》一篇，作者先由陆文夫先生的名作《美食家》做引子，说到了画家张晓飞的插图如何传神，如何高明，笔锋一转，作者干脆就放开来谈了，说“以厨下情景作画的，汉画像砖石上很多，也是这一绘画载体的主要题材之一”，但内容是以男子的形象居多，女子往往不被重视，不是给厨娘一个背影，就是以奴婢侍女的样子出现，作者饶有兴味地又引出了“女子与烹饪完美结合的精致图绘，则有四方画像砖”的话题。本来，俞平伯先生已经

《看书琐记》与其说是一部精彩的文史书话集，不如说更像一轴风俗画卷，每一幅画都蕴藏着深厚的风物故事，彰显出了强烈充沛的人文关怀。

写过一份《美人画砖拓片说明》，对四方画像砖进行了鉴定，按说是很权威了，但作者不为尊者讳，以更明白准确的梳理对俞先生的观点一一精当订正，严格从文化范畴考虑，几乎是推翻了旧说，可以说勇气不凡，意义可嘉。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这部书虽然不厚，但容量超值，颇有圈点之处，其新意也就在于此。

《看书琐记》与其说是一部精彩的文史书话集，不如说更像一轴风俗画卷，每一幅画都蕴藏着深厚的风物故事，彰显出了强烈充沛的人文关怀，真有品尝流淌的盛宴，跟随文化人“周游列国”走四方的感觉。作者笔下的人和事都带着传统文化的底色，从《中国民间年画》中的博戏图（《升官图》、《姑苏名桥图》、《十二月花神图》）、铜墨盒上的画、绣像小说、瓷器彩绘、酒胡子、小泥人等人文掌故中，尽可领略被遗忘的民间绝响，欣赏到原始的民风情俗；从《百美图》、《苏州古城地图》、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本摄影集《大风集》、《中国文人画之研究》、《长物志》等典籍里，又可洞悉到文明的足迹，一些枯燥的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文物被激活，唤醒了记忆，重新具有了生命，拉近了与生活的距离，很是亲切可信。作者从事的并非专业研究，他是以一个“杂家”的眼光来探究这些活的历史的，因此就摆脱了单纯视觉上的审美疲劳与生硬地就史料说史料的窠臼，提升了文化含量。

《看书琐记》一书的责任编辑是徐峙立君，我并不认识她，但我读过她写止庵的文章，看过她与王稼句、止庵等人的合影，手边还有她给谷林老责

稼句所作，纷至沓来，前书尚未终卷，新作又邮传到家，可谓“间不容发”。

中？其乐融融而飘飘然。

今年四月，稼句又惠所著《消逝的苏州风景》，虽多属残影旧观，而发思古之幽情，念往昔之游踪，重温旧梦，故迹再寻，皆感稼句之所赐。随之想到一人一年三书，需要何等走笔，何等根底？真是“后生可畏”！不竟八月初又来一书，为图文本《晚清民风百俗》，以点石斋风土画为说，虽曰百俗，实为有百五十则。上世纪之初，各地之土风民俗，悉在囊中，看图读文，尽收眼底。吾尝窃窃自诩“走笔难收，年成一书”（不计水平如何），傲视海内君子，不意为稼句一拳击倒。稼句年馀成四书，粗略计算，当在百万字以上，以日计算，则非日产三千字不可，不禁瞠目而甘拜下风。吾于友朋赠书，书到必先浏览一过，而稼句所作，纷至沓来，前书尚未终卷，新作又邮传到家，可谓“间不容发”，至令他人难以“夹个”。昔人有云：“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吾于稼句，将增一“必”字，而曰“后来者必居上”。吾虽高年目眊，亦将鼓其馀勇，整装以待稼句赠书之源源而来，稼句其勉旃！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上午冒溽暑一气呵成于南开大学邃谷，时年八十四岁。

“苏州王稼句”

范小青

前几天又拿到王稼句的两本书，一本是去年出版的《三生花草梦苏州》，一本是今年的《消逝的苏州风景》，沉甸甸的两本书拿在手里，也不知道至此已经有过王稼句的多少书，只晓得每年在作家协会的统计表上，在王稼句的名下，总是有一长溜的书名，真是蔚为大观。我和稼句在大学念书时就认得，虽然不是同届，但前后只差半年，又都喜爱文学，就熟悉起来。大学毕业，各自走上工作岗位，对文学的初衷没变，接触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许多年过去了，见到稼句，总是在各种会议、活动或者酒席上，此时的稼句，或者喝酒，或者聊天，喝得高兴就吹牛，潇洒，轻松，哪有千斤的担子压在身上，可有谁看到他一天又一天坐定在书房里默默无声辛勤写作的那一幕呢，有谁知道他正拖欠着书稿被追得喘不过气来呢？这些情形我们看不到，但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因为我们都知道，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喝酒喝出来的。

朋友们凑到一起时，常和稼句开玩笑，说写信给王稼句，只要写“苏州王稼句”就能收到，这是大家捧稼句，说的是稼句在苏州朋友多，名气大，也有人觉得这个段子用的是文学的夸张手法，带有传奇色彩。其实这倒是确有其事，有一回稼句的一个外地同学，给王稼句写信，开信封的时候，记不得地址，就先写上“苏州”和“王稼句”，准备查到地址后再填上去，结果给忘记了，就把苏州王稼句丢进了邮箱，最后远在苏州的王稼句还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这说明什么呢，邮局对王稼句的瞭解，王稼句是个文人，名人，

稼句这些年出的书，绝大部分和苏州有关，苏州已经成为他研究得如同自己家中挂在墙上的一幅画，每天看每天想，早就爱之入骨、熟之于灵魂了。

信件多，稿费单多，所以邮局记住了他的名字，知道他住在哪里，没有地址也能送过来。后来大家觉得还不过瘾，提出来要把“苏州王稼句”丢在马路上，或者也照样能收到？

我觉得，之所以产生“苏州王稼句”现象，不仅因为他认得很多人，更因为他对苏州的热爱、认识和描写。稼句这些年出的书，绝大部分和苏州有关，苏州已经被他研究得如同自己家中挂在墙上的一幅画，每天看每天想，早就爱之入骨、熟之于灵魂了。比如这本《三生花草梦苏州》，就是稼句多年积累下来的对苏州的方方面面的印象、从古城古园到风情民俗，从人物印象到蔬菜水果，他笔下的苏州，是梦中的现实，又是现实中的梦。而《消逝的苏州风景》那些灰黄的旧照片和那些凝重的文字，更是让我们看到稼句对旧苏州老苏州的深深眷恋和追忆。

稼句喜欢步行，他常常在苏州的大街小巷穿行。有许多我们闻所未闻的小弄堂，他就像进入自家客厅一样，随随便便带我们走去，而且如数家珍地讲说这里的历史典故，报出它们的出身和家世，令我们这些同样生在苏州长在苏州并且自以为熟悉苏州的同行目瞪口呆，自愧不如。

稼句自己在书的《后记》里说，要歇一歇，好好想一想。我相信，歇一歇、想一想之后，又会有别样的更精彩的苏州从苏州王稼句的笔下呈现出来了。

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

我和稼句

吴恩培

和稼句相识是在二十九年前的一九七八年秋天。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我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于次年三月入苏州城东望星桥堍天赐庄的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进校后，我被校、系有关领导安排在院学生会担任个职务。当时学生会搞一个学生文学刊物《风华》，我和同班同学范小青、翁利辉（岸田利辉）等都成为这个学生会刊物的编辑。如前所述，七七级的同学是一九七七年参加高考，故此，该届学生推迟了入校时间，而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入校。而七八级同学则是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入校，前后相隔仅半年耳。

一九七八年秋天，《风华》收到一个中文系七八级同学的投稿。和别的投稿者不同的是，这投来的稿件竟是一本厚厚而又装订工整的文学集子，内中有诗歌、散文等，每一篇都极工整地誊写着，集子上的署名是“中文系七八级王稼句”。几天后，在江苏师院外语楼西侧、当时作为学生会办公室的小平房里，我和稼句第一次见了面。

小平房正对两株百年香樟老树。如今，老树又增加了近三十圈年轮，可当时的稼句正当二十岁的青春年华，相比我们这些经历过上山下乡、被历史整整延误了十年才又走进大学的“老”大学生，更显得年轻俊逸，更何况那本文学集中的诸多篇什中透逸出的纤细而又隽永的文笔。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经历，在那个下午汇成了我们最初的友谊。其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尚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经历了动乱岁月的人们，收入少得可怜。而我们也和



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样，经济极端贫困。然而在精神领域，自感学习了中文专业及读了几本中外名著的我们，却有点儿狂妄，自以为是“精神贵族”了呢！更何况一九七八年秋天时，“文革”结束未久，百废待举。高考刚刚进行了两届，不算那些尚在校园内的经“推荐”或是其他办法进了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全中国当时考进大学的大学生，也就这么两届上百万人。于是，被社会视为骄子的我们，也极易产生青衣少年式的轻狂，更何况考入了以“激扬文字”为己任的中文系。三十年后，一代人亦已江湖老去，此情此景，难免世事都看得平淡了，正是在这淡然与闲适中，却又往往容易产生如南宋诗人陆游《春近山中即事》里所写的“百年孰与梦长短，万事只如云去来”的感觉了。当时，在那小平房里，我们具体又聊了些什么，事过境迁，至今印象已然模糊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同在一座教学楼里上课。上楼下楼，进进出出，匆匆相逢时，或是在楼道上莞尔一笑，或是在楼梯拐角处小叙片刻。当时我住在养育巷的一条横巷里，课余时，稼句也常来小坐。友谊已超出同学的层面上了。

毕业后，是时的分配体制，使得半年前后相继离开天赐庄校园的我和稼句都不如意，亦前亦后地各自打点行装，奔了东西，好在都在同一座城市里。一九八三年时，稼句在朱家庄的船用机械厂搞职工教育工作，我去造访。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各自说起近况，难免苍云白狗，情绪都有些低沉。于是，换了话题，说起读书为文，这才稍稍排遣开来。稼句其时写书话类文章

起初写的书话类文章，娓娓道及作者对所评书籍的理解以及对世事人生的阐释、评述，再加之对古籍熟练而到位的引用，语言的老到、圆润，多少呈现了稼句的个人特色。

居多，我当时着意于写剧本。在寻找各自价值的过程中，大家都各有了一片天空。

一九八六年，我调进了苏州市职业大学。那年暑假，我独自一人去青海写剧本《柴达木人》。接着，一九八七年又在那遥远的地方修改本子。是年岁末，已调到苏州市文联工作的稼句看了剧本后，写了篇《岁末读剧记》发表在当时的《苏州广播电视台报》上。

在文联工作的稼句分管文协，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九十年代初，稼句开始出书，《补读集》等就是那一时期的作品集。

稼句著作中，文笔极其老到。若是未识其人而仅读其文，极以为文者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者。实际上他出版这些书时，也才不过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学者。起初写的书话类文章，娓娓道及作者对所评书籍的理解以及对世事人生的阐释、评述，再加之对古籍熟练而到位的引用，语言的老到、圆润，多少呈现了稼句的个人特色。

稼句家中藏书极丰。一九九四年时，苏州几家单位联合举办姑苏首届藏书家评选。当时评选了十人，稼句以其藏书之多列于首位。其他尚有苏州杂志社的朱红、苏州广播电视台社的祝兆平以及已过世的我的大学同学王宗拭等。我以十来个书柜的书亦忝列其中，但深为知晓稼句的藏书却是以屋子为单位来计算的。

稼句为人热心，交游极广。朋友中有些过节，或是家庭中遇到某些问



题，稼句总是丢下手下中的活儿热心地为朋友排解，以致圈子中人戏称其为“老娘舅”。那年阿拭（王宗拭）去世，稼句为之操办后事，深为我们这些老同学感佩。而这些年，我著书为文时，常常一个电话打到稼句那儿，问某段史料在何本书籍中，或是苏州某人的联系方式等等，稼句有时开玩笑说，我可以开个邮电局的第二查号台了。

一九九六年时，我为苏州广播电视台写的《沈万三》的剧本正处于修改阶段，稼句特地将他在平时搜集的关于沈万三的资料复印一份给我，并附一信曰：

恩培：

给你拜个年，祝你今年一切都顺，佳音频传。

去年抄得沈万三的资料若干，复印一份给你，供做小说或编剧本时参考。拙著两种已出，改日持赠。

馀言再叙，顺祝
时绥。

稼句

二月二十八日

正是在稼句等朋友们的鼓励下，剧本完成并拍摄后，我又在剧本的基础上将之改成了长篇小说《巨商沈万三》。而二零零零一年我撰写《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书稿时，曾为到底是将之写成学术类的专著，抑或是文

到底是将之写成学术类的专著，抑或是文艺类的文化散文而踌躇不定时，曾多次去干将路上的稼句住处探讨。

艺类的文化散文而踌躇不定时，曾多次去干将路上的稼句住处探讨。

这些年，我写过电视剧，写过小说，后来又撰写学术类著作。稼句一直说我“什么都能写”、“太平均使用力气”了，言语间显然有“心不往一处使”的指斥之意。用“不搏二兔”的观点看，想同时逮几只兔子，显然犯忌。其实，朋友的心我全然知晓，然身处高校的情境，如职称评定时文艺作品并不能算成果等种种原因制肘，故也不能不作调整了。

随着年龄增长，朋友们见面也把“但愿人长久”变成了常常的话题。那年，稼句因糖尿病住进景德路上的中医院。陪他去医院的那天，我和他的心情都很沉闷。当稼句身体稍稍好了些后，有次稼句的母亲特意关照我，在外面吃饭时，不要让稼句多喝酒。于是，后来的日子里，每次在饭局上稼句喝酒喝得兴起时，我总是讲起他母亲的关照，并说：“我是答应了老太太的。”每到此时，稼句倒也控制了自己。

这些年，一路上走来，深感朋友的含义。《晏子春秋·杂上》说：“衣莫若新，人莫若故。”《说文·又部》说：“同志为友。”对此，《淮南子·说山》有个很好的笺注：“行合趋同，千里相从；行不合趋不同，对门不通。”只是“同志”这个用了几千年的很好的词，如今不知怎的竟沦落为贬义的“同性恋”之代名词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袭书香

吴眉眉

转眼又是“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的深秋了，不知怎的，菊花的品质和精神，让我想起王稼句老师。虽然稼句老师也是红尘中人，但他的骨子里，分明有几分孤高，不大喜欢凑热闹，特别是貌似风雅的名利场，他避之不迭，比之春天里争奇斗艳的万紫千红，稼句老师更有一点傲然在西风冷雨中的姿态，真像前人咏叹的那样，“颜色只从霜后好，不知人世有春风”。

稼句老师以书话名家，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在《读书》、《书林》发表文章，结集的读书随笔集也有好几种，但近些年来，他将主要精力放在苏州文化的研究和描述上，《苏州山水》、《姑苏食话》、《吴门烟花》、《苏州旧梦》等一本本印出来，有的一版再版，在读者中很有影响，至有“王苏州”之誉。最近稼句老师又印出了《三生花草梦苏州》，这是他近年有关苏州零星文章的结集，早在年初就听他说起，他说新写了一篇《小引》，自己还算满意，我就请他从网上发来看看。一个春雨霏霏的黄昏，他发来了这篇文章，细细品读，感人至深，当叙述龚定盦与苏州女子灵箫相遇、绻缱、离别、重逢直至生死两依依的情感历程时，那笔墨捎带着幽幽温情，直流入内心深处最柔最软的地方。这篇《小引》不但可以欣赏稼句老师的文字之美，也可看到他侠骨柔肠的情怀。

对于苏州的历史和文化，稼句老师更注重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前些年，他将民国时期有关的散文小品，编了两本集子，一本是《吴门柳》，一

对这些“桂冠”，稼句老师都不想其接受，拿他自己的话来说，至多就是一个职业读书人，做些写书、编书的事而已。

本是《姑苏斜阳》，为读者提供了那个时期描述苏州的美文。他说，还有四十万字放着呢，有时间就将它编好，书名就叫《姑苏雨》，与《吴门柳》对偶。去年稼句老师又点校了《苏州文献丛钞初编》，精装两册，一百万字。他说，这套书弄得他太苦太累，但这仅是《初编》，还是做《二编》、《三编》，因为这是保存和流传文献，对研究苏州的方方面面都很有意义，因此尽管寂寞，还是值得继续做下去。

作为书人，稼句老师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因其富有藏书，被人称为藏书家；因其至今著作近五十种，被人称为作家、学者；因其曾主持某出版社，策划、主编了不少有影响的图书，被人称为出版家；更因其才华横溢，具有真才实学，又被称为“正品”江南才子。对这些“桂冠”，稼句老师都不愿意接受，拿他自己的话来说，至多就是一个职业读书人，做些写书、编书的事而已，与手艺人、引车卖浆者没有什么差别，千万不要将自己的职业看得比其他高档。稼句老师身上，还具有风趣幽默、率真可爱、善良正直的另一面，凡与他有交往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上月在上海开会，拿到一份《上海古旧书会》会刊，第二版《藏书家简介》有段介绍稼句老师的文字，将他率真的个性表露无遗：“王稼句要朋友、好饮酒。凡读书人，无论来自天南地北，一到姑苏便可享尽其热情之地主款待。书里书外，说古道今之气氛，足让客人终身不忘。更让客人难忘的是，酒宴开场每每王稼句敬酒他人频频，自己则不停豪饮，到后半场却往往



是朋友们倒过来劝王稼句少饮。”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格外地怜香惜玉,从不劝异性朋友喝酒,如果有两位或两位以上的女子同时在座,他会特别注意“平衡对待”,从未发生“厚此薄彼”现象,难怪他很有女性缘呢!

稼句老师长得有点瘦弱,他自嘲是“玉树临风”,如果穿上长衫,真是“一袭书香”了。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王稼句四人谈

止庵 薛冰 周翼南 倪墨炎

止庵：

现在关于读书的书很多，多到未免有些滥了。通病在于简单，肤浅，仅限于略作介绍，稍发感想。王稼句近著《看书琐记》却令人耳目一新。全书十万字，才只二十篇；这不是报刊上的补白之作，而是专门写的文章。实际上是一本各篇均由读书引起，却都不限于某一本书，而且不仅仅限于读书的文化考察或文化研究之作。作者下的是融会贯通的功夫。此种写法并非作者首创，倒是继承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刘献廷《广阳杂记》、俞理初《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等为其代表，近世则周氏兄弟多所采用，《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馀》、《关于活埋》、《赋得猫》诸篇均属此类。值得高兴的是，它重又复活于王稼句的笔下了。

薛冰：

书友之中，稼句先生是我相交最久也相知最深的一位。二十多年间，谈书，论学，品茗，会友，见识之辩时有，而意气之争绝无。近十年间，他致力于江南地域文化和书文化的研究，每有筹划，总邀我同行，使我也不得不勤奋起来。稼句先生是典型的江南才子，或者叫风流才子。为人洒脱，处世散淡，似乎没有什么是值得他计较的。我每次去苏州淘书，他都会作陪，但在选书时，他一定让着我。只在学问上，他从来不含糊。他的文风，看似清雅，如果没有学识和骨力，是撑不起来的。他的字也写得颇见性情，得书卷之真味，

读书人去苏州，倘若没喝稼句的酒，没饮稼句的茶，没进稼句的书房，等于没去。

决非书坛字匠可比。他的酒量极好，酒品也佳，只是怕过量。我常开玩笑说，读书人去苏州，倘若没喝稼句的酒，没饮稼句的茶，没进稼句的书房，等于没去。

周翼南：

或曰：人做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话是对的。不过，老子有“难易相成”之说，难亦可化为易。做好事对于稼句兄则为易事，他已做了半辈子好事了：写好书，编好书，出好书。把写的书、编的书、出的书一一列出，恐怕有数十种吧。而且有些事是他人不愿为的，他曾寄赠一套他编纂、点校的《苏州文献丛钞初编》给我，厚厚两册，百馀万字。这种事我是做不来的，稼句默默地做了。人们常谈“人文精神”，空而泛。稼句身上就体现出一种可亲可敬的中国读书人的人文精神：不张扬，不炫世，不媚俗，不趋时。难得。还说什么呢？仍是电话中的一句老话：保重身体，勿太劳累。

倪墨炎：

书话是一种并不凝固的文体，因而书话也就无广义狭义之分。凡关于书的文字，爱写书话者欣然而写，爱读书话者欣然而读，那就一定是书话。王稼句的《看书琐记》是书话，王稼句的《晚清民风百俗》中的各篇“新说”也是书话。稼句扩充了书话的题材：碑帖砖刻，美食杂记，佛庙泥塑谈，



文武升官图，都可以入话。稼句也发展了形式：由书籍而谈种种人物事物，因人物事物而谈种种书籍，没有程式，侃谈若流，长而不冗，短而不浅，真书话也。读某些公的书话，令人心头暗然：难道书话这一行真跌入了低谷？读稼句的书话，使人心头一亮，书话可真“疑无路”时“又一村”呢！

王稼句：简静、博雅与深致

徐 鲁

一个城市，如果能够对悉心地洞察她、感知她，并且怀着无限的热爱和维护之心去描绘她、讲述她的人，生出感激之情的话，那么，苏州这座城市所应称谢的，首先要数这样两位作家：陆文夫和王稼句。

如今，陆文夫先生已经远去（愿他的灵魂在地下安息），但稼句还继续生活在他所热爱的苏州，仍然在做着苏州的“代言人”与“诠释者”。前不久，另一位生活在苏州的作家范小青撰文说，这些年来，苏州已经被稼句研究和熟知得“如同自己家中挂在墙上的一幅画，每天看每天想，早就爱之人骨、熟之于灵魂了”。小青在此文里还说到，有许多长年生活在苏州的人也闻所未闻的小弄堂，稼句都能像进入自家客厅一样自如和熟稔，“随随便便带我们走去，而且如数家珍地讲说这里的历史典故，报出它们的出身和家世，令我们这些同样生在苏州长在苏州并且自以为熟悉苏州的同行目瞪口呆，自愧不如”。这也正好印证了我在另一篇谈论稼句和苏州的关系的短文里，所借用的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之于他的故乡列宁格勒的一句话：“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稼句是一位勤勉的著作家。这十来年里，承他惠赠的，加上我自己从书店买回的他的著作，在书柜里占了满满的一格，总归有二十来种吧。这些书以苏州为主题的约占一半，其他则是关于江南文化，关于书与名物，等等。他的读与写，似乎都在追寻一种博雅、简静与深致，或者说，他是在努力朝

他一点一点地打捞着那些往事沉屑，所谓“自将磨洗认前朝”。

着这样的境界走去。而这个方向，实在也正与我个人的趣好和兴味相符。这也是我一直喜欢读稼句的著作的原因吧，如同博尔赫斯所言，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本书”。

稼句的爱苏州和写苏州，源自他对苏州深切的熟悉和理解。他曾花费较多的时间和心力，点校整理苏州繁富的古籍文献。这可是一个需要“坐冷板凳”和潜心面壁精神的营生，也是对一个作家的细致耐烦与否和学术功底深浅的考验与检视。但稼句还是比较轻松地给做下来了。我曾收到过经他整理、点校的两大本厚如砖头的《苏州文献丛钞初编》。对此，我只能从心里叹服：真见功夫！稼句说，他做地方历史文献点校整理的出发点，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对目前苏州文化研究现状不满意，觉得应该构建一个文献基础；另一方面也还是为自己更多更深地去瞭解苏州找一些途径。

他一点一点地打捞着那些往事沉屑，所谓“自将磨洗认前朝”。他用文字去钩沉一些事件，追踪一些人物命运的来龙去脉，发现和重述苏州的前世今生二千五百多年的沧桑史。他驻足和徘徊在那些历经数代而旧颜未改的亭台楼阁和静庵圣寺之间，寻找一些文化风尚的转移秘密；他也从一些细小的名物考据入手，从诸如茶艺、酒事、核雕、泥捏、盆景等民间手艺以及四时蔬果、节令风习等事物出发，去认识和再现苏州和江南文化的博雅、精致和隽味。

他追寻旧时苏州的烟雨梦痕，也描述今日苏州的华丽转身。《姑苏斜

只有这种回忆上的“追寻与衔接”，才能构成那贯穿古今的文化史和文明史。

《夕阳》、《苏州旧梦》、《苏州山水》、《吴门烟花》、《消逝的苏州风景》、《三生花草梦苏州》……在他这些以苏州为题材的著作，始终都贯穿着一颗温润的文心，那就是，使后起时代的回忆者，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使今天的爱苏州、爱江南、爱故乡者，都能够记起传统，偶尔转向过去，去打捞、淘洗、追寻和发现一些美的和好的东西，并加以珍爱和尊重。因为只有这样，只有这种回忆上的“追寻与衔接”，才能构成那贯穿古今的文化史和文明史。

除了苏州和江南文化，“稼句与书”，也足可做一篇大文章。很遗憾，苏州我虽去过两次，但一直无缘拜访稼句的书房。“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只好看稼句自己的描述来想象了。他原先的“补读旧书楼”和“栎下居”书房暂且不说，数年前我曾写有《栎树底下好读书》一文，谈过他的那本书话选集《栎下居书话》。二零零零年后，稼句乔迁新居，于是，“辟一层作书房，将补读旧书楼的书全数搬来，将栎下居的书大部分搬来，搬家公司的卡车先后运了四车。运一车来，整理上架一星期，再运一车来”，前后一个多月，直到四间书房全部部署妥当。那么，他到底有多少藏书呢？据去过他书房的朋友讲，少说也有三万册吧，且都是经过了他再三淘汰后，留下的有用之书。

稼句读书、作文，自来服膺知堂，曾几次在文章里说到，知堂的文字好，耐读，有味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读的书多”。稼句的文字，也肖

他早就是在书话领域里打着另辟蹊径的主意了。《看书琐记》不是这个主意的肇始，却是一个标志性“成果”。

似知堂以及知堂弟子废名的散淡与简静，甚至也带一点知堂的药与茶的苦味——他十多年前出版过的一部书话散文集，书名就叫《煎药小品》。——这使我想到，像这样的文字修炼，仅靠写得多而勤，恐怕是不够的。其中最要紧的一点，也无非是“他读的书多”。

稼句的读书，也真个是如他自己所言，“杂格咙咚”，没有边际。他不像有的读书家那样，或只埋首在明史与晚清史里，或专注于民国时期的新文学书丛里。虽然稼句对这些也同样满怀兴味与热情。他的读书趣味与趋向，也决定着他作文的兴趣的转移与变化。我个人觉得，那种为大多数读书人认可的“狭义”的书话写作，稼句早在几年前，就陆续地通过他的《笔桨集》、《枕书集》、《补读集》、《砚尘集》以及《谈书小笺》、《煎药小品》、《秋水夜读》等书话集而完成了。正如他对目前苏州文化研究现状感到“不满意”一样，他对近几年来的所谓“书话”写作和整个“书话界”，觉得也有点“厌气”。他在最近出版的一册《看书琐记》的《后记》里，就直言了他的这种“厌气”。他认为，现在的“书话”，“已成了一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然则又无可奈何。“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连老牌的《读书》杂志都存心不让一般读书人读了，其他的讲究实在是多馀了”。于是，我觉得，他早就是在书话领域里打着另辟蹊径的主意了。《看书琐记》不是这个主意的肇始，却是一个标志性“成果”。

这真是一本让人长见识的书，几次看得我目瞪口呆。里面涉及的名物

无论是挖掘故纸里的片言只字，重建现场，澄清掌故和事实，还是追摹失传的器物，擦拭尘埃，修复和再现本原，大都考证入微，有根有据，且娓娓而谈，不失情致，文字上则呈示着简静和雅洁的风格。

和典故，大多是我闻所未闻的，由此我也照见了自己的浅陋。这与其说是一册书话集，不如说是一册名物考。其内容和笔意，直追黄裳先生，也堪与扬之水君的名物著作相比肩。同辈人中，尤其是一直在坚持书话题材写作的同辈朋友中，恐怕少有此等学问和雅兴者。全书虽仅收二十篇文章，但所涉及的名物少说也有上百种吧，无论是挖掘故纸里的片言只字，重建现场，澄清掌故和事实，还是追摹失传的器物，擦拭尘埃，修复和再现本原，大都考证入微，有根有据，且娓娓而谈，不失情致，文字上则呈示着简静和雅洁的风格。

书中有一篇，谈的是生活在明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的苏州人文震亨及其著作《长物志》，其中有几句话说：“震亨以‘长物’名书，意在全书谈的是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都是清玩雅事，并非像布帛米粟、油盐酱醋，为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它们完全是在生存需求之外的，属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范畴，故而称为‘长物’。”稼句认为，这些“长物”，不但是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趣味”，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在另一篇谈“麈尾”的文字里，也说到他对名物的考据，乃是“一种充满兴味的追寻，去发现沉淀下来的历史细节，千百年来的冤假错案，一朝得以昭雪，真是舒心快然”。这些话，或可引来作为稼句自己这些“琐记”的解说和补注。

或问，这样的读与写，岂非过于清玩和闲适？我的看法是，如果仅仅这



么认为，则未免简单和粗率了。我倒以为，在文化环境越来越粗俗化，日常生活越来越粗糙化，就连文学写作也越来越粗鄙、甚至粗野化的当下，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安静的读书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和发现，去张扬、凸现和建构起一种简静、博雅和深致的生活、阅读与写作趣味，并非什么清玩和闲适，而正是一种反拨、纠正和抵抗，也说不定。

三更有梦书当枕

杨 栋

查《中国读书大辞典》时读到，苏州市文联王稼句先生出了好几种书话集：《笔桨集》、《枕书集》、《补读集》、《砚尘集》。单看这些书名，就有一股书香扑面，想王先生定是一位吴门老名士、江南爱书人了。“三更有梦书当枕”，是“枕书”意境，“补读人间未见书”，是“补读”情怀。据介绍，他的书房便称为“补读旧书楼”，匾额是顾廷龙先生题写的。

我于是去信联系，想买他新编的《栎荫书话》一书。不久，收到他来信，信中说：“所询拙作，仅存《补读集》一种，《栎荫书话》未出，另有《煎药小品》一种，现一并奉上，望不吝指教。”他的信很是整洁美观，文字均用繁体，字体也如硬笔书法，自有一种艺术的美感。信笺上“苏州杂志社”五个绿色大字拙朴可爱。收到这样的信，不亚于当年收到“苦雨斋”自制的信笺，一种文人趣味和高士襟怀，叫人久久流连。

收到他的书正值双休日，我在寂寞无人影的办公大楼里关门品书，一口气把两本书全浏览一遍，方知他也是五八年生人，和我同岁。他在《补读集》上题词曰：“杨栋同道指正。王稼句丙子初夏于吴门。”我想他真是把我引为“同道”的，是书缘将我们连在一起了。他在书中谈貂蝉、秋香、潘金莲、扈三娘、苏小小，谈孔明的羽扇、苏州的茶食。但谈得最多的还是书，精装书、线装书、毛边书本、旧版本；或读书消夏，或雨中访书，或“等待邮购书”，写来饶有兴味，读后书香绕屋。他的文章用典很多，这种文章没有出经入史的本领，是写不出来的。他在《梦中的书房》一文中说，他最大的愿

“久仰江南补读楼，书香弥漫满姑苏。云中忽有青鸟至，青山遍写读书图。”

望是“有一个比较舒心的书房”，“那得有两间屋子，一间全部放书，算是藏书室，除了靠窗的地方有点空隙外，其馀都是纵横排列的书架，窗前放一张低矮的软椅，还有一只小小的茶几，在这里找找书或随便翻翻。而经常用的书是放在另一间书房里的，这间书房四壁是书，近窗的地方是一张硕大的画桌，占两个平方米，在这上面可以翻检资料，也可以铺张纸写写画画，还有一张电脑工作台，安放我的电脑与打印机。”他现在已有了电脑，也有了书房，他的产品也越来越多了。为了表示感谢，我哼了两首小诗寄他：“昔年细雨入吴门，吴娃软语绕梦魂。随园妙句惊天下，‘钱塘苏小是乡亲’。”“久仰江南补读楼，书香弥漫满姑苏。云中忽有青鸟至，青山遍写读书图。”我在回信中赞叹说：“兄之学识笔力，乃真有道行者也。”读他的书话，觉得他确实是得了《知堂书话》、《晦庵书话》及孙犁、黄裳、姜德明等人书话的真传。报载，他最近又出版了一本《谈书小笺》，但不知道《栎荫书话》这样的好书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出版问世。

一九九六年夏于梨花村藏书楼

雅友稼句

林伟光

流水岁月匆匆，旧岁新年，总会在我的心头勾起一丝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我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对于已逝的“旧时明月”总有几许恋恋。恰好，就接到了姑苏友人王稼句兄寄赠的小条幅，在古色古香的宣纸上，是簪花样的秀气俊逸的字，录的是知堂《儿童杂事诗》一首，曰：“新年拜岁换新衣，白袜花鞋样样齐。小辫朝天红线扎，分明一只小荸荠。”诗好字佳，而上右下左，分别钤上椭圆形的“旧时明月”与方形的“王稼句印”。整幅字分明摇漾着一份醉人的文化韵致，而那种已被机械榨压得几乎荡然无存的传统文人的风致，竟意外地是如此浓郁。

这对我而言，是很隆重的一份新年礼物。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这半张纸其实浸透了深情厚谊，寄予了良好的祝愿，以及相知之后的相重——我当然十分珍惜。

友情如玉，温润晶莹；友情如水，澄明透澈。虽然分隔千里，虽然仍未谋面，但我们却在翰墨交流中心心相印。

稼句兄是苏州才子，其才情堪称一流，但难得的没有傲气，更没有狂奴之态，竟是如此温文尔雅，这在其手札中可以体会到。他的字一笔不苟，是簪花小行楷。在这已是二十一世纪的急风狂飚年月，居然保持一份传统书生的从容与优雅，这种已十分难得的温情，让我陶醉。

稼句兄爱书，在姑苏城有不止一处的藏书所。他甚至不惜举债买楼而藏书，这份亲情，怎么都不像江南人的性格，倒更似豪爽的山东大汉所为，

几乎每一封手札中都可影影绰绰地看到他忙碌的姿影，但文字依然从容的，一笔不苟，是古典得醉人的繁体字。

以此可知稼句兄书痴之不假。然而除了偶尔的一露峥嵘，诸如一掷万金为藏书之类外，稼句兄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崇尚优容闲雅的江南书生。

日常里，他读书、写书、编书，这是职业，更是一种不倦的兴趣。几乎每一封手札中都可影影绰绰地看到他忙碌的姿影，但文字依然从容的，一笔不苟，是古典得醉人的繁体字。这似乎已成了习惯，不管忙得如何，总还是那么一副淡定、悠然的神态。

他的忙确乎是真的忙，在书店的书架上我常常看到了署名王稼句编校标点或撰写的书，那都是很有价值的书，难得的装帧都是一流的，清雅、秀气，宛如书中珍珠，是读书人乐于珍藏之精品——这在当前粗制滥造的书市尤其难得。

与稼句兄通信也有年头了，手头积存了他的不少手札，我都不舍得丢，珍藏起来，闲时翻看，既是思念，也是一种忙里偷闲的消遣。虽仍然只是纸上的朋友，但心里却认他做多年的好友，一想到在“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七十桥”的苏州，有这么一位雅友，我的心就荡漾起丝丝的温暖。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九日

中年读书

马旷源

王稼句，苏州男人。陆文夫先生说：“苏州人往往被女性化……那心态、习性和生活方式中，都显露出一种女性的细致、温和、柔韧的特点。”（《被女性化的苏州人》）于王稼句处，能感受到苏州人的细致与温和，而他在读书、写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则分明给人一种柔韧的感觉。

稼句谈书，秘辛不多，娓娓道来，清冽中见常识。他把书话当作小品来写，朋友之间，真抒胸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迂阔”与“真情”。如致止庵书曰：

“我对你的文章有点偏爱，但也不是全都喜欢，有些应酬的文字，包括像对某些人评价，真是秀才的情分，太讲人缘了……就文笔而言，你确实得到一点，周作人和冯文炳，但还不能涩，不能像他们那样简静，这大概和年龄有关系。”

新得《王稼句序跋》一册，开本有些独到，如敦实的矮汉，也有大量插页，可作“稼句读书小史”看。年轻时有豪气，尚能自许。“我们这一代，失去的太多，得到的也太多，这是时代和命运的馈赠。即使在最为艰难困苦的境地里，我们也没有放弃向往和追求。这种意志，就是书所给予的。是书抚慰了忧患和悲戚，使得忧伤和寂寞的日子里有了温馨的阳光。书是读不尽的，读得越多，越觉得读得太少，也就越想多读些，就这样直到人生的终极”（《〈枕书集〉题记》）。“终极”一词，已有苍凉感，有些无奈。人到中年，见过种种、读过种种之后，他说：“人生在世，有的时候很辉煌，有的时



候没有亮色，甚至有点黯淡，关键要看人的心态如何。范仲淹是个豁达的人，清湛如水，不动如山，他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八个字，成为千古名言，为许多人稔熟，为许多人铭记，但真正能做到的，历史上有几个人呢”（《〈砚尘集〉后记之二》）这已有些自挽了。

如山，如水，稼句兄如何我不知道，我是做不到的。近来最向往的，是攒几个养老钱，到山间林下，买一间东倒西歪破茅屋，闭户读书去也！但也只是想想，事实上做不到。人到中年，要养家糊口，谈何容易。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

江南才子王稼句

阿 澄

苏州书友给我寄来一本书——《谈书小笺》，是稼句兄早年著作，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哈尔滨出版社出版。书分两辑，第一辑是书信，信中谈书、品书的内容保留了下来；第二辑是读书的感想以及有关书的掌故。该书正三十二开本，薄薄的，封面素雅，内容又是书信的写法，最适合枕边阅读。读着读着，仿佛看到，宁静的夜晚，坐在窗前伏案疾书的稼句兄，在向远方的朋友诉说着自己读书的感受；又仿佛坐在芭蕉树下，品着香茗，听稼句兄说知堂、说孙犁、说钱锺书、说陈平原、说黄裳，讲徐志摩与陆小曼、林徽因的感情纠葛……那种感觉让人陶醉。尽管《谈书小笺》在印制上不如他后来出的书精美，但能给人一种极愿亲近的感觉。

与稼句兄神交已久。辛酉春日，稼句与止庵两位来山东，自牧邀我前往拜会，我有事，未能赴约。过后不久，稼句兄发来电子邮件：“阿澄的名字久仰了，袁滨、宁文都说起过，还看到贵报关于《开卷文丛》的专版，真是很好。我前天方从济南回来，此行先往天津，河北教育社有一个《书林清话文库》的座谈会。到济南后，又去了曲阜、章丘、周村，止庵与我同行，他没有到过泰山，只是因为时间关系，便各自回家了。”

稼句兄似乎为书而生，在他的“城南小筑”里有三万多册藏书，每日浸淫其中，读书、编书、写书成了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每每“去邮局取回那一大包一大包的新书，解开纸包时，心绪难以言说，好像是旧时进入花烛洞房，正挑开新娘盖头的一刹那，这里究竟有些什么呢，当看到真想买而未

稼句兄耐得住寂寞，整日为还文债伏案写作，还要钻进故纸堆里点校古籍。

曾买或未曾买到的书，往往会笑出声音来”（《寻寻觅觅都是情》）。这种心情每一位书友都体验过，把打开包裹、急于看到包裹里的书的那种急切、那种兴奋，喻作洞房花烛夜揭开新娘盖头的心情，真是恰如其分。

秋缘斋收藏的稼句兄的第一部著作是《秋水夜读》（二零零二年五月东南大学出版社版），皆书人书事。稼句兄说：“我祸枣灾梨，印了一些书，不知道你是否有存，不要重复了，如一本没有，那就最好。知道你喜欢书话，就寄上《秋水夜读》一册，聊供消遣。关于书的随笔，山东画报社还有一本，年底印出，也当奉上。我一般不买书送人，但是真正的爱书人，自然例外。”之后，稼句兄每有新书出版，总不忘寄我一册。

稼句兄耐得住寂寞，整日为还文债伏案写作，还要钻进故纸堆里点校古籍。他说：“不甘寂寞固然很难，而甘于寂寞似乎更难，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首先想到的就是承受得住寂寞，做人如此，文章学问之道，大概也是如此。”稼句兄曾主持一家出版社的编政，策划了不少有关苏州历史、文化方面的图书，如《忆江南丛书》、《苏州古典园林》、《苏州古城地图》等，受到出版界同行的赞赏。他自己更撰写、编纂、点校了多部有关苏州内容的专著，如《苏州山水》、《姑苏食话》、《苏州旧梦》、《古保圣寺》、《苏州旧梦》、《苏州旧闻》、《三生花草梦苏州》、《消逝的苏州风景》、《追忆》、《烟雨同里》、《走遍中国·苏州》、《姑苏斜阳》、《吴门柳》、《吴门四家》、《消失的苏州风景》、《浮生六记》、《苏州文献丛钞初编》等。如果说陆文

如果说陆大先生的小说、散文反映了苏州的文脉的话，稼句兄则从苏帮文化的描述、研究、文献整理上作出了贡献。

王先生的小说、散文反映了苏州的文化精神，稼句兄则从苏州文化的描述、研究、文献整理上作出了贡献。

王稼句这个名字已经和苏州密不可分，在网上打上苏州，就能搜到王稼句，搜索王稼句就会出现苏州。有人说，给王稼句写信，只要写“苏州王稼句”就能收到，而且还确有其事。“有一回稼句的一个外地同学，给王稼句写信，写信封的时候，记不得地址，就先写上‘苏州’和‘王稼句’，准备查到地址后再填上去，结果给忘记了，就把苏州王稼句丢进了邮箱，最后远在苏州的王稼句还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范小青《“苏州王稼句”》）。这一方面说明稼句兄是苏州名人，再是，他的信函、包裹、稿费单不断，邮局的工作人员对王稼句这个名字太熟悉了，所以就能准确无误地把信件送到稼句兄的手中。

本想在北京的一个会上能见到稼句兄，他没有赴会。直到辛酉秋末，他有本书在山东出版，我们终于在济南见了面。中午，高朋满座，齐鲁书社原副总编辑、《藏书家》丛刊主持者周晶先生，山东画报出版社徐峙立女士，篆刻家陈威光先生，以及书爱家自牧、徐明祥、石灵……一大帮书虫子聚在一起，席间话题亦皆书也。我曾在《上海古旧书会》会刊上看到虎闹这样介绍稼句兄：“王稼句要朋友、好饮酒。凡读书人，无论来自天南地北，一到姑苏便可享尽其热情之地主款待。书里书外，说古道今之气氛，足让客人终身不忘。更让客人难忘的是，酒宴开场每每王稼句敬酒他人频频，自己则不停

他不但具有江南人的细腻，亦具北方人的豪放，开怀畅饮，来者不拒。真真一个性情率直的江南才子。

豪饮，到后半场却往往是朋友们倒过来劝王稼句少饮。”这次见面，让我亲身感受到稼句兄的豪爽，他不但具有江南人的细腻，亦具北方人的豪放，开怀畅饮，来者不拒。真真一个性情率直的江南才子。

稼句兄对我说：“《泰山周刊》在你们那地方办到这程度，有那么多的大家支持，很好。但你不要满足，你满足了，就是当地的阿灌，不满足，就是全国的阿灌。”过了几日，接到龚明德老师电话说：“你的《书事》我看到了，王稼句说得对，那句话很好，你不要只做山东的阿灌，你要做全国的阿灌。”

稼句兄“闲来喜欢读前人的墨迹，有时读着读着，似乎那笔墨也在缓缓流动，觉得有一阵小风在树林吹过，抑或是岩上的水滴落下深潭”（《垂虹秋色满东南》）。他的书法和他的书话一样耐读。秋缘斋里藏有一幅他为我写的知堂先生的《感逝》诗：“绕过中秋三两日，东园风景太萧条。墙阴草色浑如旧，无复闻人话六朝。”时常展读，以消倦意。

正当酷暑，又收到了稼句兄的新著《看书琐记》（二零零六年七月山东画报出版社版），在这炎热的季节，带来了一丝凉爽。书中所收作品没有一篇旧作，全是二零零五年三月至十二月间写的读书随笔，并恪守承诺，在出书前没有交报刊发表。稼句兄在《小引》中写道：“几乎每天午后，我常常拿一本书，倚着软榻，随便翻翻，自己是当作休息的。特别是从天高云淡的凉秋，到那暖风烂漫的杏花天，晴朗的日子，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暖洋洋



洋的，看着看着也就有点迷迷糊糊，前人说的负暄之乐，大概就是这样得来的。”多么惬意的读书生活呀。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真正的读书人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种生活吗？稼句兄已经在这种生活里悠然自乐呢。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三日午后赤膊于秋缘斋窗下

先生本色是书生

——记王稼句的读书生活

汪应泽

几年来书友之间交流，经常会提起王稼句的大名。去年十月在北京一次研讨会上，东道主谭宗远先生就说：“早给苏州王稼句发了邀请函，他因事不能成行，可惜可惜！”大家都觉得少了一位真正读书的“种子”。这次虽未谋面，但他的大作却是经常拜读的。自从一九九零年代初次读到他的《枕书集》，几乎每年都能见到他的新作。我曾对书友开玩笑地说：“咳，每年光买王稼句的书就需要不少银子。”的确，他写得辛苦，成绩也大，十多年来他一共出版了四十馀种书（包括编纂的书），还主编、策划丛书十多套，平均每年要出三本以上。然而，他并不是专业作家，只是近几年才有点“专业”。他曾供职于苏州古吴轩出版社，除了主持编务，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需要处理。故很长时期，对他来说，读和写都是业馀的“副业”。

他爱书，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的情缘。童年时代开始，他就喜欢买书，每逢家长带他上街，不要吃的、玩的，惟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书店。到了中学时代，他一度迷上外国的译诗，从但丁《神曲》到泰戈尔的哲理短章，从日本俳句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都爱读，他曾经将戈宝权译的普希金抒情诗和查良铮译的雪莱诗，整本抄在笔记簿上。在工厂学徒的那些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读书的愿望，仍孜孜不倦地埋头读书。随着年岁的增长，诗逐渐离他远去，但就像是一个梦，让他不能释怀，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并不是梦，独自一个人经过路途漫漫的行旅，疲惫不堪地到了一个荒僻的村落，已经黄昏了，风雪弥漫，睁眼望去是白茫茫一片。我走啊走啊，

没有过的——苏州山水——苏轼词集——三生花草梦苏州。同一件事，还是以东坡文风为基础而写出的百读不厌的好散文。

漫无目的地走啊，总算看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扇灯窗，好诱人的橙黄色的灯光啊，走近，再走近，敲门，门开了，屋里是一片温馨。”（《〈砚尘集〉后记之二》）这就是他痴迷读书、写作的真实写照。为了记住这个“梦”，他后来买了不少诗集，至今在他的书橱中还存放着百十本译诗，其中就有早年读过不知多少遍的《普希金抒情诗选》、《欧根·奥涅金》、《拜伦诗选》、《雪莱诗选》等。他时常将这些书作为记事牌，藉以回顾与诗结缘的那段生活。

稼句先生喜欢买书。一天，他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一批破旧线装书，大都是吴江人的诗文集，约二三十种，他便倾囊而出，悉数购下这批旧书。回家一挑选，其中有《松陵绝妙词选》、《分湖诗苑》等，使他瞭解了不少吴江的故实；还有《曼殊上人燕子龛遗诗》，是柳亚子早年辑苏曼殊之诗并予刊行的“绝版书”，剩下一些是南社文人的遗墨，都很有价值。这些无意从“拣漏”中得到的珍籍，让他尝到了“淘书”的愉悦。还有一次，他只花两支香烟的钱买到张恨水旧版的《水浒人物论赞》。这些旧书，对他的创作提供了不少材料。我们读他的《苏州山水》、《苏州旧梦》、《三生花草梦苏州》等书，就是以苏州文献为基础而写出的百读不厌的好散文。

一九七八年，稼句先生考入江苏师范学院（今改名苏州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就写了两篇文章，后来在学术性很强的《学林漫录》上发表，主编傅璇琮并不知道他不过是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他的文字很有特色，不管是

他就像读书一样读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并从中读出它的神韵和奥妙。

写什么，即使是一封普通的信札，都很讲究文采，让人读得非常舒心。他的几本谈读书的集子，如《读书小笺》、《煎药小品》等，篇篇文采斐然，琅琅上口。他曾说读书是“漫不经心地走向一个又一个空间，或熟悉，或陌生，或似曾相识，都给我新的感受与新的启示”。他每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就常常感到是站在辽阔的草原，一望无际的蓝天绿地，远处似有袅袅的炊烟在淡淡飘散”。文字如此优美，怎不令人一唱而三叹。

他生长在山青水秀、小桥流水的园林城市苏州，自然会被它那婉约、精致的风格所熏陶，使他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出江南特有的幽雅和深邃，表现出姑苏深厚的文化韵味。他就像读书一样读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并从中读出它的神韵和奥妙。有书为证，《苏州旧梦》就是一串珍珠似的散文，他带你走入一个不曾梦见的古老而有魅力的水上都市，先让你从高大的城门进去，飘然而入热闹的街市，拐进幽深曲折的小巷，去叩响早已封尘的黑漆大门，到后院的水榭喝茶，或俯于“美人靠”上细数池中的红鱼；或沿着十里山塘走到虎丘，在虹影半垂的亭台止步，登上精美的画舫，坐在舱中聆听那悠扬的胡琴和宛转回环的昆曲声。至于吴王的行宫、真娘的墓冢、状元的牌坊，仿佛在字里行间中一一浮现。之后，他还让你雇船沿着胥江漫游，去探寻光福的春梅、天平山的秋声，去享受消夏湾的清凉。

稼句先生几次乔迁，但总嫌书房太小，如今搬入的新居，房间宽敞多了，他辟了一层楼作为书房，旧居的书全部搬过来，前后动用大卡车搬了四



次。书房面对潺湲流淌的大运河，他休息时静静地坐下来，吸一支烟，啜一口茶，捧一本书，那种读书的愉悦“大概是到了峰峦之巅”。书房两壁全是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橱，中间放一张长桌，他在这里会客，主客谈的也无非是书；写书在另一间安有电脑的房间。墙上悬挂着早年请顾廷龙先生写的“补读旧书楼”匾额，另有张仃先生写的“栎下居”和林锴先生写的“梦栎斋”，实现了他往日追求的读书环境。坐拥在这藏有三万馀册的“书城”中，稼句先生仍在孜孜不倦地读书、写书。原来，先生本色是书生。

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

姑苏城里弄书人

——王稼句访谈

赵晓林

苏州人杰地灵，历代文人骚客数之不尽。而目前在读书、著书、编书、藏书圈里就有一位闻名全国的才子，其文、其人让很多人交口称赞，他就是王稼句先生。

王先生就是苏州人。一九七六年参加工作，当过工人，文联干部，杂志编辑，曾任古吴轩出版社副总编辑，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作家协会理事。著有散文随笔集《笔桨集》、《枕书集》、《补读集》、《砚尘集》、《谈书小笺》、《煎药小品》、《栎下居书话》、《苏州山水》等，这些书在很多读书人眼里都是赏心之作。

笔者在见到王先生前，与其相交并不深，但到苏州一通电话，那头王先生就说今天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豪爽之情扑面而来。吃完饭，一同来到王先生家，走上二楼书房，看到其藏书之多，笔者有些咋舌。书房共有四个房间，中间是客厅性质的一大间，中间放着一长桌，如同小型会议室一般，其实这是爱书好友来到后一起看书喝茶用的，两面主墙是顶天立地的九个书柜，内摆放的都是些大部头，如《四部备要》、《佩文韵府》、“二十四史”等。迎着房门是两个小书房。左手边的有九个书柜、右手边的有八个书柜，王先生说，左手边的是没事时用用笔写作的，右边的是用电脑写作的书房。其中放的都是常用的工具书。另外在书房门边还有一个小书房，有六个书柜，内插放的都是主人喜爱的有关书的著作和一些线装书，王先生说，这里是自己休闲放松的地方，工作累了。就到这个小房间来喝点茶，看看喜欢的书。

他笔下的苏州，可以让人看到江南的轻柔水灵，也可以看到生活的沉重。而书中那些发黄的老照片，配以作者凝重的文字，更是让人感受到了王先生对老苏州的眷恋。

参观完，在大书房的长桌前做坐下，笔者感叹，您的书真多啊。王先生说，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买书，大学毕业后开始正规买，一直到现在，越积越多，大约已经有两万多册了吧，现在全国各地不少朋友还在不断地寄书来，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加上自己还在买，所以数量还是在增加。对于藏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用，我不认为我是藏书家，藏书家要有规模，要有好的版本，还要有特色，而我的书杂八杂八，什么都有。我是想看什么书，就去买什么书。

近年来，王先生编著了不少民俗方面的书，而这部分也是受到了不少读者的关注。谈到这个话题，王先生兴致较高，他说，我现在感兴趣的就是有关民俗、妇女、儿童的选题，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古代的儿童从出生、入学直到科考这么一个过程的书，研究揭示一下那时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这应该很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国民性。还有就是苏州文化，对这一块我是比较热心的，编著的书也比较多。

其实像《三生花草梦苏州》、《消逝的苏州风景》等书就是王先生多年积累下来的对苏州的印象、从古有名园到民风民俗，从地方人物到市井生活，他笔下的苏州，可以让人看到江南的轻柔水灵，也可以看到生活的沉重。而书中那些发黄的老照片，配以作者凝重的文字，更是让人感受到了王先生对老苏州的眷恋。

谈到出书，其实最早王先生写的大都是关于现代文学方面的文章，对一些作家的研究更是有独到见解。王先生说，现在我们对现代文学作家、作

在扉页上仔细地签上名，并盖上印章，动作慢而有序，显示出浓浓的爱书人气质。

品的瞭解还是不够的，还要求我们下力气去研究。我们应该对那时的作家有一个全面关照，然后重新梳理文学史，这样才能留下更多的东西。

在笔者参观书房时，他就找出了几册自己的著作，谈话时，王先生手里也没有闲着，挨本在扉页上仔细地签上名，并盖上印章，动作慢而有序，显示出浓浓的爱书人气质。王先生接着说，现在很多所谓的研究，多数都没有真正地沉进去，对作家、作品瞭解的还不够深，就匆忙进入，而真正的研究必须要对相关的东西有深入的瞭解，这是第一位的。

翻看着王先生已经签好名的书，笔者问，现在读书还是比较热的，书话集也出了不少，您也出过，那您对当前的书话文章是怎么看的。王先生这时谈得有点兴奋，喝了口茶，说，现在很多作者写的都是人情文章，这也是现代书话的一个误区，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些文章里缺乏批评态度，都是好话、捧场话，这样的作者要为自己留点馀地，不能把话说得很死，对远的、近的作品都要有个尺度和标准，否则写出来的东西意思就不大了。要有比较客观的态度，要保持一点距离，这样写出来东西传达给读者才会有意思，才能有自己的思想，才能算上是好的书话。

拉拉杂杂谈了很久，手中握着王先生的著作，看着满书房的书，听着王先生带着苏州口音的普通话，谈有关书的话题，笔者感觉这是一位真正的姑苏弄书人。

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

文化的魅力

林家治

今年四十八岁的王稼句已出版各类著作五十多部。用“著作等身”这个词儿来描述他，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分。就凭这个记录，我虽不敢讲在苏州、在全省乃至全国名列第茅，但他属于屈指可数的那部分才子是毫无疑问的。

稼句是位读书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人。他从大学毕业至今几乎都在文化机关做事。先在文联，后来到苏州杂志社当编辑，又在古吴轩出版社当了几年老总。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专职”作家，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当“专职”作家后完成的。他在一年之中可以出几部甚至十几部书，在作协每年公布的作家出书目录中，他的出书目录总是最长的一串。许多出版社都乐意出他的书，原因在于他的书文化气息浓，又时常会闪烁新意；他的书出来后又有人买，据说专门有一批人收藏他的书。作家当到这个份上，也该是件舒心畅意的事了。

我虽是他二十年来的好友，但并不是他出的每本书我都能拿到。拿到的书我都会认真拜读，总觉得他的文章写得相当漂亮，平淡而隽永。他毫不避讳文章走的是周作人的路子，一身文人风采，文笔饱蘸性情。最让我动心之处是，他于从容闲适之间时时透露新意，让人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时间一长，我便觉得稼句的著作大体上有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名人大家对某事物某地方撰写的美文汇集，如《中国现代名家读画美文》就是稼句精选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谈中外绘画的一部专题文集。本书的出版意图十分清楚，

稼句主要写的是散文、书话、序跋之类，更显现他深厚的学养、质朴而淡远的文风。

“五四”以来中国涌现一批学养丰富、功底扎实的文化名人，他们对琴棋书画熟悉而有研究，如沈从文对《韩熙载夜宴图》作者的考证，就非骑墙之见或依违之言。他们的文章与一般的美术史论家所作的不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思想性，具有独特的鉴赏和评判眼光，实在是他们对整个文化贡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势必揭示了著作本应具有的丰富内涵与价值。二是历代经典著作的新评点，如《三百六十行图集》（上下册）就是代表作。“三百六十行”的系列绘画，以清人方熏所绘的《太平欢乐图》为最早，这种以图叙事手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而行业图也是重要的题材，本书辑集十种，前所未有，意义不言而喻。编者在重行编著时，保留了原图的诠释文字，并予以标点，读来实在赏心悦目。另如《苏州旧梦》、《苏州旧闻》，他都作了精采的点评，乃是他长期读书思考的结晶。三是个人的创作，在这部分著作里，稼句主要写的是散文、书话、序跋之类，更显现他深厚的学养、质朴而淡远的文风，代表著作有《笔桨集》、《枕书集》、《补读集》、《砚尘集》、《谈书小笺》、《煎药小品》、《栎下居书话》、《苏州山水》等。

在我相识的文友之中，数稼句的藏书最多，他有多少藏书我说不清楚，但苏州首次评选藏书家，他是第一。每次我到他家中，首先见到的便是一只只摆放得齐齐整整的书橱，书橱内是一排排归类存放的书籍，就像他写的字那样秀美，像他的文章那样漂亮丰盈。他曾说：“我之藏，实在是为用，久而久之，似乎也有点藏的意味。近年来注重收集‘五四’以后文学刊本，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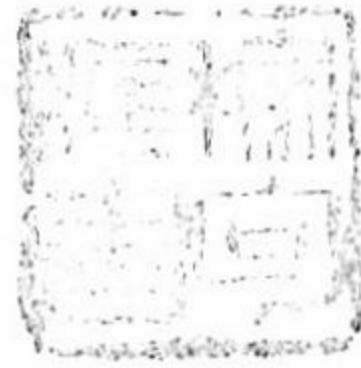
稼句聪明而又睿智，使我钦佩的是，他善于从古人与前
辈的学问、著述中寻找出不足或是某种缺失。

有收获。”就这样，爱书、读书、买书、谈书、评书、著书、编书，就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当过兵，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稼句虽没有我去的地方多，但他尽情地佯倘在书的海洋之中，他像一个称职的旅行家，通过书籍走遍世界各地；他又像一个勇敢的探险家，在故乡苏州、在中国甚至世界各地寻找丰富的矿藏。他乐此不疲，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他不顾一切地奋斗着。

稼句聪明而又睿智，使我钦佩的是，他善于从古人与前辈的学问、著述中寻找出不足或是某种缺失，然后掂量着是否有必要去弥补、自己是否有能力去弥补这一缺失，一旦确定下来，便必然是他的下一个具有创新思维的开发课题。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要做一本有关吴门画派的书，就是将画派主要成员流传至今的作品一并列出，然后一一点评这些作品。不是请今人而是让古人评，并标明出处。他问我行不行，我想了一会，说“行”！我研究吴门画派已经多年了，很快就掂量出这书的价值。一是这书是画史工作者的必读书；二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方便，不必再去翻阅浩繁的古籍；三是那么多好画汇集一起，势必吸引了广大的收藏者；四是过去没出过这类型的书，也是一种创新。由此我感悟到，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传统+1”，不可能有那么多推倒重来。

稼句是个开朗达观的人，许多人只看到他的书出得很轻松，岂知他在身后是作了何等艰苦的努力，化费了寻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功夫。他又是一



个热心人，无论公家还是朋友拜托他的事，只要能做到的，他就会尽力去做。我的第一部有关吴门画派的著作，就是经过他的精心编辑刊行问世的。

稼句年纪还轻，还有许多事情好做，我深信他一定会将自己的全部热力奉献给人民的文化事业。作为朋友，我自然期待他有更精美的著作问世。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